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X57n0970

性善惡論

明 傳燈著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No. 970-A 性善惡論序
  - No. 970-B 性善惡論序
  - 前文
  - 一真如不變十界冥伏門
  - 二真如隨緣十界差別門
    - 前文
    - 佛法界者
    - 菩薩法界者
    - 緣覺法界者
    - 聲聞法界者
    - 天法界者
    - 人法界者
    - 阿修羅法界者
    - 餓鬼法界者
    - 畜生法界者
    - 地獄法界者
  - 三不變隨緣無差而差門
    - 前文
    - 先明地大
    - 次明火大
    - 三明水大
    - 四明風大
    - 五明空大
    - 六明見大
    - 七明識大
    - 結文
  - 四隨緣不變差而無差門
    - 前文
    - 一氷水喻者
    - 二器空喻者
    - 三波水喻者
    - 四漚海喻者

        - 五月水喻者
        - 六日火喻者
        - 七風空喻者
        - 八色空喻者
        - 九金器喻者
        - 十陽春喻者
    - 五因心本具毫無虧欠門
    - 六果地融通一無所改門
        - 前文
        - 一證成果地圓證十界之性者
        - 二證成果地圓證三諦之體者
        - 三證成果地圓起一多之用者
        - 四證成果地圓起十界之用者
        - 五證成果地妙用之事者
            - 前文
            - 一究竟性惡法門
                - 第一最初成道降魔緣
                - 第二佛化婬女令生厭苦緣
                - 第三降伏曠野鬼神緣
                - 第四降護財醉象緣
                - 第五仙豫王殺婆羅門緣
                - 第六如來因中救賈人緣
            - 二分真性惡法門
                - 提婆達多惡知識緣
                - 調達此世因緣
                - 提婆達多善知識緣
                - 淨名居士降天魔緣
                - 文殊師利菩薩三處度夏緣
                - 文殊菩薩現神變緣
                - 文殊師利菩薩降魔緣
                - 魔界行不汙菩薩化魔緣
                - 觀世音菩薩化面然餓鬼緣
            - 三相似性惡法門
                - 舍利弗尊者降六師緣
                - 目連現二神足力降二龍王緣
                - 優波笈多出家降魔緣
                - 七歲沙彌降外道緣
                - 摩騰竺法蘭二大尊者降五岳道士緣

        - 南岳大師降道士緣
        - 智者大師華頂降魔緣
        - 智者大師玉泉山降魔緣
        - 結文
    - 七隨淨圓修全修在性門
        - 前文
        - 第一明依火大隨淨圓修全修在性者
        - 第二明依地大隨淨圓修全修在性者
        - 第三明依水大隨淨圓修全修在性者
        - 第四明依風大隨淨圓修全修在性者
        - 第五明依空大隨淨圓修全修在性者
        - 第六明依識大隨淨圓修全修在性者
        - 第七明依根大隨淨圓修全修在性者
    - 八隨淨圓證舉一全收門
        - 前文
        - 菩薩度生須此法門
            - 示現無量不乏此門
            - 第二自利因此即用利生
                - 初義證
                - 第二引人證者
                    - 初婆須密多女緣
                    - 第二無厭足王緣
                    - 第三勝熱婆羅門緣
        - 二明眾生機緣須此入道者
            - 前文
            - 第一央掘魔羅緣
            - 第二阿闍世王行惡重悔滅罪緣
            - 結文
- 卷目次
    - 1
    - 2
    - 3
    - 4
    - 5
    - 6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970-A 性善惡論序

性惡，外典所諱也。而台宗揭真性之所具，而神用之專用，是為家珍。苟非習於其教者，雖老宿沙門，聞而掩耳走矣。余讀有門大師性善惡論，而歎四依菩薩慈悲良 深重焉。何則？我輩眾生與三毒如惡叉聚，歷生浩劫，住修惡中，反而之善，艱謬良 多。制伏強則醉靜慮之酒，厭離極則墮無為之穽，所謂謬也。懸觀清淨，初心絕分，歷別修證，積劫難成，所謂艱也。揆厥所由，良 以惡異善故。不有性具法門，雙融善惡，何由知十界之同如，悟眾生之即佛？一切現成，至圓至頓，豈有過此者乎？故談佛性者，不難言善，而難言具也。故曰：台、衡二師慈悲深重也。武津性染，翻起信惟淨之旨 ；智者理毒，闡維摩二即之談。雖復以具立宗，而意主於觀惡融通，任運攝善，妙宗建立，揭惡緣了，謂勝他宗，此秘始顯。海寶之如意，眾願之德瓶，山外諸師不得與焉。故談台宗者，不難言具，而難言惡也。故曰：四明以來諸師慈悲深重也。西來一宗，指屎尿為法身，示薦取於聲色，印合山家，寧盡鳥唧？然言前句外，專待上根。至如天臺一家，文字總持，如雨普潤，婆心婆舌，若惟恐其說之不詳，與其解之不晰。大師此論，更旁引曲證，原始要終，設之以辨，贅之以說，示之以事，繫之以圖。雖以余轂之不敏，向於君子皆能蛄蜣究竟之旨 ，茫若望洋卒業，此憬然有入焉。故談性惡者，不難於言惡，而難於言之。言之必使人洞胸澈髓，如開戶見其家藏而後已也。故曰：師之慈悲深重也。論成而冠，儒者頗用非孟以相徵詰。余曰：唯唯，否否。三教聖賢言性，皆同而異。孟嘗言備物矣，備善而遺惡，詎可言皆？修多羅處處稱本來成佛，佛弟子何必不言性善？顧世教嚴於防惡，出世間教妙於融善，適時逗機，各有攸當也。即儒者言性，寧渠皆善，相近不移，不隱然一性具耶？宣尼言具，騶、孟言善。然騶、孟言善，姚江又言無善無惡，而聖學愈明。如來言善，台衡言具。然台衡言具，四明諸祖以及大師又具言善惡，而佛心彌暢。姚江一派儒宗，至今研味不休。師論既出，後五百歲中，稱見性津梁者，非此其誰也？三教聖賢，皆貴有賢子孫哉！貴有賢子孫哉！

天台門弟子香光居士王立轂合十書於圓伊室

No. 970-B 性善惡論序

談偏空者，治世之道乖；宗緣起者，涅槃之路隔。由是所知沙聚，見愛河深，落見愛則洄澓生死之波，障所知則汩沒無為之穽。庸詎知淤泥卑濕，常生瑞世之分陀；終嘅夫陸地高原，未產應時之優

鉢。此妙有法門，釋迦如來所以捉塵三復而談，諸大菩薩所以擊節再賡而和也。何則？蓋一言其有，則萬行因得以芬披，而至人之化導行；一言其妙，則真如以之而廖廓，而凡夫之生死絕。方有而妙，則妙不自妙；方妙而有，則有不自有。有不自有，則窮年行度，一道清淨以忘緣；妙不自妙，則終日祛情，萬法森羅而建立。夫如是，則妙有恒即而不即，恒離而不離，吾何獨妙其妙，而獨有其有哉？此諸佛菩薩大人作略，固不可得而思議也。第有非緣有，微性具無以建其宗；具非偏具，微十界無以盡其旨 。修性繇是以分，善惡因之以辨，是故假託賓主，以性善惡而立論焉。然以道該儒釋，理別偏圓，各有攸歸，曷容緊與？世出世間之旨 ，不得不霄壤以分庭；大小頓漸之宗，不得不雲泥而立壺。兼之脩性駢舉，法喻重伸，援事援人，證經證論。言將六萬，矢筆以記，而安得乎絕妙好辭？門列八科，率意而宣，聊契乎妙覺明性。下筆於皇明天啟建元之初年季夏中澣，書成于仲秋之哉！　生明閣筆故序。

	天台山幽溪沙門無盡傳燈和南撰于楞嚴壇東方之不瞬堂	
	往生居士弟子聞龍正願	
	蘭陵夢澤居士張　師繹	
	楚蘄滄孺居士弟子袁世振	
	香光居士弟子王　立轂	
	心城居士弟子劉　錫玄	同校正
	達月居士弟子管瓏正見	
	僧摩居士弟子馬騰正眼	
	圓觀居士弟子余曰新正脩	
	元歎居士弟子徐波受權	

No. 970

性善惡論卷第一

天台山幽谿沙門傳燈著

夫性者，理也。性之為理，本非善惡。古今之立論，以善惡言者，無乃寄修以談性，借事以名理，猶緣響以求聲，緣影以求形。性之為理，豈善惡之足言哉？客有冠儒冠以心佛心者，過余幽谿，以問之曰：聞師台教，每以性惡法門為一大旨 歸，有之乎？余對曰：有之。客曰：夫善善惡惡，人之常情。三教聖人建言立論，尊賢疾不

肖，不啻如好好色，常恐其不及；如惡惡臭，常恐其有餘。今台宗學者，故以是而立論，囿物為善，訓人之道安在哉？余對曰：至理驚人，至言恐聽。苟以人間區區之訓，以疑出世間深玄之理，惑耳驚心，又何足恠？矧此宗立論，但云只一具字，彌顯今宗以性具善，他師亦知具惡緣了，他皆莫測，何嘗定言惡而不言善？蓋台宗之言性也，則善惡具；言修也，而後善惡分。乃以本具佛界為性善，本具九界為性惡；修成佛界為修善，修成九界為修惡。他宗既但知性具善，而不知性具惡，則佛界有所取，九界有所舍，不得契合淨名經生死即涅槃，煩惱即菩提，平等不二之旨 ，故立圓理以破偏宗。且欲援九界修惡之人，不須轉側以達性惡，性惡融通，無法不趣，任運攝得佛界性善，以為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妙門，正囿物為善，訓人之大道。從事斯教者，所以立言而無畏也。客又問曰：夫性善之言，本出於孟子；性惡之言，本出於荀子；善惡混之言，本出於楊子。今台宗之言性具，而曰：其於性也，則善惡具；其言修也，則善惡分。豈非兼三家而有之，以為超勝之說乎？余對曰：三子之說，各言性之一偏，固為聖門之不取，然皆即才情以言性，非即性以言性也。況是即人道才情之間以言之，非吾教本具十法界之為性善性惡也。恐君於吾道猶有所未深，試為約世教而略言之，然後約本教詳言之，委曲言之，廣引證以發明之，庶幾知性具法門，深有功於圓教，大有益於圓修。如食乳糜，餘無所須；如得摩尼，不事他求也。

客曰：世教何如？余曰：觀夫孔聖之著書而罕言性，故門人之稱其師曰：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，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。然亦少嘗言之曰：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。而未嘗以善惡斷。至於其孫子思之立論，然後而微言之曰：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。又曰：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，發而皆中節謂之和。夫子思之謂中，非天命之謂性乎？和，非率性之謂道乎？至於論率性之道，但曰：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，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。夫婦之不肖 可以能行焉，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。故夫聖人之道，造端乎夫婦之所能知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。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，是以天下無不可學。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，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。夫如是，則惻隱足以為仁，而仁不止於惻隱；羞惡足以為義，而義不止於羞惡。性善之義隱而發之者如此，亦未嘗以善惡斷也。後世之為善惡紛紛之論者，實始於孟子。而孟子之言人之性善，皆出於其師子思之書。子思之書皆孔聖微言篤論，孟子得之而不善用，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為言之名，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，昭昭乎自以為的於天下，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 而射之。故孟子之既言性善也，而荀子好為異論，不得不言人性惡。謂桀、紂，性也；堯、舜，偽也。又曰：乱天下

者，子思、孟軻也。意其為人必剛愎不遜，自許太過，故喜為異說而不讓，敢為高論而不顧。荀卿既言性惡矣，而楊雄又兼二者而有之，曰：人之性善惡混，修其善則為善人，修其惡則為惡人。夫論性至於善惡混，固已近之矣。若曰人皆可以為堯、舜，非修其善而為善人乎？獨不可曰人皆可以為桀、紂，非修其惡而為惡人乎？論者謂楊子不知夫善惡者，性之所能之，而非性之所能有也。且夫言性者，安以其為善惡哉？夫楊子既以為善惡混矣，而韓愈者，又取夫三子之說，而折之於孔子之論，離性以為三，曰：中人可以上下，而上智與下愚不移。以為三子者，皆出乎其中，而遺其上下。則中人可以上，非孟子之性善耶？可以下，非荀子之性惡耶？可以上下，非楊子之性善惡混耶？而遺其上智為善之不移，下愚為惡之不遷，離性為三，以為超勝之說。不知夫子之言中人可以上下，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，論才也，非論性也。然亦不獨愈之言也，即天下舉古今之人而言性，皆雜乎方以言之，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。韓愈之說，又不獨此也，甚至於離性以為情，而合才以為性。離性以為情，則饑寒之患，牝牡之欲，皆情也，非性也。情而非性，則必以泊然而無為者為性矣。而韓愈每以闢佛、老為己任，至於言性，又不覺不知流入於吾教小乘說中，是故其論終莫能通。蓋儒之言性，與吾佛教異，既言善惡矣，則所謂情者，乃儒所謂性也。惟聖人無是，無由以為聖，而小人無是，無由以為惡。聖人以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御之，而之乎善，小人以是七者御之，而之乎惡，豈非善惡者性之所能之，而非性之所能有之乎？蓋嘗原之世之立言，有好為私說者，則造為異論，惟務勝人，而全不顧其負處，則荀子創為性惡是也。有喜為公論者，則後之說者，理必勝前，如孟子既言性善，而荀子又言性惡矣，則楊子不得不兼二子而有之，曰人性善惡混。若夫韓子者，不過捨楊子之遺餘，而折衷乎聖人之成言，離性以為三品，雖欲勝之，不知有離性為情，合才為性之失。要知四子之說，惟楊子人性善惡混為近理。蓋善惡之論，有性也，修也，於性之未形，固不當以善惡論。若以修而觀乎性，孰有無體之用，異性之修乎？是故約修以論性，修既有善惡矣，而性豈得無之？但於修須論乎三義，曰才也，智也，情也。若夫子之言中人可以上下者，此論人之才能，可以為堯、舜，可以為桀、紂爾。若曰人皆可以為堯、舜，而竟為之，則賢智也，即修善也。性苟不具乎善，則何以能，而何以為？則性之具善明矣。若曰人皆可以為桀紂，而亦竟為之，此愚情也，即修惡也。性苟不具乎惡，則何以能，而何以為？則性之具惡又明矣。雖聖人未嘗以善惡而明言之，若子思者，固嘗發其義端於中庸矣。其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，非以言其性乎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，非以言其善乎？雖不言惡，獨不可曰發而不中節謂之不和，非以言其惡乎？又曰：君子之中庸

也，君子而時中。小人之中庸也，小人而無忌憚也。時中則善也，無忌憚則惡也。夫喜怒之和不和，莫不自性之所發，豈非性之本具善惡乎？惟聖人惜未人性之具乎善，可以為堯舜，為聖人，為賢人，為君子，是以諄諄設教以勸之勉之。聖人懼夫人性之具乎惡，可以為桀紂，為凡夫，為下愚，為小人，是以諄諄設教以懲之誡之。故夫子之於詩與春秋也，其始終本末，各有條貫，正以王化之本，始於天下之易行。何也？蓋天下固知有父子也，父子不相賊而足以為孝。天下固知有兄弟也，兄弟不相奪而足以為悌。孝悌足而王道備，此固非有深遠而難見，勤苦而難行。故詩之為教也，使人歌舞佚樂，無所不至，要在不失正焉而已。雖然，夫子固有所甚畏也。一失容者，禮之所由(廢。一失言者，義之所由亡。君臣之相攘，上下之相殘，天下大亂，未嘗不始於此道。是故春秋力爭於毫釐之間，而深明乎疑似之際，截然其有所必不可為也。此夫子勸善懲惡之教大略也。然則孟子深於詩與春秋者也，第發明乎祖父道統之傳，而力教人以為善，可也。至於論性，則舉天下之人如此之多，而必之以性善之說，則不可也。宋儒張橫渠又謂：有天地之性，氣質之性。天地之性，則性善而無惡；氣質之性，則有善而亦有惡。意言孟子言性善者，獨指天地之性也；諸子言善惡混者，雜指氣質之性也。余謂性以不變為義，豈有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異哉？且人稟天地五行以成形，而天地之性亦以賦焉。是則天地者，體也；氣質者，用也。有體而後有用，豈有體獨而用兼乎？以此而言，則橫渠之言，亦非是也。)客曰：世教論性之略，已聞命矣。出世之教，論性差別之義如何？余曰：吾教差別論者，釋迦如來說法四十九年，而有五時八教：一、華嚴時，二、阿含時，三、方等時，四、般若時，五、法華涅槃時。八教者：一、頓教，二、漸教，三、秘密教，四、不定教。此之四教，名為化儀，如世藥方。一、藏教，二、通教，三、別教，四、圓教。此之四教，名為化法，如辨藥味。但化像四教，無別體相，乃以化法四教而為其相。今於化像四教，未暇辨之，惟約五時所說化法四教，以明性之善惡，具與不具。第一、華嚴時者，此時兼別教以明圓教。其所兼別，雖具明十界，若言性具，但言具佛界之善，不具九界之惡，以彼所明真如佛性，如雲外月迥出二邊，必須斷除九界之惡，方顯佛界之善。若彼正說圓滿修多羅教，則備明十界皆是性具，本具九界名為性惡，本具佛界名為性善，修成九界名為修惡，修成佛界名為修善。故晉譯華嚴云：能隨染淨緣，遂分十法界。又云：心如工畫師，造種種五陰，一切世間中，無不從心造。如心佛亦爾，如佛眾生然，心佛及眾生，是三無差別。又云：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惟心造。第二阿含時，即三七日，如來於華嚴頓後，脫舍那珍御之服，着丈六弊垢之衣，於十二年中說四阿含經，名為漸初，惟說小乘三藏之教。此教雖有佛與菩薩，觀其所證惟破見思，證偏空理與二乘同，是則破去三界六凡法界，出三界外入無餘涅槃寂滅而已。界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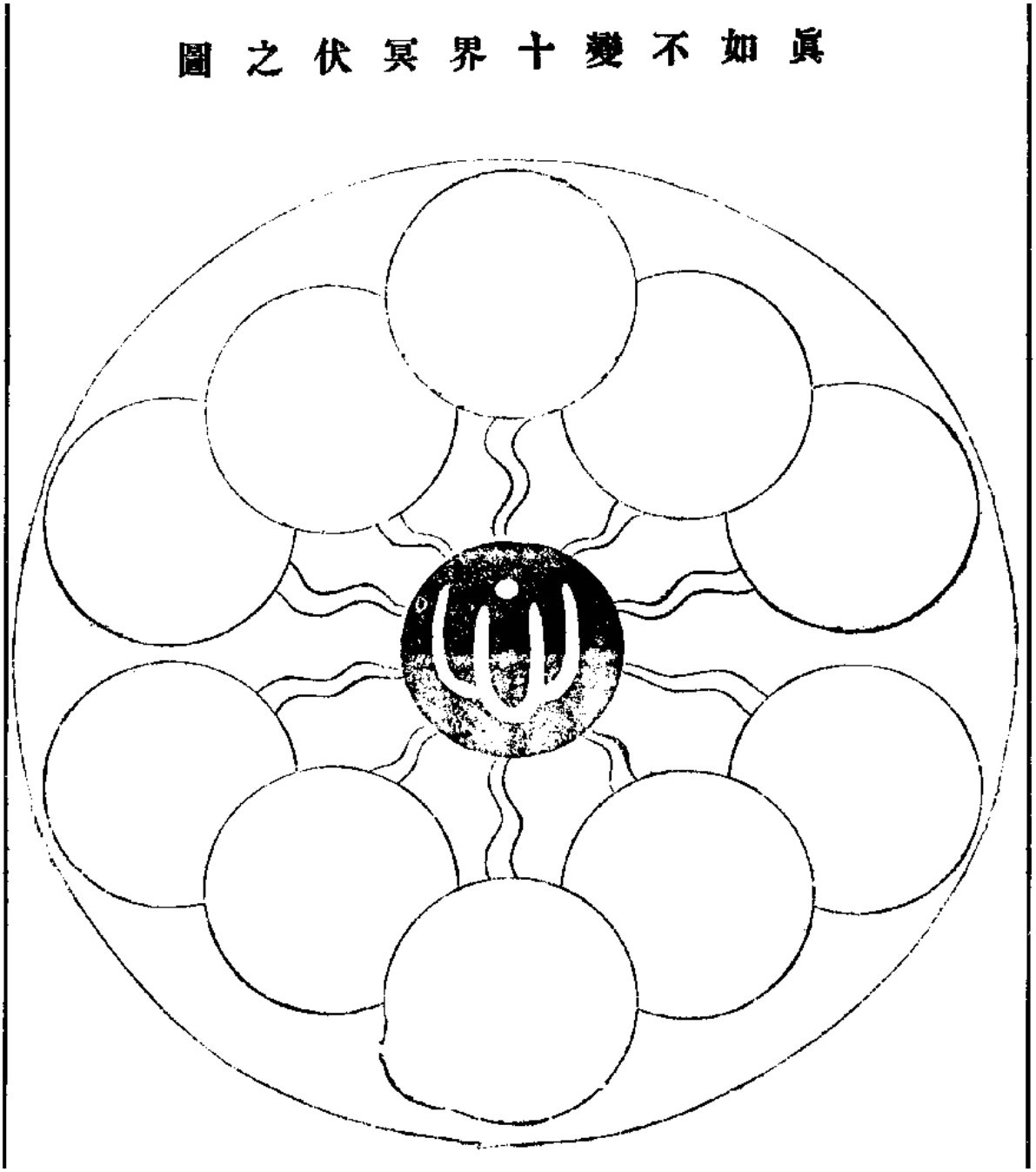
有八，但云搆造，豈論性具十界。第三方等時，於十二年後八年之中，說維摩、楞伽、楞嚴、圓覺等諸大乘經，此時彈偏斥小歟大褒圓，三根普潤四教並談，佛於此時說性具與夫性惡法門處至為周足。如淨名經云：生死即涅槃，煩惱即菩提。又云：眼耳鼻舌入諸根皆是淨土。又云：有增上慢者說離婬怒癡名為解脫，無增上慢者婬怒癡即是解脫。又云：六十二見為如來種。無行經云：貪欲即是道，恚癡亦復然，如是三法中，具一切佛法。楞伽經云：如來藏為善不善因。如是之義，散在方等，不一而足。至於圓覺楞嚴，其於性具善惡之旨 ，又極所發明。凡此諸經，專談性具者，皆屬圓頓之教。若不及此者，乃方等圓教中所對藏通，及所對別教而已。第四般若時，說般若經共二十二年。論此時以空慧之水，淘汰三乘執情，似不談乎性具。若曰般若談空，八十法門具顯，是則正以真空破情，而不破法。則彼時帶通別二，正說圓教，一以性具而為之主。第五法華涅槃時，此時說法華凡經八年，說涅槃纔一日半夜。合此二經，為第五時法。而法華者，乃如來談性具終圓，究竟畢萃之時也。蓋如來於前四時，為實施權者，為此性具一實之道，以施不具之三權也。至法華開權顯實者，開前四時三教不具之權，以顯法華圓具之實也。廢權立實者，廢前四時三教不具之權，以立法華圓具之實也。至於本門三法，莫不皆然。是故方便品初，如來出定，歎權實二智曰：諸佛智慧，甚深無量，其智慧門，難解難入。及其下文，乃曰：惟佛與佛，乃能究盡諸法實相。所謂諸法有如是相，如是性，如是體，如是力，如是作，如是因，如是緣，如是果，如是報，如是本末究竟等。正以十法界十如是諸法，皆是實相。惟佛與佛，具足究竟權實二智，方能究盡實相之實，諸法之權。所以經中開人天之權云：一低頭，一合掌，一彈指，一散華等，皆成佛道。開聲聞之權云：聲聞聞此法，疑網皆已除。千二百羅漢，悉亦當作佛。聲聞領解云：我等今者，真是聲聞。以佛道聲，令一切聞。我等今者，真阿羅漢。普於其中，應受供養。至於調達受記，龍女作佛，莫非開九界之權，顯佛界之實。或開修善，而究竟乎性善。或開修惡，而究竟乎性惡。惟佛與佛，乃能究盡，不在茲乎。至於涅槃，則專談性惡。故曰：闡提、善人二人，皆有佛性，名為善惡緣因。具在彼部，不能具引。是則欲明如來出世一大事因緣者，苟不知性具善惡之旨 ，如無目夜遊，何以為直指人心，何以為見性成佛。苟非天台一宗教觀，發明此旨 ，則圓頓教理，幾乎絕滅矣。虎谿懷則師云：只一具字，彌顯今宗。以性具善，他師亦知。具惡緣了，他皆莫測。正此謂也。是故欲從事於如來圓頓法門者，則性具之道，是不可不知，而不可不學。即弘是道者，亦不可不講，而不可不廣也。故今對君，凡立八大科，以發明之。一真如不變，十界冥伏門。二真如隨緣，十界差別門。三不變

隨緣，無差而差門。四隨緣不變，差而無差門。五因心本具，毫無虧欠門。六果地融通，一無所改門。七隨淨圓修，全修在性門。八隨淨圓證，舉一全收門。

客曰：云何名為真如不變十界冥伏門？余曰：此論諸佛眾生，自無始劫前，未有識心時，而真如妙心，不遷不變，清淨廣大，常住堅凝。華嚴稱為一真法界清淨法身，法華稱為諸法實相，圓覺稱為有大陀羅尼門，楞嚴稱為菩提涅槃元清淨體，又稱為空如來藏菴摩羅識真如佛性。大圓鏡智起信論稱為本覺。論云：所言覺義者，謂心體離念。離念相者，等虛空界，無所不遍，常住一相，即是如來常住法身。依此法身，說名本覺。而此本覺，性具十界，五陰實法，依報國土，十界假名，毫無虧欠。又復具足三因佛性：一、正因，即法身德；二、了因，即般若德；三、緣因，即解脫德。涅槃謂之三因佛性。正因法身，取其竪窮橫遍義；了因般若，取其當體照明義；緣因解脫，取其清淨無染義。但此本覺，雖具十界依正，以未隨緣，故冥伏於一性之中，未曾彰顯。以本具十界依報言之，則楞嚴所謂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，水火風空，莫不如是，清淨本然，周徧法界是也。以本具十界正報言之，則楞嚴所謂性見覺明，覺精明見，性識明知，覺明真識，莫不清淨本然，周遍法界是也。圓覺經則曰：善男子！此菩薩及末世眾生，證得諸幻滅影像故，爾時便得無方清淨無邊虛空覺所顯發。覺圓明故顯心清淨，心清淨故見塵清淨，見清淨故眼根清淨，根清淨故眼識清淨，識清淨故聞塵清淨，聞清淨故耳根清淨，根清淨故耳識清淨，識清淨故覺塵清淨，如是乃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。善男子！根清淨故色塵清淨，色清淨故聲塵清淨，香味觸法亦復如是。善男子！六塵清淨故地大清淨，地清淨故水大清淨，火大風大亦復如是。善男子！四大清淨故十二處、十八界、二十五有清淨，彼清淨故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四無礙智、佛十八不共法、三十七助道品清淨，如是乃至八萬四千陀羅尼門一切清淨。善男子！一切實相性清淨故一身清淨，一身清淨故多身清淨，多身清淨故如是乃至十方眾生圓覺清淨。善男子！一世界清淨故多世界清淨，多世界清淨故如是乃至盡於虛空圓裹三世一切平等清淨不動。善男子！虛空如是平等不動，當知覺性平等不動；四大不動故，當知覺性平等不動；如是乃至八萬四千陀羅尼門平等不動，當知覺性平等不動。善男子！覺性遍滿清淨不動圓無際故，當知六根遍滿法界；根遍滿故，當知六塵遍滿法界；塵遍滿故，當知四大遍滿法界；如是乃至陀羅尼門遍滿法界。善男子！由彼妙覺性遍滿故，根性塵性無壞無雜；根塵無壞故，如是乃至陀羅尼門無壞無雜。如百千燈光照一室，其光遍滿無壞無雜。此亦明眾生本有圓覺妙性具十種法界故，至果成證得諸幻滅十界事中影像，使得性具十界莫不清淨不動遍滿，以復真如不變之三德也。然則十界即三因

也，三因即十界也。雖然相即而有性善性惡之殊，本具九界三因名為性惡，本具佛界三因名為性善。而此十界善惡三因既居於一性之中，即之彌分派之常合，華嚴稱為一微塵中具足大千經卷，首楞嚴稱為擣萬種香為丸，若燒一塵具足眾氣，淨名稱為入此室者惟聞諸佛功德之香，大集稱為如人入海浴已用諸河之水，即此義也。恐於此義未了，復示之圖，俾讀此書者觀像以得意焉。

真如不變十界冥伏之圖



客曰：云何名為真如隨緣十界差別門？余曰：前引華嚴能隨染淨緣，具造十法界者，正以法界圓融之體，真如不變之性，如君子不器，善惡皆能。圓頓教旨 ，無功用道，極要緊處，全在此能之一字

上建立。若它別教所宗，但中佛性，惟具善而不具惡，其於文經為善之事，或者能之，若於武緯征伐之事，則不能之，何足以苾才無不具，藝無不就，成德之士哉？若圓頓教旨 所明，真如不變之體，既具十界善惡之性，故未隨緣時，則居然不變。若隨緣時，而有十界染淨之用，謂能隨染緣造九法界，隨淨緣造佛法界。十種法界，既是性具，又是能事，惟彰己能，何過之有？非比淳善之人，一切惡事，本非所能，被惡人逼，強令作惡，慮其名德俱喪，則慚恧無地，斯為過矣。然此一門，宜分因果，因論方修，果論感報。方修之因，復有二種：一起念名造，二搆作名造。起念名造者，如世人日用，根塵相對，凡起一念，必屬一界。一界生起名事造，九界冥伏為理具。以冥伏故不有，以現起故不無。全造而具，故不有而恒有。全具而造，故不無而恒無。不有不無，實相理顯。故善觀一念者，三智一心中得矣。二搆作名造者，依此真如所起一念，漸漸增長，搆造染淨二因，成業性故。現起冥伏，義同上說。是故能善觀一心為界者，三智亦一心中得矣。果論感報者，約三世論，方修之因，若在過去，則感報之果在現在。若方修之因在現在，則感報之果在未來。又方修之因，有轉不轉。感報之果，有定不定。轉則不定，不轉則定。如一念貪心起，為地獄因。若能改格前非，慚愧懺悔，或轉為人天，或轉為四聖。在其用心勵行之不同，下當列圖，具明其相。使閱者有所照，非成是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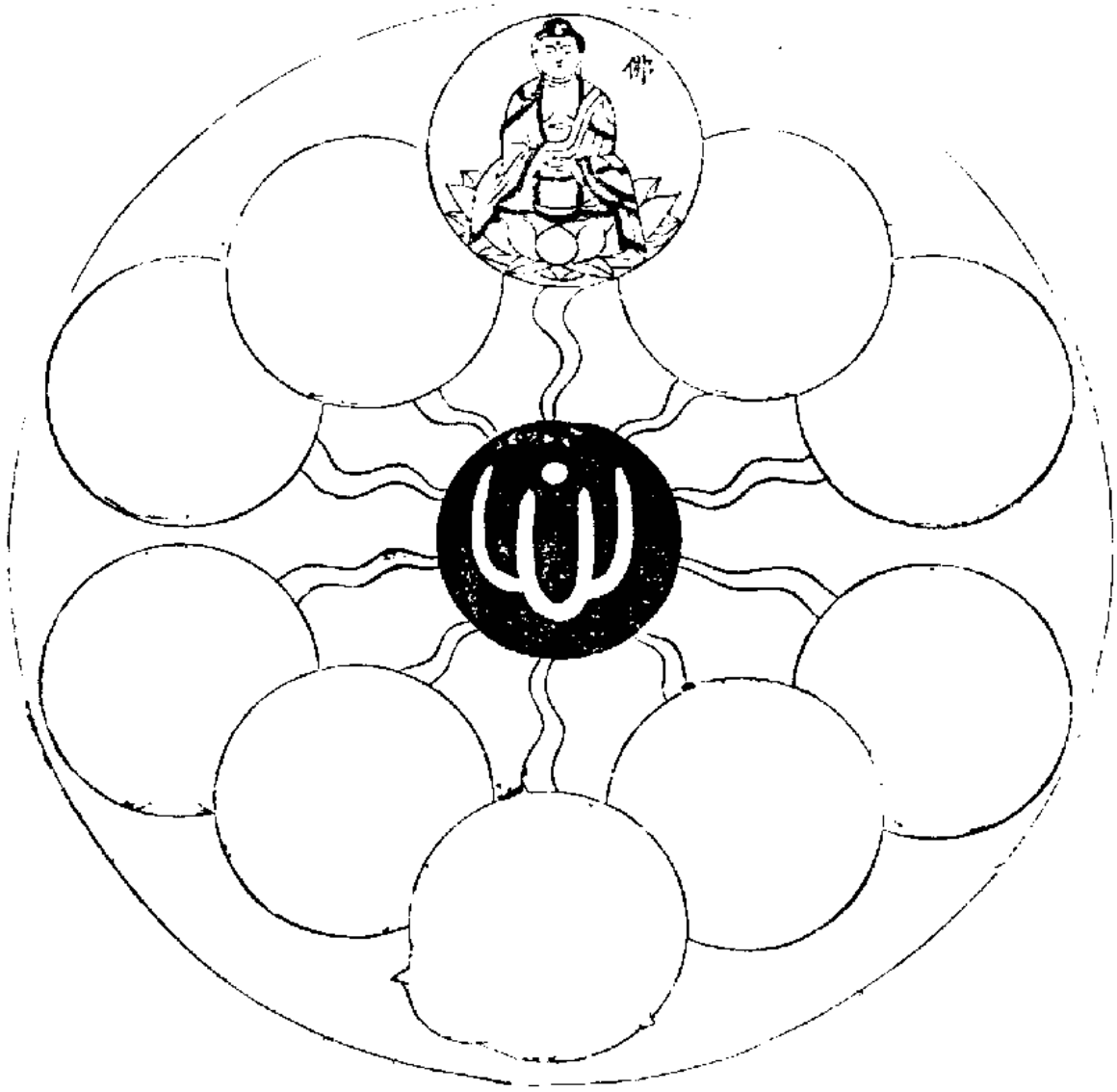
真如隨緣十界差別之圖

真如隨緣十界差別之圖



佛界現起九界冥伏之圖

圖之伏冥界九起現界佛



一、佛法界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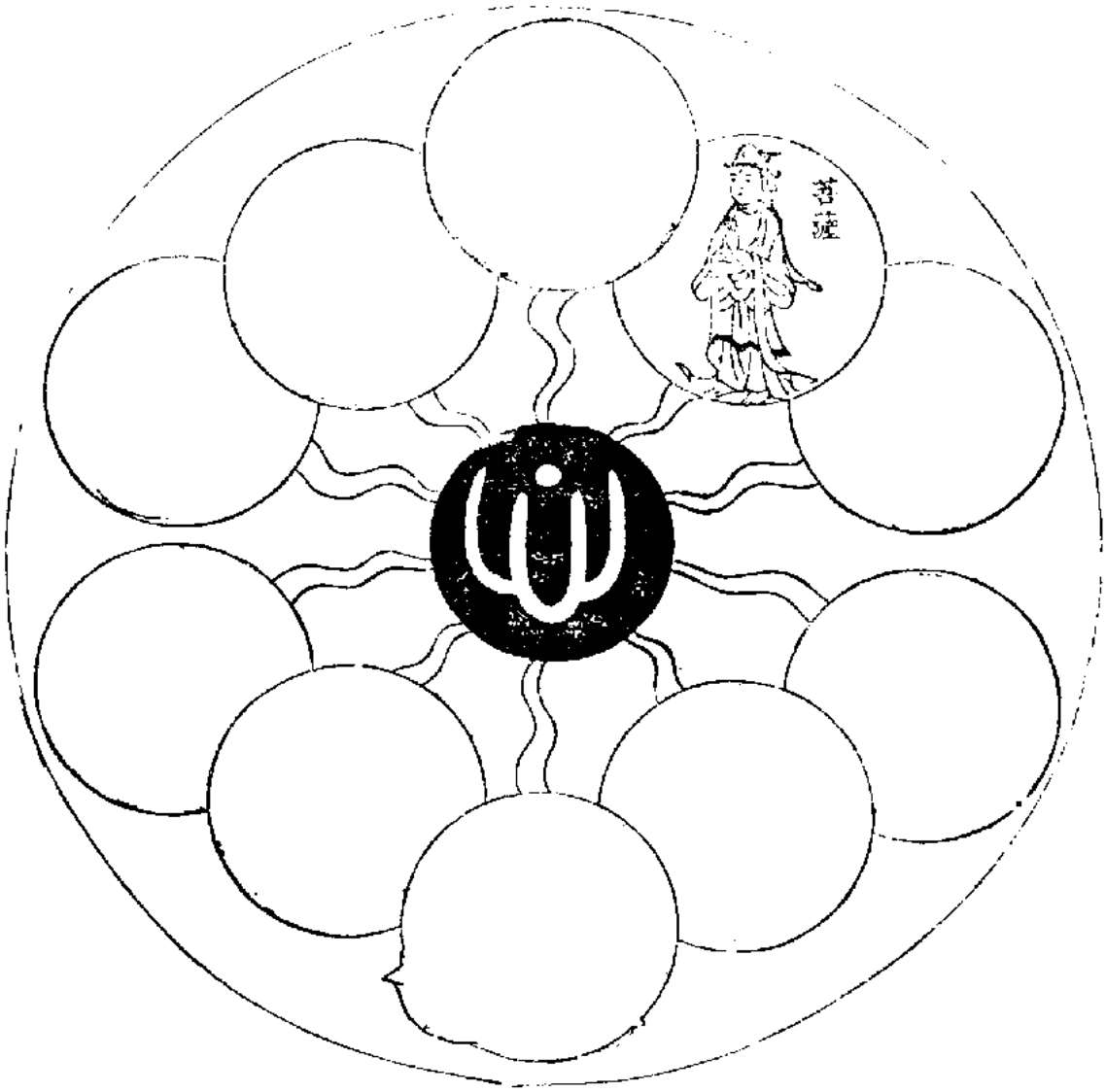
慈雲大師法界圖說云：若人因讀圓滿修多羅，及聞善知識所說，起淨信心，信已一念三道之性，即三德性。苦道即法身，煩惱即般若，結業即解脫。法身究竟，般若清淨，解脫自在。一究竟一切究竟，般若解脫亦究竟。一清淨一切清淨，法身解脫亦清淨。一自在一切自在，法身般若亦自在。即一而三，即三而一，非縱非橫，亦非一異。法身常住，餘亦常住，樂我淨亦如是。是則常樂四德祕密之藏，遍一切處，一切諸法，悉是佛法。既信是已，以境繫心，以心繫境，心境念念相續不斷，必見法性。設未相應，當依一實無作

四諦，起四大誓。無所求中，吾故求之。依前苦道即苦諦，發一誓願，未度者令度。煩惱及業即集諦，發一誓願，未解者令解。苦通即法身，即是滅諦，發一誓願，未涅槃者令得涅槃。煩惱即菩提，即是道諦，發一誓願，未安者令安。四弘不入，當巧安心止觀。如是次第具修十法，必入五品六根及分證位，名佛法界。

釋曰：若約佛界論，方修之因轉不轉，感報之果定不定者，佛果既是究竟三身，則惟是定，無不定義。若方修之因二種中，正以佛界現起，則九界冥伏於一性之中，隨外熏緣，強弱不同。如初起一念佛界之心，名造居凡夫。不定聚者，人分兩品：一者、若人發佛界心已，其志堅固，念念在道，一入永入，此則更無退轉。二者、是人雖始發心求佛，然而立心不固，弘誓非堅，或逢逆境而退為偏乘，或遇順境而即興凡念。人天善道，逐境漂流；惡道三途，逢緣墮落。起念之造既然，搆作之修亦爾。不退轉者，如善財南求，常啼東請，割內貿鴿，至死而不退；投身喂虎，委骨而無移。以進例退，應亦多人，不足為訓，故其錄少出耳。

菩薩界現起九界冥伏之圖。

圖之伏冥界九起現界薩菩



二、菩薩法界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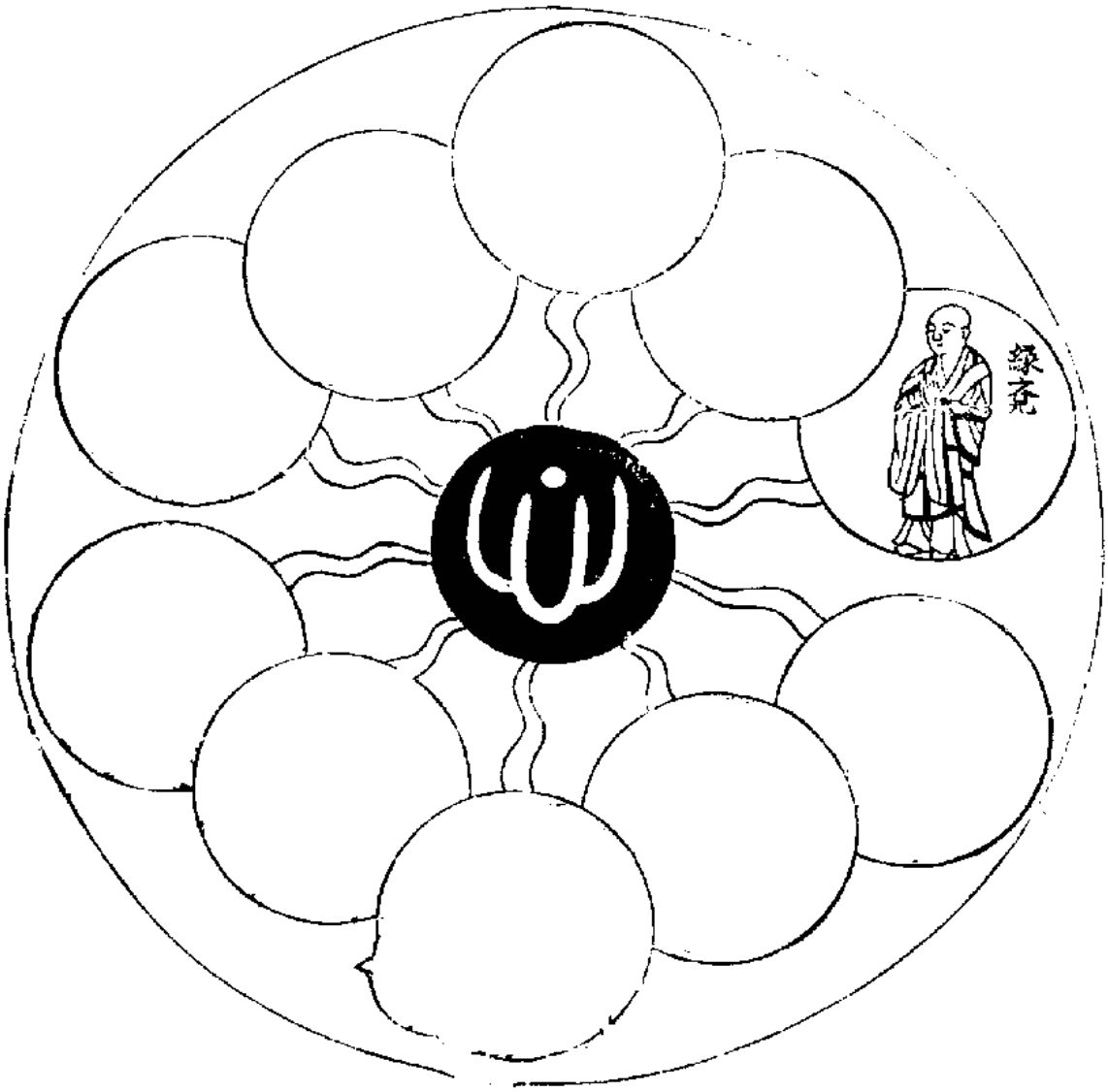
法界圖說云：若觀根塵，為迷解本。迷故則有十界苦集，悟故則有四聖滅道。緣此無量四諦，起無量誓願，未度者令度，未解者令解，未安者令安，未得涅槃者令得涅槃。善巧度生，慈眼視物，所集福業，與眾生共。如是起一念者，名菩薩法界。

釋曰：若約菩薩法界論，方修有轉、不轉，果報有退、不退者。此中明轉、不轉，復有進、不進，退、不退二義。言不轉者，惟修此

菩薩道而已。轉者復二：有轉心為佛道，進而不退者；有雖轉而不進者。果報中復有轉、不轉二義。轉者，別教菩薩登初地，破無明惑；有轉入圓教二住者。此即教、行二道，雖則不圓，至於證道，證與圓同是也。不轉者，則始終三道皆別也。然而既登初地，則惟進無退，故無不退義也。若約人論退、轉者，如舍利弗尊者，往劫之先，修菩薩道。因外道婆羅門乞施其眼，菩薩曰：眼施何用？可乞它物。外道曰：餘無所需，必欲眼爾。菩薩未具忍力，勉強剜施。外道得眼，嗔而擲地曰：我謂菩薩之眼，必香潔清美，故來乞之。若仍臭穢，與庸人何異？不須此物。以足踐踏而去。菩薩曰：濁世眾生，剛強乃爾。無用之物，必欲求之。得之賤辱，真難可度。不如舍菩薩道，修於聲聞，自出生死。由是漸退，墮為凡夫。釋論云：舍利弗修菩薩道，經六十劫，於六心中退。又如法華會上諸聲聞眾，於塵點劫前，大通智勝佛十六王子所，同聽法華，發無上心，修菩薩行。有不退者，久已作佛。有退轉者，舍大取小，退為凡夫。小乘機熟，今為二乘。直至今生，如來更以五時說法而成熟之，方得受記，當來作佛。故知修行佛道與菩薩道，俱有退、不退異也。

緣覺法界現起九界冥伏之圖。

圖之伏冥界九起現界法覺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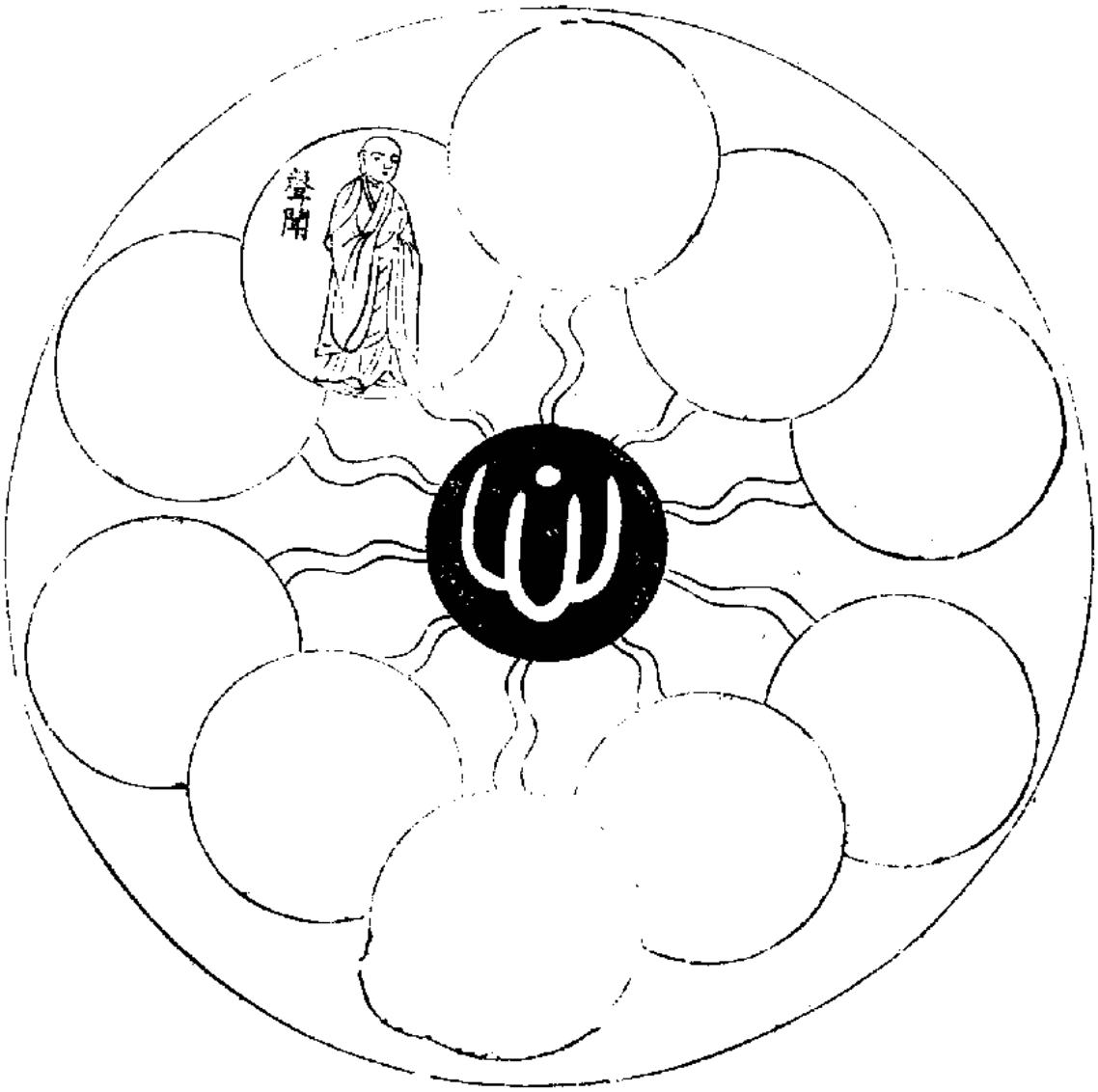


緣覺法界者

法界圖說云：若根塵念起，了之從無明生，生故有行，行招名色，乃至老死，三世相續，如舞火輪。因緣本空，幻化不實，求自然慧，樂獨善寂，觀空心重，耽住寂定，雖得道果，不慕化人。復有觀物榮落，悟世非常，聞空得道，名為獨覺。如是行者，名為緣覺。法界方修之因轉不轉，果報退不退，於下聲聞法界中共論。

聲聞法界現起九界冥伏之圖

圖之伏冥界九起現界法聞聲



聲聞法界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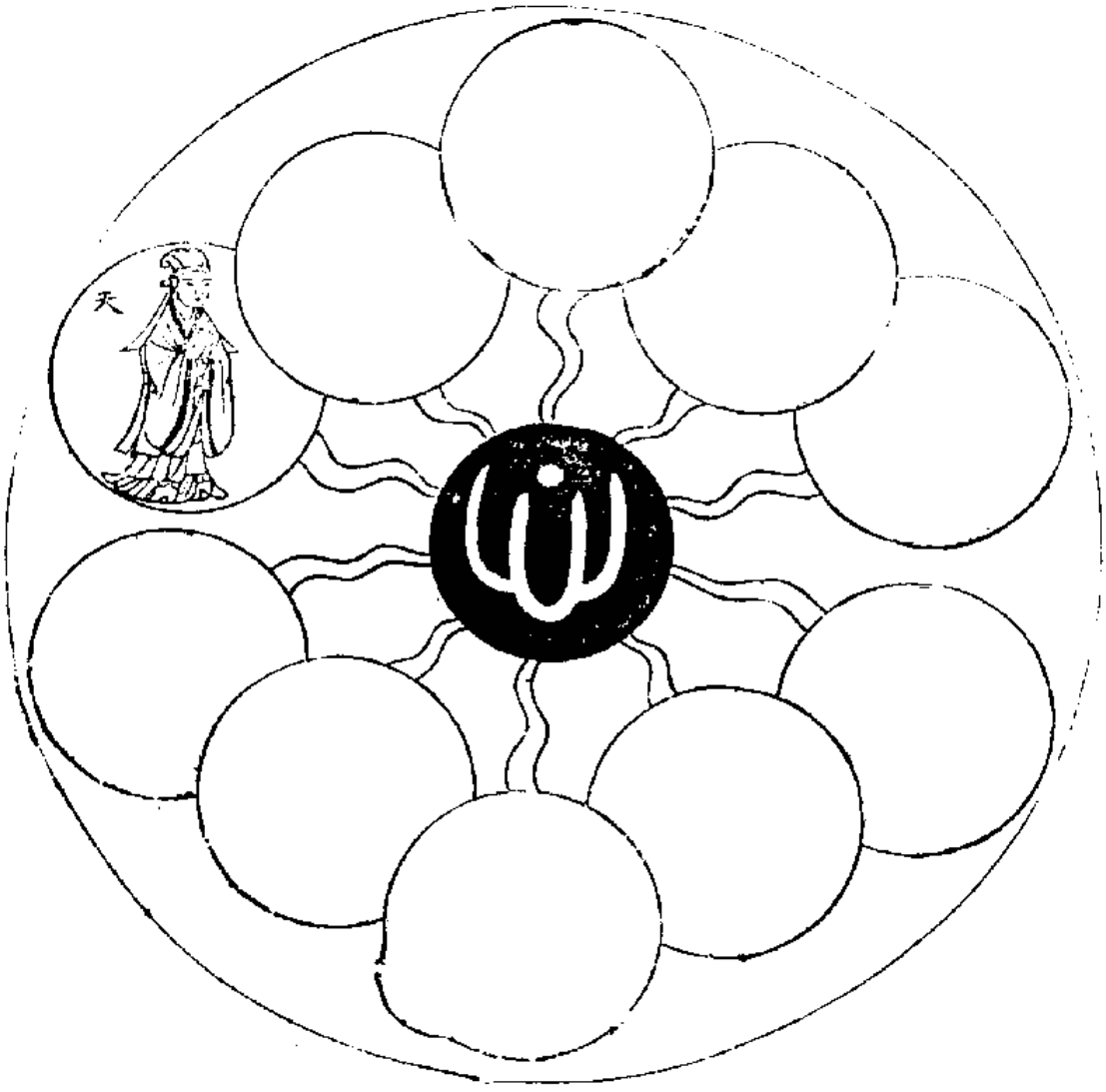
法界圖說云：若根塵因緣，隨有一念，依色心故苦，由煩惱故集，厭苦斷集，非對治如何？遂依四諦，修十六觀、三十七品，如救頭然，由四善根，得入無漏四沙門果，證二涅槃，會偏真理，不得佛法，不慕化人，如獐獨跳，不顧後羣，如此一念，名聲聞法界。

釋曰：若約緣覺、聲聞二法界論，方修有轉、不轉，果報有退、不退者，亦以一界既起，九界冥伏於一性之中，隨外熏緣強弱，性不可定，餘義同於菩薩。轉、不轉中，復有進不進、退不退二義。言不轉者，惟修二乘之法而已。轉則有二：一、發心轉為菩薩；二、

發心轉為佛界。轉此二界，復有二心：有一轉之後，進而不退者；有雖轉而不進者。果報復有轉、不轉二義。不轉者，即定性聲聞、緣覺是也。轉者，即藏教二乘人為通教大乘所接，或通教為別、圓二教所接，或從空入假學菩薩法，或空入假中修行佛道是也。

天界現起九界冥伏之圖

天界現起九界冥伏之圖



天法界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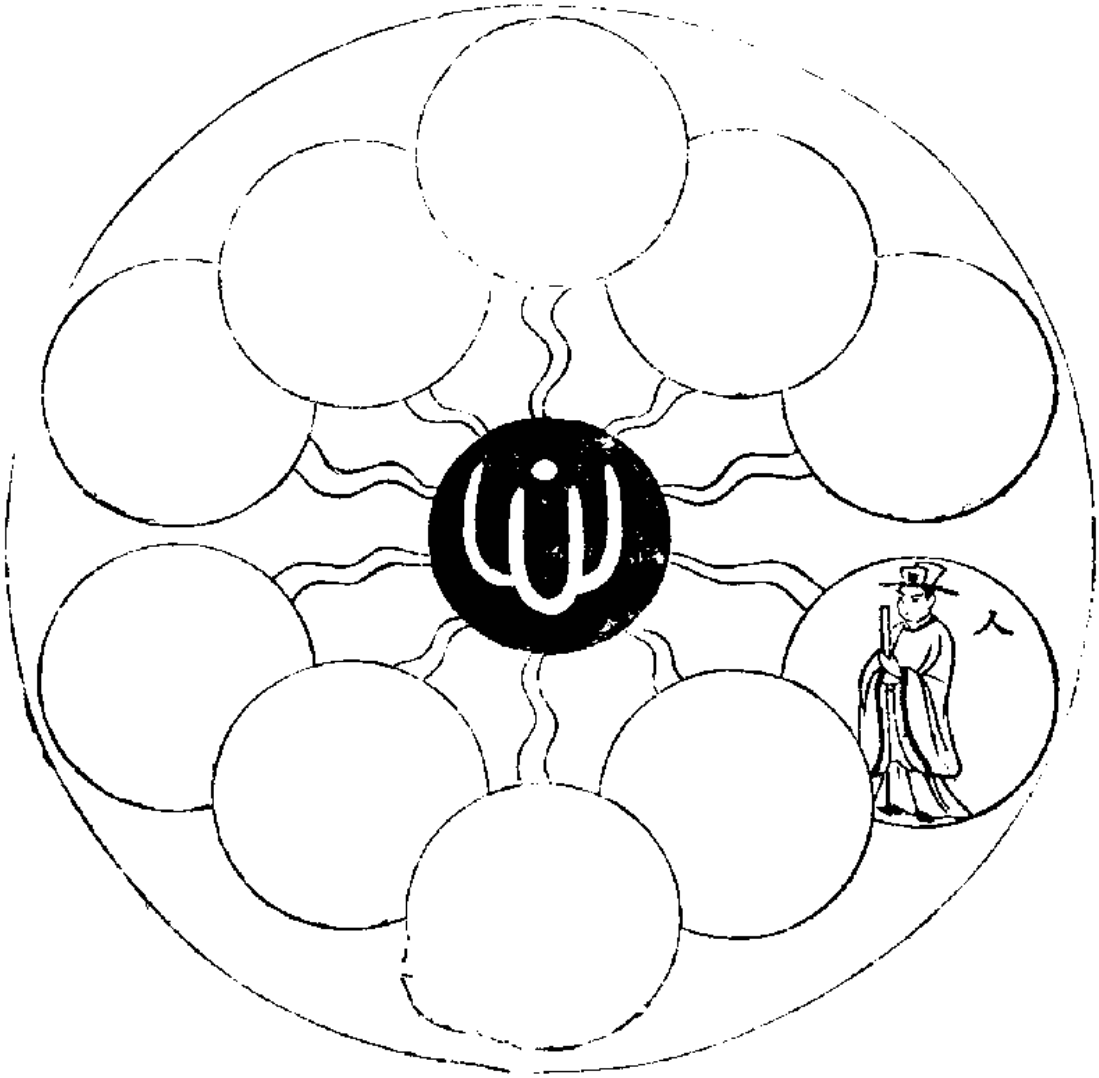
法界圖說云：若念心起，多忻天樂。篤其善心，希於來報。齋戒純淨，飯食沙門。造立塔寺，及佛形像。書寫大乘，濟惠貧病。於十善法，止作具修，自然成性。或關禁六根，使六情不蕩，六塵不

入。得欲界禪，及色無色定。身心寂靜，三業調良 。如此一念，名天法界。

釋曰：約天法界論，方修有轉不轉，亦以一界現起九界，冥伏於一性之中，隨外熏緣，強弱不同。或修下天之福而轉為上天，或轉為出世間禪，或減上天之福而轉為下天，轉為人界，轉為修羅，與夫三途，初不可定。果報有退不退者，不退則長時受天之報，或更昇上天，或因修欲定、未到地定，或得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等定，而進昇上界，此則不獨不退，兼之有進者也。若天福既盡，而為人道修羅，所謂降德貶墜是也。或天福既盡，而先世惡種正萌，而竟墮三途，如鬱頭藍弗利根聰明，能伏煩惱，得無想定，八萬劫天報既盡，命終之後，墮為飛貍之身。或將崩而昇轉，其果報免於惡趣，生於善道，如三十三天五衰相現，中陰相起，應作猪身，帝釋教其修三歸依法，得免畜生之報，生於舍衛國長者之家，聞法入道。故逐心生，相隨心轉，初無定體也。

人界現起九界冥伏之圖

圖之伏冥界九起現界人



人法界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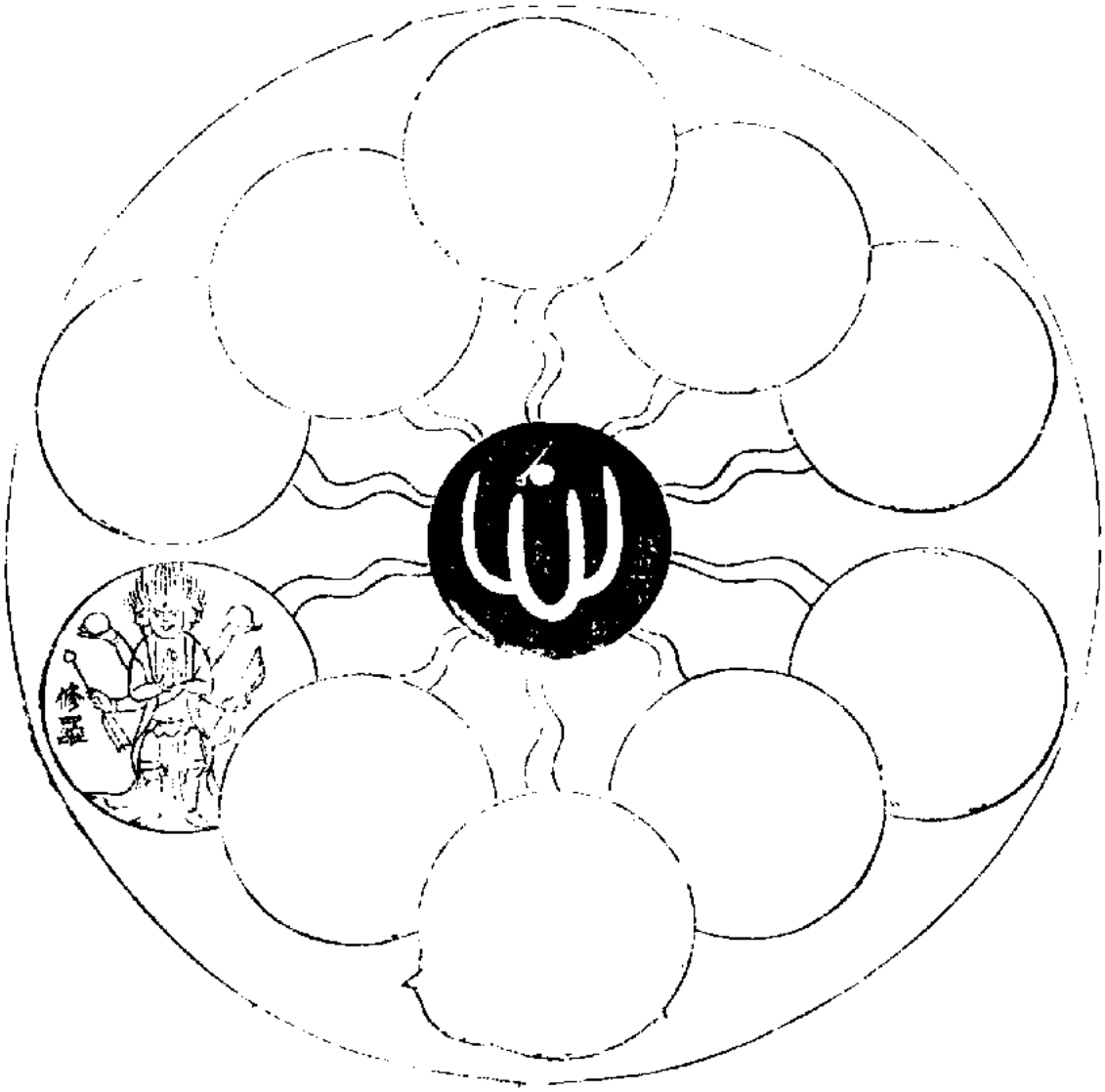
法界圖說云：若其念念以無常立德，五戒修身，於國惟忠，於家惟孝，謙損居眾，中正存誠，推德於人，引咎向己，尊上恤下，給孤濟貧，慚愧是壞，慈和為性，深信三寶，崇重三歸，精修齊戒，建立塔寺，但希世樂，無升出心，貪惜自身，戀著眷屬，如此一念，名人法界。

釋曰：約人界論，方修轉不轉，果報退不退者，亦以一界現起，九界冥伏，於一性之中，隨外熏緣，強弱不同，復不可定。四洲人道中，惟此南洲，人心黠慧，易可化度，心極易轉。如論方修起念，於日用中，根塵相對，而有念生，於十界中，必落一界。未聞大道

者，善亦不過於人天，惡則墜墮於三途。如曰：人皆可以為堯舜，而竟為之，生前不失為人中之大聖，死後不失為上界之天曹。人皆可以為桀紂，而亦竟為之，生前則失位而殞身，死後必三途之為報。豈非人道轉而為人中之聖，天中之聖乎？故人天六道，轉與不轉，未始離乎方今日用之一念也。其若曾聞大道，或淺悟偏乘，或深信真如，正方修人道也，而或轉為出世偏乘，或轉為涅槃大道。故佛世之得度成道者，類是人王宰官，長者居士。此方之成佛作祖者，悉係人中俊傑，儒道英豪。果報定不定者，若將因驗果，以果證因，貧富貴賤，業有前定。其或相逐心生，報隨業轉，亦不可定。如報本貧賤，苟有一德之格天，則轉為富貴者有之。身當富貴，有一行之失德，則轉為貧賤者有之。如裴度之還帶，宋祁之度蟻，皆其事也。

阿修羅界現起九界冥伏之圖。

圖之伏冥界九起現界羅修阿



阿修羅法界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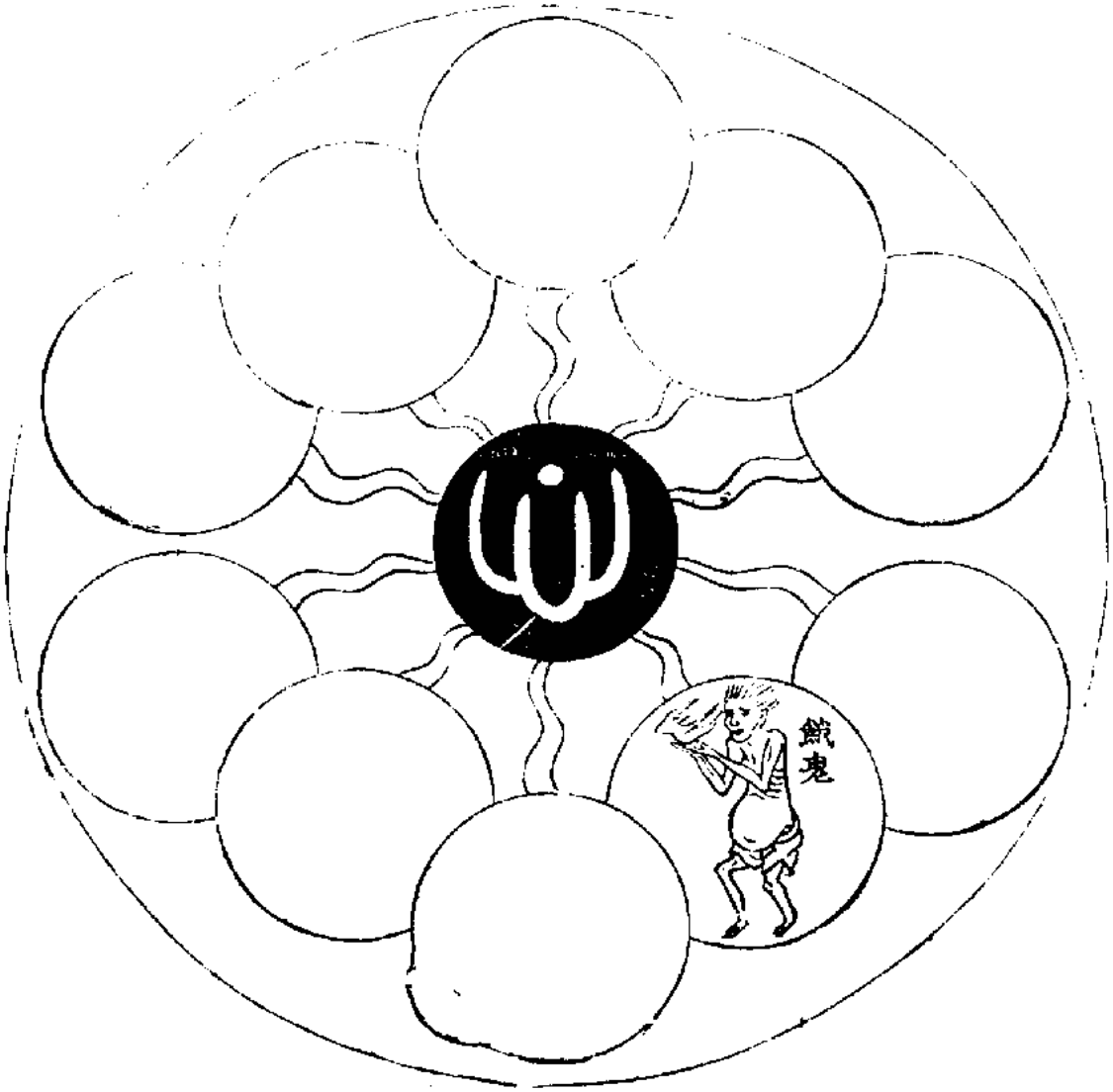
法界圖說云：若其念念雖好修善布施齋戒，而多猜嫌狐疑進退，所修福業多為勝他，見人修善情多嫉忌，貢高我慢珍己輕人，欲彼歸從不耐謙損，如鴟高飛下視，外揚仁義內無實德，眾前談論引長於我，不循理正不媿賢能，如此行心是阿修羅法界。

釋曰：約修羅界論，方修與搆作轉不轉。果報定不定者，亦以一界現起，九界冥伏，於一性之中，隨外熏緣，強弱不同。若其念念如此立行，則定是修羅之因，勢不可轉。其或心生慚愧，改惡遷善，則轉為人天善道。或聞大道，轉為出世間心，即不可定。其若轉為

斯下，為畜、為鬼、為獄，既一失念，則無惡而不為，無趣而不墮也。果報定不定者，楞嚴經說四種修羅，謂胎、卵、濕、化、天趣、人趣、鬼趣、畜趣，其餘是定非不定，惟以護法力，乘道入空。此種修羅，常住如來法會之下，既聞大道，發迴向改悔心，乃乘急戒緩之人也。轉入菩薩道、佛道，難可測量。

餓鬼法界現起九界冥伏之圖

圖之伏冥界九起現界法鬼餓



餓鬼法界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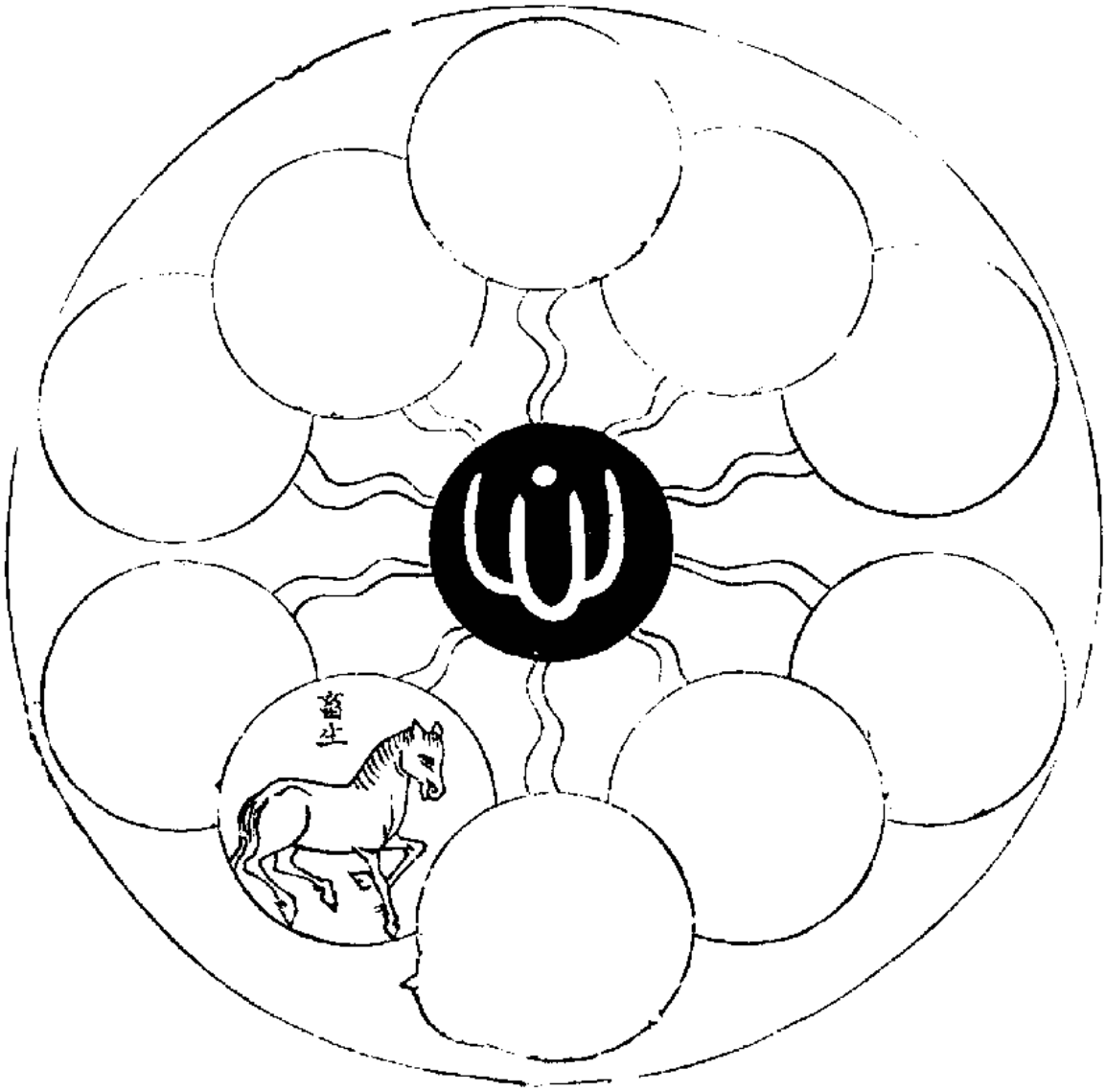
法界圖說云：若其念念無慚無愧，貪求無足，慳吝鄙惜，不施一毛，剋削於人，裒歸於我，見人布施，傍起遮障，見人得利，心生熱惱，性多諂曲，常起邪見，人前正容，屏處放恣，破齊犯戒，恣

貪飲食，不信罪福，不信因果，不信三寶，不孝所親，是名餓鬼法界。

釋曰：約餓鬼法界論，方修與搆作轉不轉，果報定不定者，正以一界現起，九界冥伏，於一性之中，隨其修力強弱，或起或伏，性不可定。若其念念如此，定是餓鬼法界，勢不可轉。其若心生慚愧，改惡遷善，則轉為人天善道，或聞大道，轉為出世間心，即不可定。若轉為斯下，為畜為獄，既一失念，則無惡而不造，無趣而不墮也。果報定不定者，第此道有神鬼之分，神道則楞嚴所謂情少想多，輕舉非遠，即為大力鬼王，飛行羅剎，地行羅剎，遊於四天，所去無礙。其中若有善願善心，護持戒人，或護神呪，隨持呪者，或護禪定，保綏法忍，是等親住如來座下，此亦乘急戒緩之流。果報雖定，既能聞法護法，或轉重報為輕報，則不可定也。若七情三想，沈下水輪，生於火際，受氣猛火，身為餓鬼，常被焚燒，水能害已，無食無飲，經百千劫，此則定，非是不定。其若面然鬼王，啟如來施食之教，雖是觀音現示，然非實無以施權，非權無以引實，矧受如來瑜伽法食者，能免多劫之苦，而超生善道，果報豈有定乎？

畜生法界現起九界冥伏之圖

圖之伏冥界九起現界法生畜



畜生法界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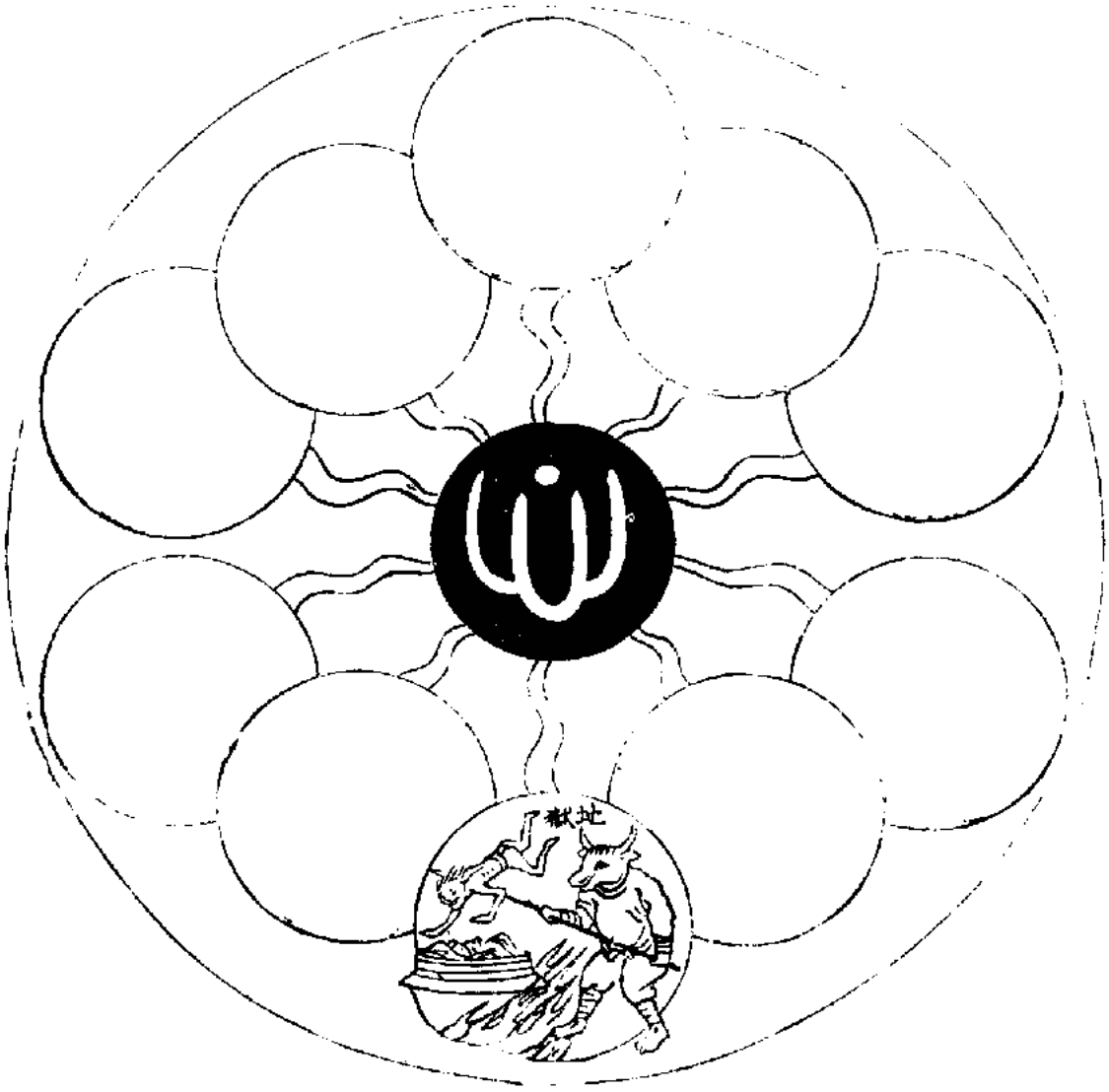
法界圖說云：若其念念耽湎五欲，貪多眷屬，日增月甚，而無厭足，曲理枉物，斷不以公，非法取財，動不由義，秖圖己利，不惻孤貧，明負他財，魯扈抵突，市易負直，公行劫奪，不忠不孝，無賢無愚，不信因果，不信三寶，癡騃無恥，現同畜生，是名畜生法界。

釋曰：約畜生法界論，方修與搆作轉不轉，亦以一界現起九界，冥伏於一性之中，隨其外熏緣強弱，性不可定。若其念念如此，定是畜生法界，勢不可轉。其若心生慚愧，改惡遷善，則轉為人天道，

或聞大道，轉為出世間心，則不可定也。若轉為斯下，為地獄趣，既一失念，則上品十惡、誹謗三寶、毀菩薩戒等，無惡而不為也。約果報論，定不定者，若相遂心生，果隨因轉，如畜之業報，定在屠割以供庖厨。亦有轉禍為福者，如善鹿王代母鹿以趣王厨，王問所以，鹿以實對，王因自悔，向鹿說偈：汝為鹿頭人，我為人頭鹿，從今釋汝去，隨意遂水草。遂兼惡鹿王所部羣鹿，俱得解脫獵狩之難，豈非報亦可轉乎？又如十千游魚，蒙流水長者放生施食，說微妙法，命終之後，生三十三天，至光明會上，以聞法因緣，得受記成佛。故六道之中，皆有佛力、法力、慈悲之力，轉重為輕，化惡為善，直至解脫，俱不可定也。

地獄法界現起九界冥伏之圖

圖之伏冥界九起現界法獄地



地獄法界者

法界圖說云：若人親近邪惡友，及性自作惡，起增上心，念念相續，造上品十惡，謂殺、盜、淫、妄言、綺語、兩舌、惡罵、貪、嗔、邪見，及五逆罪，犯四重禁，汙梵行人，沽酒醉亂，不思君父師長恩德，橫生熱惱，挫抑賢能，黨彼不肖，破塔壞寺，燒壞經像，謗毀大乘，斷學般若，謗無諸佛，破戒受施，用三寶物，偷僧祇物，起於外道斷常諸見，破正因果三世之法，習十二種惡律儀法(一、屠兒，二、魁劊，三、養猪，四、養雞，五、捕魚，六、獵者，七、網鳥，八、捕蟒，九、呪龍，十、獄卒，十一、盜賊，十二、為王捕賊及養蚕等業)，如是等輩，入阿鼻大熱大寒諸大地獄，是名地獄法界。

釋曰：地獄法界，約方修與搆作二因論。轉不轉者，亦以一界見起九界，冥伏於一性之中，隨其造力強弱，性不可定。若其念念作此地獄之因，相續不斷，習以成性，則不可轉。或能慚愧改革，一念回心，即是善道。或照破此地獄惡念，為四諦，為十二因緣，為六度，為空、假、中三諦三觀，則轉為出世間眾生心行。因倒因起，轉與不轉，皆不可定。如阿闍世王殺父害母，身瘡腫熱，七日之後，當墮地獄。受耆婆大臣勸來佛所，蒙如來月愛三昧光明所照，頓獲清涼，身瘡痊愈。聞佛說法，懺悔心重，地獄相滅，得無根信。此已成之因，將墮之果，承佛法力，承懺悔力，承大信力，尚能轉地獄界為佛法界，況不滅罪生善界乎？又如楞嚴經佛告阿難：諸佛如來，語無虛妄。若復有人，身具四重十波羅夷，瞬息即經此方、他方、阿鼻地獄，乃至十方，窮書無間，靡不經歷。能以一念，將此法門，於末劫中，開示未學，是人罪障，應念消滅，變其所受地獄苦因，成安樂國。豈非地獄之因，因弘法力，亦可轉耶？約果報論定不定者，若尋常所論因果，既入地獄，決定受報，無不定理。若不思謙力、懺悔力，亦可迴其定果，得生善處。如仙豫國王，所殺五百婆羅門外道，竟墮阿鼻地獄，而興三念：一者知是地獄，二者知為仙豫所殺，三者知因邪見之罪，故墮地獄。由此生大慚愧，懺悔往業，即滅地獄，而得生天。故知阿鼻地獄，全處極聖之自心；毗盧身土，不逾下凡之一念。轉之變之，職由乎人。苟有重悔重悟，變地獄為天堂，在頃刻間也。

性善惡論卷之一

性善惡論卷之二

天台山幽谿沙門傳燈著

客曰：十界隨緣差別之事，已聞教矣。云何名為不變隨緣無差而差門？余曰：上文所明十界隨緣差別門，能隨染淨緣，遂分十法界。此中宜確論性善性惡，與夫修善修惡之旨 。性善性惡者，真如不變之體也；修善修惡者，隨緣差別之用也。正以真如不變體中，具善惡二性，故隨緣時，有善惡之用。是則能隨之性，名曰善惡；所隨之緣，名曰染淨。十界善惡之性，具足五陰實法，名為正報；具足國土實法，名為依報。天台大師於此具明十界十如，一界有十如，則十界有百如，十界各各互具，成百法界，百法界互具，則千如是。具論實法一千，國土一千，假名一千，如是三千，於真如性中，無不具足。惟其性本具足，故隨染淨緣時，有正報、依報三千之事，乃全真如不變之體，而為隨緣之用，以無差別而為差別。如是等義，具在諸大乘圓頓經中，若顯示其相，則莫過楞嚴。彼於七大文中，而具明性色真空等義，并隨眾生心應所知量隨緣之義。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五大，乃十界之依報也；見、識二大，乃十界之正報也。今為具引以發明之，使深信此宗者，有所依憑，亦以知台宗所立，深契合乎佛旨 也。

先明地大

不變隨緣義中，如來先約現前可見易明之事而開示之，云：汝觀地性，粗為大地，細為微塵。至鄰虛塵，析彼極微色邊際相，七分所成。更析鄰虛，即實空性。次明隨緣體虛，云：阿難，若此鄰虛析成虛空，當知虛空出生色相。汝今問言，由和合故，出生世間諸變化相。汝且觀此一鄰虛塵，用幾虛空和合而有？不應隣虛合成鄰虛。又鄰虛塵析入空者，用幾色相合成虛空？若合色時，合色非空；若空合時，合空非色。色猶可析，空云何合？三明真如性具之理，云：汝元不知如來藏中，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，清淨本然，周遍法界。如來藏，即真如不變之體也。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，此指真如不變體中，所具一分地大，所對一分空大者為言。文言性者，對相而言。蓋有性色，有相色，有性空，有相空。相色相空，乃十法界隨染淨緣造成。色之與空，即修善修惡也。今指性善性惡之色空，而此色空在一性中，體恒不二，亦無差別，與所具三德之性，體亦不二，無有差別，故曰清淨本然，周遍法界。清淨即地大中般若德，亦名真諦；本然即地大中解脫德，亦名俗諦；周遍法界即地

大中法身德，亦名中道第一義諦。四明隨緣之義，云：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，循業發現。與華嚴能隨染淨緣，具造十法界義同。所隨之緣，有心有業。心即十法界染淨二心，業即十法界善惡二業。佛界三智之心名淨心，九界三惑之心名染心。佛界順性之行名善業，九界逆性之行名惡業。謂真如不變佛界性善之體，能隨佛界淨心，造佛界修善之色。約其人，則持地菩薩是也。約正報，即法身、報身、應身、微塵相海、八萬四千相好、八十種好之色是也。約依報，即常寂光實報無障礙土之色是也。又真如不變九界性惡之體，能隨九界染心，造九界修惡之色。約正報，即三聖變易生死之色，六道分段生死之色是也。約依報，即寔報無障礙土、方便有餘土、凡聖同居土之色是也。至於極惡，則阿鼻地獄依報正報，莫非其相。是則今人道中所有正報六尺之軀，所稟地大之相依報山河國土，凡有質礙之色英，非從真如不變所具性惡之色，自無始隨無明塵沙見思三惑染心，造人天惡業之所招報。故曰：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，循業發現。心即華嚴所謂染心之緣，業即人天所造五戒十善之業。此之心業，比三途惡道，名為淨心善業。若望出世間四諦十二因緣，皆染心惡業，矧佛法界三智淨心六度善業哉。

次明火大

不變隨緣義中，如來先約現前可見易明之事而開示云：火性無我，寄於諸緣。汝觀城中未食之家，欲炊爨時，手執陽燧，日前求火。次明隨緣其體本虛云：阿難，名和合者，如我與汝一千二百五十比丘，今為一眾。眾雖為一，詰其根本，各各有身，皆有所生氏族名字。如舍利弗，婆羅門種；優樓頻羅，迦葉波種；乃至阿難，瞿曇種姓。阿難，若此火性因和合有，彼手執鏡於日求火，此火為從鏡中而出？為從艾出？為從日來？阿難，若日來者，自能燒汝手中之艾，來處林木皆應受焚。若鏡中出，自能於鏡出然於艾，鏡何不鎔？紆汝手執，尚無熱相，云何融泮？若生於艾，何藉日鏡光明相接，然後火生？汝又諦觀，鏡因手執，日從天來，艾本地生，火從何方遊歷於此？日鏡相遠，非和非合，不應火光無從自有。三明真如性具之理云：汝猶不知如來藏中，性火真空，性空真火，清淨本然，周遍法界。如來藏，即真如不變之體也。性火真空，性空真火，此指真如不變體中，所具一分火大，所對一分空大者為言。文言性者，亦對相而說。蓋有性火，有相火，有性空，有相空。相大相空，乃十法界隨染淨緣造成。空之與火，即修善修惡也。今指性善性惡，火之與空，此火即真空，此空即真火。是則性火即真空，性空即真火。故往復言之，而曰性火真空，性空真火。而此空火，

在一性中，體恒不二，亦無差別。即與所具三德，體亦不二，亦無差別。故曰清淨本然，周遍法界。清淨即火大中般若德，亦名真諦。本然即火大中解脫德，亦名俗諦。周遍法界，即火大中法身德，亦名中道第一義諦。既曰清淨，則此火大，在一性中，本無汙染者也。既曰本然，則此火大，在一性中，本非造作者也。既曰周遍法界，則此火大，在一性中，本來絕待者也。四明不變隨緣之義，云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，循業發現。與華嚴能隨染淨緣，具造十法界義同。所隨有心有業，心即十法界染淨一心，業即十法界善惡二行。佛界三智之心名淨心，九界三惑之心名染心。佛界順性之行名善業，九界逆性之行名惡業。謂真如不變，佛界性善，能隨淨心善業之緣，造佛界修善之火。約其人，則烏芻瑟摩是也。約正報，則佛之慧日光明圓照法界，日月諸天戢斂重曜。約依報，則無量香雲為光明臺，七寶樓閣常有光明，皆其事也。又真如不變，九界性惡，能隨染心惡業之緣，造九界修惡之火。約正報，則身中諸冷暖氣發而為煩惱火，氣息如烟，為障熱，為痟渴。約依報，則日月光明，林木烟燄。至於修惡之極，則火龍、火蛇、火麟、火鼠、諸餓鬼等，受氣猛火常被燒然。至於八熱地獄，上火徹下，下火徹上，東西交徹，歷劫燒然。依報，則極至於劫火所燒，上至初禪世界，所有悉為煨燼。莫非如來藏真如不變，性善性惡，能隨染淨緣所造之火，故曰隨眾生心應所知量。單心不立，獨業難成。既有染淨心，必有善惡業，故曰循業發現。

三明水大

不變隨緣義中，先約現前可見易明之事而開示之。云：阿難，水性不定，流息無恒，如室羅城迦毗羅仙、斫迦羅仙及鉢頭摩訶薩多等諸大幻師，求太陰精，用和幻藥。是諸師等於白月晝，手執方諸，承月中水。二、明隨緣體虛。云：阿難，此水為復從珠中出？空中自有？為從月來？阿難，若從月來，尚能遠方令珠出水，所經林木皆應吐流，流則何待方諸所出？不流明水非從月降。若從珠出，則此珠中常應流水，何待中宵承白月晝？若從空生，空性無邊，水當無際，從人洎天皆同滔溺，云何復有水陸空行？汝更諦觀，月從天陟，珠因手執，承珠水盤，本人敷設，水自何方流注於此？月珠相遠，非和非合，不應水精無從自有。三、明真如性具之理。云：汝尚不知如來藏中，性水真空，性空真水，清淨本然，周遍法界。如來藏，即真如不變之體也。性水真空，性空真水，此指真如不變體中所具一分水大，所對一分空大者為言。文言性者，亦對相而說。蓋有性水相水，性空相空，相水相空，乃十法界隨染淨緣造成。空

之與水，即修善修惡也。今指性善性惡空水，此水乃真水，此空乃真空，是則性水即真空，性空即真水。故往復言之，而曰性水真空，性空真水。而此空水在一性中，體恒不二，亦無差別，即與所具三德，體亦不二，亦無差別，故曰清淨本然，周遍法界。清淨即水大中般若德，亦名真諦；本然即水大中解脫德，亦名俗諦；周遍法界即水大中法身德，亦名中道第一義諦。既云清淨，則此水大，本無汙染者也；既云本然，則此水大，本無造作者也；既云周遍法界，則此水大，本來絕待者也。四、明不變隨緣之義。云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，循業發現，與華嚴能隨染淨緣，具造十法界義同。所隨有心有業，心即十法界染淨二心，業即十法界善惡二行。佛界三智之心名淨心，九界三惑之心名染心；佛界順性之行名善業，九界逆性之行名惡業。謂真如不變，佛界性善，能隨淨心善業之緣，造佛界修善之水。約其人，則水天如來、月光童子是也；約正報，則入地如水，履水如地，咽喉津液，得味中上味；約依報，則也流入德，具七寶色，皆悉柔軟，澡浴清淨，隨意淺深，水流光明，常演妙法，鳧鴈鴛鴦，和鳴哀雅，四院繞梁，宣暢大乘。又真如不變，九界性惡，能隨染心惡業之緣，造九界修惡之水。約正報，則大小便利，膿血津液；約依報，則雨露霜雪，江河淮海，溪澗溝壑，一切諸水；至於極惡，則地獄中灰河血池，八寒凍裂；又至於極惡，則世界將壞，水灾難起，浩浩漾漾，齊於二禪。孟子曰：人性之善也，猶水之就□下也。人無有不善，水無有不下。孟子此說，但知水之相也，未知水之性也；但知水之修惡也，而未知水之修善也。曷為水之性？如經所謂(〔性水〕)真空，性空真水，清淨本然，周遍法界。當其水之在性也如此，則何分上下之與東西。如目為太陰之精，當月之光明，行於太空之時，則自西自東，自南自北，自上自下，無斯而不在。求水者，手執方諸，承月中水，一處執珠，一處水出，遍法界執，遍法界生，生滿世間，寧有方所。然則水之為性，豈必流於下乎。曷為水之修善，如安養世界七寶池中之水，從如意珠王之所湧出，自下而上，流淚花間，尋樹上下，分一四支。此豈孟子激而行之，可使在山者乎。又如彌勒內院八功德水，亦自下而上，繞於梁間，宣說甚深妙法，亦非激之而使乎上也。要知世間水之流下，修惡中所有水相也。既水之修相，可以為上，而可以為下，則水之為性，清淨本然，周遍法界，性具善惡明矣。又孟子謂，吾善養吾浩然之氣，此氣充塞於兩間，為地耶，水耶，火耶，風耶，空耶，獨然耶，雜然耶。謂之為氣，宜其為五大之餘燄也。然今經之取其易見之七大，先發明者，猶是修善修惡中之事，非所謂性善惡也。若夫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，清淨本然，周遍法界者，必非直兩間六合而已矣。水大如此，餘大皆然。是則依

報地水火風空之性，莫不清淨本然，周遍法界，而已具乎性善性惡矣。況人身之六根，與夫六識心性，而不具性善性惡乎。第性之善惡，與修不同。修之善惡，則確然有昇沉苦樂之異。若夫性之善惡，體具三德，皆不二而二，二而不二，何昇沈苦樂之殊哉。

四明風大

不變隨緣義中，先約現前易明之事而開示之，云：風性無體，動靜不常，汝常整衣入於大眾僧伽黎角，動及傍人，則有微風拂彼人面。次明隨緣體虛，云：此風為復出袈裟角，發於虛空，生彼人面？阿難，此風若復出袈裟角，汝乃披風，其衣飛揚，應離汝體。我今說法，會中垂衣，汝看我衣，風何所在？不應衣中有藏風地。若生虛空，汝衣不動，何因無拂？空性常住，風應常生。若無風時，虛空當滅，滅風可見，滅空何狀？若有生滅，不名虛空，名為虛空，云何風出？若風自生被拂之面，從彼面生，當應拂汝，汝自整衣，云何倒拂？汝審諦觀，整衣在汝，面屬彼人，虛空寂然，不參流動，風自誰方鼓動來此？風空性隔，非和非合，不應風性無從自有。三明真如性具之理，云：汝宛不知如來藏中，性風真空，性空真風，清淨本然，周遍法界，如來藏真如不變之體也。性風真空，性空真風，此指真如不變體中，所具一分風大，所對一分空大者為言。文言性者，亦對相而說。蓋有性風相風，性空相空，相風相空，乃十界真如，隨染淨緣造成。空之與風，即修善修惡也。今指性善性惡之風，此風乃真空，此空乃真風。是則性風即真空，性空即真風。故往復言之，而曰性風真空，性空真風。而此風空，在一性中，體恒不二，亦無差別。即與所具三德，體亦不二，亦無差別。故曰清淨本然，周遍法界。清淨即風大中般若德，亦名真諦。本然即風大中解脫德，亦名俗諦。周遍法界，即風大中法身德，亦名中道第一義諦。既云清淨，則此風大，本無汙染者也。既云本然，則此風大，本無造作者也。既云周遍法界，則此風大，本來絕待者也。四明不變隨緣之義。云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，循業發現，與華嚴能隨染淨緣，具造十法界義同。所隨有心有業，心即十法界染淨二心，業即十法界順逆二行。佛界三智之心名淨心，九界三惑之心名染心。佛界順性之行名善業，九界逆性之行名惡業。謂真如不變，佛界性善，能隨淨心順行之緣，造佛界修善之風。約其人，則然燈如來流□，元法王子是也。約正報，則道風德風，周流法界，去來坐立，終無疲厭。約依報，則八種清風，快悅和暢，吹諸寶網，及以寶樹，出微妙音，譬如百千種樂，同時俱作。聞是音者，自然皆生念佛、念法、念僧之心。九界性惡。能隨染心惡業之

緣，造九界修惡之風。約正報，則觔轉脉搖，血行氣運，行住坐臥，相待而居。約依報，則春和夏熱，秋肅冬寒，倒嶽旋嵐，日往月諸。又極惡者，地獄惡風，吹壞國土，亡者神識，飛墜乘空，寒風凍裂，諸罪人體成青白蓮華。又極至於大惡者，則劫數盡時，毗藍風起，大地吹之粉碎，須彌化作微塵，上至三禪天中，未免風灾所壞。須知諸力之中，風力最大。世界成住壞空，非風力而莫能主維；大地浮幢王剎，非風輪而莫能執持；日往月來，非風力而莫能運行；春夏秋冬，非風力而莫能生殺；行住坐臥，非風力而莫能折旋；語言談笑，非風力而莫能說默；思惟擬議，非風力而莫能使然。是皆性惡之能事，修惡之發越也。若夫性善修善之風，則常住妙明，不動周圓，既無有生，而又何滅？既無所住，而亦何遷？正所謂稱性而修，絕待而證者也。

五明空大

不變隨緣義中，先約現前可見易明之事而開示之，云：空性無形，因色顯發。如室羅城去河遙遠，諸剎利種及婆羅門、毗舍、首陀，兼頗羅墮、旃陀羅等，新立安居，鑿井求水，出土一尺，於中則有一尺虛空；如是乃至出土一丈，中間還得一丈虛空。虛空淺深，隨出多少。次明隨緣體虛，云：此空為當因土所出？因鑿所有？無因自生？阿難，若復此空無因自生，未鑿土前何不無礙？唯見大地迥無通達。若因土出，則土出時應見空入；若土先出無空入者，云何虛空因土而出？若無出入，則應空土元無異因，無異則同，則土出時空何不出？若因鑿出，則鑿出空應非出土；不因鑿出，鑿自出土，云何見空？汝更審諦，諦審諦觀，鑿從人手，隨方轉運，土因地移，如是虛空因何所出？鑿空虛實，不相為用，非和非合，不應虛空無從自出。三、結成空大，以均前之四大，云：若此虛空性圓周遍，本不動搖，當知現前地、水、火、風，均名五大，性真圓融，皆如來藏，本無生滅。阿難，汝心昏迷，不悟四大元如來藏。當觀虛空，為出為入，為非出入？四、明真如性具之理，云：汝全不知如來藏中，性覺真空，性空真覺，清淨本然，周遍法界。如來藏，真如不變之體也。性覺真空，性空真覺，此指真如不變體中，所具一分空大，與所具一分覺大。以和會之覺大，約而言之，即根與識也。文言性者，亦對相為言。蓋有性空相空，性覺相覺，相空相覺，乃十界真如，隨染淨緣，造成空之與覺。今指性善性惡之空覺，此空乃真空，此覺乃真覺。是則性覺即真空，性空即真覺。故往復言之，曰性覺真空，性空真覺。而此空覺，在於一性，體恒不二，亦無差別。即與所具三德，體亦不二，亦無差別。故曰清淨本

然，周遍法界。清淨即空大中般若德，亦名真諦。本然即空大中解脫德，亦名俗諦。周遍法界即空大中法身德，亦名中道第一義諦。既云清淨，則此虛空，本無汙染者(也。本然則此空大，本無造作者也。周遍則此空大，本來絕待者也。〔立〕明〔下〕變隨緣之義，云：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。阿難，)如一井空，空生一井。十方虛空，亦復如是。圓滿十方，寧有方所？循業發現，即華嚴能隨染淨緣，具造十法界。所隨有心有業，心即十法界染淨二心，業即十法界順逆二行。佛界三智之心名淨心，九界三惑之心名染心。佛界順性之行名善業，九界逆性之行名惡業。謂佛界真如不變善性，能隨淨心順行之緣，造佛界修善之空。約其人，則空王如來、虛空藏菩薩是也。約正報，則清淨法身寶覺真空。約依報，則虛空為座常寂光土。此身即土，此土即身，雖曰修成，其實全修證性，與性覺真空，性空真覺，其體冥合。又九界真如不變性惡，能隨染心逆行之緣，造九界修惡之空。約菩薩，則為但中之空。約二乘，則為偏真但空。約世間禪，則非非想處之空。約外道，則為四禪無想之空。約無為教，則為晦昧之空。約闡提，則為不信三世因果，謂人死如燈滅，撥無罪福之空，以至外道六十二見之空。斯人因心，雖邪執為空，死後果報，焉能得空？三途惡道，如遊園觀，駝驢猪狗，是其行處也。

六明見大

不變隨緣義中，先約現前可見易明之事而開云之云。阿難，見覺無知，因色空有。如汝今者在祇陀林，朝明夕昏，設居中宵，白月則光，黑月便暗，則明暗等因見分析。次明隨緣體虛云：此見為復與明與暗并太虛空？為同一體？為非一體？或同非同？或異非異？阿難，此見若復與明與暗及與虛空元一體者，則明與暗二體相亡，暗時無明，明時無暗。若與暗一，明則見亡，必一於明，暗時當滅，滅則云何見明見暗？若明暗殊，見無生滅，一云何成？若此見精與暗與明非一體者，汝離明暗及與虛空，分析見元作何形相？離明離暗及離虛空，是見元同龜毛兔角。明暗虛空三事俱異，從何立見？明暗相背，云何或同？離三元無，云何或異？分空分見，本無邊畔，云何非同？見暗見明，性非遷改，云何非異？汝更細審，微細審詳，審諦密觀，明從太陽，暗從黑月，通屬虛空，壅歸大地，如是見精因何所出？見覺空頑，非和非合，不應見精無從自出。三、結成見大以均前之四大云：若見聞知性圓周遍，本不動搖，當知無邊不動虛空，并其動搖地水火風，均名六大。性真圓融，皆如來藏，本無生滅。阿難！汝性沈淪，不悟汝之見聞覺知本如來藏。汝當觀此見聞覺知，為生為滅？為同為異？為非生滅？為非同異？

四、明真如性具之理。云：汝曾不知，如來藏中，性見覺明，覺精明見，清淨本然，周遍法界。如來藏，真如不變之體也。性見覺明，覺精明見，此指真如不變體中，所具一分見大，所具一分識大。以和會之文言性者，乃對相為言。蓋有性見相見，性覺相覺，相見相覺，乃十界真如之性，隨染淨緣造成。見之與覺，今指性善性惡之見覺。此見乃真見，此覺乃真覺。是則性見即覺明，覺精即明見。故往復言之曰：性見覺明，覺精明見。而此見覺，體恒不二，亦無差別。即與所具三德，體亦不二，亦無差別。故曰：清淨本然，周遍法界。清淨即見大中般若德，亦名真諦。本然即見大中解脫德，亦名俗諦。周遍法界，即見大中法身德，亦名中道第一義諦。既云清淨，則此六根，本無汙染者也。既云本然，則此六根，本非造作者也。既云周遍法界，則此六根本來絕待者也。五、明不變隨緣之義云：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。如一見根，見周法界，聽覺嘗觸，覺觸覺知，妙德瑩然，周遍法界，圓滿十虛，寧有方所？循業發現，與華嚴能隨染淨緣，具造十法界義同。所隨有心有業，心即十法界染淨二心，業即十法界逆順二行。佛界三智之心名淨心，九界三惑之心名染心。佛界順性之行名善行，九界逆性之行名惡行。謂佛界真如不變善性，能隨淨心順行之緣，造佛界修善之見。約果人，則十方如來窮盡微塵清淨國土，無所不矚。又九界真如不變，隨染心逆行之緣，造九界修惡之見。諸菩薩等見百千界，而阿那律見閻浮提，如觀掌中菴摩羅果。阿難尊者承佛神力，見於初禪，得無障礙。眾生洞視，不過分寸。若自其善惡極者為言，則慈眼視眾生，福聚海無量。如怖鴿入於佛眼，安然不怖。如入三禪，初入身子之影，猶然驚怖，戰慄不安。非以聲聞無明猶在，殺心未盡耶？又如龍子受經於羅漢，不令正視於師者，以其有見毒在。一視於人，毒氣攻人，肌膚為之銷爍故也。

七明識大

不變隨緣義中，先約現前可見易明之事而開示之云：阿難，識性無源，因於六種根塵妄出。汝今觀見此會聖眾，用目循歷，其目周視，但如鏡中無別分析。汝識於中次第標指，此是文殊，此富樓那，此目犍連，此須菩提，此舍利弗。次明隨緣體虛云：此識了知，為生於見，為生於相，為生虛空，為無所因突然而出？阿難，若汝識性生於見中，如無明暗及與虛空，四種必無，元無汝見，見性尚無，從何發識？若汝識性生於相中，不從見生，既不見明，亦不見暗，明暗不矚，即無色空，彼相尚無，識從何發？若生於空，非相非見，非見無辨，自不能知明暗色空非相滅緣，見聞覺知無處

安立。處此二非，空則同無，有非同物，縱發汝識，欲何分別？若無所因突然而出，何不日中別識明月？汝更審諦微細詳審，見託汝睛，相推前境，可狀成有，不相成無，如是識緣因何所出？識動見澄，非和非合，聞聽覺知亦復如是，不應識緣無從自出。三、結成識大以均前之六大云：若此識心本無所從，當知了別見聞覺知，圓滿湛然，性非從所，兼彼虛空地水火風，均名七大，性真圓融，皆如來藏。阿難，汝心麤浮，不悟見聞發明了知本如來藏，汝應觀此六處識心，為同為異，為空為有，為非同異，為非空有？四、明真如性具之理云：汝元不知如來藏中，性識明知，覺明真識，妙覺湛然，遍周法界，含吐十虛，寧有方所？如來藏，真如不變之體也。性識明知，覺明真識，此指真如不變體中，所具一分識大，對明知覺明以和會之。文言性者，亦對相為言。蓋有性識性，覺相識，相覺相，識相覺，乃十界真如之性，隨染淨緣，造成識之與覺。今指性善性惡之識覺，此識乃明知，此覺乃真覺，故往復言之曰：性識明知，覺明真識。而此識覺，體恒不二，性無差別，即與所具三德之性，體恒不二，亦無差別。故曰：妙覺湛然，遍周法界，含吐十方，寧有方所？妙覺湛然，即識大上兼有般若、解脫二德，亦名真俗二諦。遍周法界，即識大上法身德，亦名中道第一義諦。既云妙覺湛然，則此六識，本無汙染造作者也。既云周遍法界，則此六識，本來絕待者也。五、明不變隨緣之義云：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，循業發現，即華嚴能隨染淨緣，具造十法界。所隨有心有業，心即十法界染淨二心，業即十法界逆順二行。佛界三智之心名淨心，九界三惑之心名染心。佛界順性之行名善業，九界逆性之行名惡業。謂佛界真如不變性善，能隨淨心善業之緣，造佛界修善之識，即菴摩羅識、大圓鏡智、妙觀察智、平等性智、成所作智是也。又九界真如不變性惡，能隨染心惡業之緣，造九界眾生之識。約菩薩，未斷無明，則尚居八識。約二乘，無明全在，正在八識。約六道凡夫，則八識、七識、六識、五識，全在。

已上所引楞嚴經七大之文，皆名真如不變，隨緣無差。而差之旨，自是如來金口誠言，非是天台故為臆說。信如來則信天台，信天台方信如來也。

客曰：不變隨緣，無差而差之旨，已聞教矣。云何名為隨緣不變，差而無差？余曰：君果能信無差而差，豈不能信差而無差？第膚說易曉，髓旨難明。欲深是義，先須了向所引真如一性之中，已具無差而差，差而無差之旨。蓋以如來藏一性言之，尚何差別之有？然而藏性之中，既具七大之性，各各不同，能為善不善因，則無差而差之義見矣。雖復七大自性有異，其實同居一性之中，此則差而無差之旨見矣。惟其一性已具斯旨，是故能隨染淨緣具，造十法界

時，則染淨雖異，而善惡攸分。其實從真如不變體中無差，而隨緣差別，以此謂之無差而差。既不變而隨緣，必隨緣而不變，是故隨緣造十界時，謂之差而無差。今具以經中隨緣之義，重論於君。如火大中明，未食之家，欲炊爨時，手執陽燧，日前求火，一處執鏡，一處火生，遍法界執，滿世開起，起遍世間，寧有方所？然而六合之內，同一日光，獨不得言火性之無差乎？遍世界執，滿世間起，獨不得言無差而差乎？然則千處萬處，均此一火，獨不得言差而無差乎？然而火以暖為性，冬至陽生，井泉生暖者，火也；春來大地，萬彙生機者，火也；摩頂至踵，暖氣周遊者，火也；眼見生光，鼻騰烟燄者，火也。第世人著相火而迷性火，自於依正妄生差別，起染汙意而分別是非，或得此而失彼，守一而忘諸。彼之性火即真空，性空即真火，清淨本然，周遍法界者，當體照明，湛然清淨，本來成規，毫無造作。即遮那體周遍法界者，豈受汝汙染造作而有方所哉？火大如是，餘大可知。無差而差，差而無差之旨 ，盡於是矣。客曰：妙法之義，已領旨 矣。假以譬喻，可得聞乎？余曰：不變隨緣，隨緣不變之喻，如來於七大文，首先總示之矣。今君欲因喻明余，當依經氷水之喻，約九喻以行之，共為十喻：一、氷水喻，二、器空喻，三、波水喻，四、漚海喻，五、月水喻，六、日火喻，七、風空喻，八、色空喻，九、金器喻，十、陽春喻。

一、氷水喻者

如來因阿難疑佛常說和合因緣，一切世間種種變化，皆因四大和合發明，云何如來因緣自然二俱排擯？佛則示以非和不和之義。初示非和合不可，云：若彼大性體非和合，則不能與諸大雜和，猶如虛空不和諸色。古人云：此約真如隨緣，不同頑空之性也。次示和合不可，云：若和合者，同於變化，始終相成，生滅相續，生死死生，生生死死，如旋火輪，未有休息。古人云：此約真如不變，不同變化等相也。非不和合既不可，和合又不可，此理幽玄，卒難開示。故示之譬喻云：如水成氷，氷還成水。此喻真如不變隨緣，隨緣不變也。蓋水之成氷，嚴塞使之然也；氷之成水，陽春使之然也。若非和合者，水何因而成氷？氷何因而成水？若和合者，水何和而成氷？氷何和而成水？不變隨緣，隨緣不變，如斯而已。此喻應取濕性喻七大真如之性，水喻佛法界隨緣之相，氷喻九法界隨緣之相，嚴寒喻染緣，陽春喻淨緣。隨嚴塞以成氷，而濕既無虧；隨陽春以成水，而濕亦不改。喻隨染緣以為九，而真如之性不減；隨

淨緣以成佛，而真如之性不增。下文廣明七大，無非發明此理。以喻合法，以法合喻，不變隨緣，無差而差，差而無差之義成矣。

二、器空喻者

文亦出於本經，義稍殊於今義。經義因阿難疑見性有舒有卷，故如來破云：一切世間大小內外諸所事業，各屬前塵，不應說言見有舒縮。譬如方器中見方空，吾復問汝：此方器中所見方空，為復定方？為不定方？若定方者，別安圓器，空不應圓；若不定者，在方器中應無方空。汝言不知斯義所在，義性如是，云何為在？阿難，若復欲令入無方圓，但除器方，空體無方，不應說言更除虛空方相所在。經義以虛空喻見性，以器喻一切世間大小諸塵事業。今則借虛空以喻真如不變無差之體，借方圓群器喻十界隨緣差別之用。如虛空雖無大小方圓，不妨隨器不同，以成乎大小方圓之空。在虛空固無差也，在群器故有差也。然而在虛空同此空也，在群器亦同此空也。可喻不變隨緣，無差而差；隨緣不變，差而無差也。是則終日不變無差，而不妨乎隨緣之差；終日隨緣之差，不妨乎不變無差。不變隨差，體用而恒即；無差而差，一異而常同。善觀喻者，性善性惡，修善修惡，無差而差，差而無差之旨 得矣。

三、波水喻者

譬如世間無有不波之水，亦無不濕之波。在水自分乎動靜之殊，在濕固無有波水之異。以濕喻真如不變無差之性，以水喻隨緣差別之用。知水處波處之濕性無殊，可以悟修善修惡之真如不異。斯則豈惟體用之性恒同，亦以見修門之大體不異。淨名之生死即涅槃，煩惱即菩提之理得矣。

四、漚海喻者

經中斥迷己為物云：譬如百千澄清大海，棄之惟認一浮漚體，目為全潮，窮盡瀛渤。然而漚果非海乎？漚果異海乎？經但斥人認物為己，以小為大，若會萬物以為也。轉物同如來者，知全海以為漚，漚還匝海；悟全漚以即海，海不離漚。蓋以漚相而言之，持一浮泡而已。方彼大海，不啻毛剎之相懸，能觀漚體者，漚相雖小，漚體則寬。故諸如來於一毛端現寶王剎，坐微塵裏轉大法輪，蓋得乎此。是則海喻真如之體，漚喻隨緣之用。全海以為漚，可喻全真如不變之體以隨緣；全漚而在海，可喻全隨緣之用而在體。千漚兢

起，不妨無差處以為差；一海恬然，不妨隨緣而不變。能了漚海之喻，則不變隨緣，隨緣不變，無差而差，差而無差之旨 ，思過半矣。

五、月水喻者

此下四喻，出於楞嚴。本是於法，今借之為喻，以顯乎法。蓋經文所說，乃是用修惡近淺之事，以明性水隨緣之義。今約喻言，故無咎也。如經云：水性不定，流息無恒。如室羅城迦毗羅仙、斫迦羅仙，及鉢頭摩訶薩等諸大幻師，求太陰精，用和幻藥。是諸師等，於白月晝，手執方諸，承月中水，一處執珠，一處水出，遍法界執，滿法界生，生滿世間，寧有方所？今以空中之月，以喻真如不變之體；所取之水，以喻隨緣差別之用。空中月色，不妨終日不變；以隨緣手中之水，不妨終日隨緣而不變。是故於空水之喻，能了達者，則於真不變隨緣，隨緣不變之旨 得矣。

六、日火喻

經云：汝觀城中未食之家，欲炊爨時，手執陽燧，日前求火。當知世人一處執鏡，一處生火，遍法界執，滿世間起。起遍世間，寧有方所？今以空中之日，喻真如不變之體；滿世間火，喻隨緣差別之用。空中之火，不異手中之火；手中之火，不異空中之火。以喻真如不變之性，無差而差；隨縱變造之用，差而無差。其旨 甚明。

七、風空喻者

經云：風性無體，動靜不常。汝常整衣入於大眾僧伽黎角，動及傍人，則有微風拂彼人面。如汝一人微動服衣，有微風出，遍法界拂，滿國土生，周遍世界，寧有方所？今以虛空喻真如不變之體，風喻隨緣變造之用。空中之風不異拂面之風，拂面之風不異空中之風。空中之風以喻真如不變之體，無差而差；拂面之風以喻隨緣變造之用，差而無差。厥義甚明。

八、色空喻者

經云：阿難，空性無形，因色顯發。如室羅城去河遙處，諸剎利等新立安居，鑿井求水，出土一尺，於中則有一尺虛空。如是乃至出土一丈，中間還得一丈虛空。虛空淺深，隨出多少。如一井空，空

生一井。十方虛空，亦復如是。圓滿十方，寧有方所？此文廣辨空土，元無異因，與前性色即真空，性空即真色同旨 。是則出土得空，空色元同一體。空中之空，即土中之空；土中之空，即空中之空。空中之空不變，土中之空亦不變。空中之空既不變，隨緣能為土中之空，則無差而差。井中之空，雖隨緣變造，其實差而無差。以喻真如不變之體，無差而差，隨緣變造，差而無差，亦甚分明。

九、金器喻者

此取出鑛之金，不取在鑛之金。若取在鑛之金，此則濫同別教，但中佛性煩惱異菩提，真如隨緣猶為其變。今取出鑛之金，正如君子不器，善惡皆能，但彰已能，何過之有？故金之為眾器也，雖有佛像、生像、瓶、盤、釵、釧之殊，自其金體觀之，則一而無二。金體不二，可喻真如不變之體；眾器差別，可喻隨緣變造之用。真金不礙眾器，眾器不失黃金，則真如不變，無差而差，隨緣變造，差而無差之旨 成矣。

十、陽春喻者

比陽春之發生萬物，已實寂然而不動，遇有感而遂通，是以卉木叢林觸之即發，如桃李梅柳感之即芳。陽春遍於萬彙，不妨無差以為差；物物皆具陽春，不妨差別以無差。以喻真如不變而隨緣，隨緣不變，無差而差之旨 了然，差而無差之義不忒矣。
客曰：真如不變，隨緣無差而差；隨緣不變，差而無差之旨 ，聞前法喻，已曉然矣。云何名為因心本具，毫無虧欠門？余曰：因心者，指今在凡夫地，慕佛果以修因之心也。發心雖然廣大，約境猶居陰中，即以日用根塵相對，隨起一念，或善、或惡、或無記，或世間心、出世間心，即以此念而為所觀之境。如此之心屬第六識，名為陰心，亦名人心。言本具者，正以此心於十界中必屬一界，若起三綱五常之心，即是人界。若此一界現起，名為事造，則九界冥伏於一性之中，名為理具。而此一界具十如是，謂據外攬而可別，名為人界如是相；據內自性不改，名為人界如是性；人界主質，名為如是體；能修戒善功能，名為人界如是力；構造綱常，名為人界如是作；時習成種，名為人界如是因；助善具度，名為人界如是緣；表表威儀，丈夫可敬，名為人界如是果；招生中國，富貴王侯，名為人界如是報。初相為本，終窮為末，如此十如促居一念，了不可得，即是無諦；雖不可得，十法宛然，即是有諦；皆是佛性，一一真常，即是中諦，名為如是本末究竟等。然又具五陰十種

如是，國土十種如是，假名十種如是，成三十如是。如此一界在一性中，與九法界性體融通，各各互具，是則每一界具十法界，成百法界。一界十如是，百界則千如是。歷假名五陰國土，成三千如是。如此三千，但約一番互具而論。若番番互具，則萬億兆媛，不可以頭數而枚舉也。既性是三諦三德，則此一念三千之法，體是法身，一一周遍法界故。性是般若，一一照明，如大明在天，無幽不燭，了無煩惱故。常處解脫，蕭然累表，了無生死繫縛故。如是人心，而與佛性，無二無別。如是解了，名為見性。如是照見，名為成佛。天台之言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者，蓋見乎此，成乎此也。如是說者，名為即修論性，非即性成性。若即性論性，已如前第一真如不變，十界冥伏門中說竟。雖即修論性，與前第一門，大體無二無別。但前即性論性，如即海論海。今此門中，即修論性，如指漚而即海也。良 由真如不變，隨緣造此一念。既無差而差，故此隨緣一念，當體不變，差而無差。有界千如，三千性相，即法身，即般若，即解脫。如剖栴檀，片片皆香。如碎白璧，分分皆真。如搗萬種香為丸，若燒一塵，具足眾氣。如人入大海浴已，用諸河之水。又合前十喻，則如水之為氷，氷還即水。如空之投器，器不異空。如水之為波，波仍是水。如海之起漚，漚體全海。乃至如月水，如日火，如風空，如空色，如金器，如陽春，悉不變隨緣，隨緣不變，無差而差，差而無差者也。

客又問曰：前真如不變隨緣門既具論十界依正二報，是則身色依正無非性具，則隨緣時無不遍造，皆可論隨緣不變之旨 。今但云因心本具，惟約心言，而身色依正不言，何也？余對曰：今天台家性具圓宗，正約色心依正皆性具故，則隨緣時無不遍造，所造色心依正無不當體隨緣不變。故四明祖師云：又應了知法界圓融不思議體作我一念之心，亦復舉體作生、作佛、作依、作正、作根、作境，一心一塵至一極微，無非全體而作。既一一法全法界作，故趣舉一法，即是圓融法界全分。既全法界，有何一法不具諸法？故知法界三德不大，一念三德不小，剎海三德不多，一塵三德不少。故華嚴云：心如工畫師，造種種五陰，一切世間中，無不從心造。如心佛亦爾，如佛眾生然，心佛及眾生，是三無差別。今宗正約此旨 以釋法華經題之妙法，謂法者，心、佛、眾生之三法也；妙者，三無差別也。然雖三皆無差，若約近要，又莫要於心。故天台大師云：佛法太高，眾生太廣，初心為難；三無差別，觀心則易。今約世人近要者為言，故獨指心法非身色依正而不具論，故知眾生色心依正、一念一塵與真如不變之體毫無虧欠也。

性善惡論卷之二

性善惡論卷之三

天台山幽谿沙門傳燈著

客曰：因心本具，毫無虧欠，既領旨矣。果地圓證，一無所改，其義云何？余對曰：前門約眾生心法，在因本具，明毫無虧欠。雖與真如之體對論無虧，正欲與如來果位對論無差。今此門中，亦雖與真如不變對論不改，正欲與心生對論無差。蓋眾生心法，根塵念起，既具百界千如，三千性相，即真俗中。是故圓修行人之所修者，照此不思議境也。至於果位圓證者，證此不思議境也。故荊谿大師云：三千未顯，同名無明。三千既顯，同稱常樂。四明尊者云：又復應知，六即之義，不專在佛。一切假實，三乘人天，下至蛄蜣，地獄色心，皆須六即，辨其初後。所謂理蛄蜣名字，乃至究竟蛄蜣。以論十界，皆理性故，無非法界，一不可改。故名字去，不惟顯佛，九亦同彰。至於果成，十皆究竟。正以十界真如不變之體，而能隨緣。故使隨緣，造成十界，其體不變。今論佛果，則隨淨緣，造成佛法界。而真如性中，所具十種法界，與夫三諦，悉皆不變。但佛界現起，九界冥伏，謂之為佛。其實所具九界冥伏者，毫無所改。今為廣引經文，明證非虛。凡為五意：一證成果地圓證十界之性，二證成果地圓證三諦之體，三證成果地圓起一多之用，四證成果地圓起十界之用，五證成果地妙用之事。

一、證成果地圓證十界之性者

若廣引證諸餘大乘經典，說圓證十界，其文至多，今且近引大眾目前易見之經。如大佛頂經如來彰自證中云：我以不滅不生合如來藏，而如來藏元明心妙，即心即空，即地水火風，即眼耳鼻舌身意，即色聲香味觸法，即眼識界，如是乃至即意識界，此則如來至於果位，本具六凡法界，不失自性也。又云：即明無明，明無明盡，如是乃至即老即死，即老死盡，即苦即集，即滅即道，即智即得，此則如來至於極果，本具二乘法界，不失自性也。又云：即檀那，即尸羅，即毗黎耶，即羼提，即禪那，即般剌若，即波羅蜜多，此則如來至於果位，本具菩薩法界，不失自性也。如是乃至即怛闥阿竭，即阿羅訶三耶三菩，即大涅槃，即常即樂，即我即淨，此則如來至於果位，本具佛界，方得究竟也。以此而觀，豈非果地圓證十界之性乎？

二、證成果地，圓證三諦之體者

而如來藏妙明元心，十界俱非，正以非則遣情，纖塵而不立，即十法界皆空，般若德也。又云：而如來藏元明心妙，十界俱即，正以即則立法，萬象森然，即十法界皆有，解脫德也。又云：而如來藏妙明心元，十界俱離即離非，是即非即，正以離即俱遣，二邊不存，非即俱是，真俗宛然，法身德也。而此三諦三德，皆不離十種法界而辯，豈非因具十界三諦，修用十界三觀，果證十界三德乎？

三、證成果地圓起一多之用者

經云：我以不滅不生，合如來藏。而如來藏，惟妙覺明，圓照法界。是故於中，一為無量，無量為一。小中現大，大中現小。於一毫端，現寶王剎。坐微塵裏，轉大法輪。此正如來藏中，性具十界。依報一塵，正報一毛，一色一心，無非真如不變之體。比隨淨緣，而為依正色心之時，一毛一塵，無非法界。今稱性圓證，故稱性圓現。一即法界，乃無量之一。無量亦法界，乃一之無量。以至小亦法界，大亦法界。一毛之正報亦法界，一塵之依報亦法界。一毛一塵，法界不小。無量剎海，法界不大。不大不小，故能毛剎相容，一多自在。正類漚海器空，波濕水水。餘之六喻，亦復如是。故發真如妙覺明性，本地風光，了非奇特也。

四、證成果地圓起十界之用者

經敘觀音修耳根圓通，生滅既滅，寂滅現前，忽然超越世、出世間，十方圓明，獲二殊勝：一者、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，與佛如來同一慈力；二者、下合十方六道眾生同一悲仰。夫上合十方諸佛，下合十方六道，豈非果位圓證十界之性歟？至於從體起用，則曰：由我供養觀音如來，蒙彼如來授我如幻，聞熏聞修金剛三昧，與佛如來同慈力故，令我身成三十二應，入諸國土；三十二應，不出十界。經云：若諸菩薩入三摩地，進修無漏，勝解現圓，我現佛身而為說法，令其解脫。此從所證本具佛法界而示現者也。經云：若諸有學寂靜妙明，勝解現圓，我於彼前現獨覺身而為說法，令其解脫；若諸有學斷十二緣，緣斷勝性，勝妙現圓，我於彼前現緣覺身而為說法，令其解脫。此從所證本具緣覺法界而示現者也。經云：若諸有學得四諦空，修道入滅，勝妙現圓，我於彼前現聲聞身而為說法，令其解脫。此從所證本具聲聞法界而示現者也。經云：若有眾生欲心明悟，不犯欲塵，欲心清淨，我於彼前現梵王身而為說法，令其解脫。此從所證本具梵天王法界而示現者也。經云：若諸眾生，欲身自在，遊行十方，我於彼前，現自在天身，而為說

法，令其成就。若諸眾生，欲身自在，飛行虛空，我於彼前，現大自在天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若諸眾生，愛統鬼神，救護國土，我於彼前，現天大將軍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若諸眾生，愛統世界，保護眾生，我於彼前，現四天王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若諸眾生，愛生天宮，驅使鬼神，我於彼前，現四天王國太子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此皆從所證本具天法界而示現者也。經云：若諸眾生，樂為人王，我於彼前，現人王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此從所證人法界中至尊而示現者也。經云：若諸眾生，愛主族姓，世間推讓，我於彼前，現長者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若諸眾生，愛談名言，清淨自居，我於彼前，現居士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若諸眾生，愛治國土，剖斷邦邑，我於彼前，現宰官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若諸眾生，愛諸數術，攝衛自居，我於彼前，現婆羅門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若有男子，好學出家，持諸戒律，我於彼前，現比丘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若有女人，好學出家，持諸禁戒，我於彼前，現比丘尼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若有男子，樂持五戒，我於彼前，現優婆塞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若有女子，五戒自居，我於彼前，現優婆夷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若有女人，內政立身，以修家國，我於彼前，現女主身，及國夫人命婦大家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若有眾生，不壞男根，我於彼前，現童男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若有處女，愛樂處身，不求侵暴，我於彼前，現童女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此皆從所證本具人界差別示現者也。經云：若有諸天，樂出天倫，我現天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若有諸龍，樂出龍倫，我現龍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若有藥叉，樂度本倫，我於彼前，現藥叉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乃至若乾闥婆、阿修羅、迦樓羅、緊那羅、摩呼羅伽、人非人等，有形無形，有想無想，樂脫其倫，我於彼前，皆現其身，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此皆從所證本具天龍八部法界，乃至三途惡道，無不示現者也。下文更明與諸十方三世六道眾生，同悲仰故，令諸眾生，於我身心，獲十四種無畏功德，以至四不思議，莫非圓證十界從體起用之事。蓋未嘗有無體之用，亦未嘗有無用之體。若非眾生因心本具，諸佛果地圓證，全體起用，皆名有作神通，焉稱無謀而應？將因驗果，以果證因，性具之理，皎然明白也。

五、證成果地妙用之事者

如上所引之文，證成果上起用，具足十界，而有性善性惡兩種法門。謂之法門者，法以軌則為稱，門以出入為義。謂此性善性惡，

皆果人度生軌則。果人則從此二門出而利生，眾生則之此二門入而作佛。故稱性善性惡法門。然此二門，性善則常，性惡則變。如釋迦如來一代施化，無非行善順理之道。即以四種佛身，說半滿之教，皆性善也，常道也。若夫善不足以化，則不得不施乎惡。乃如來不得已而然，特千常之一變爾。性善法門，人所共曉。事涉多門，不能繁引。今但以理越常情，駭目驚心者，略引一二，以驗性惡法門之不虛。

略為四科：一、究竟性惡法門；二、分真性惡法門；三、相似性惡法門；四、觀行性惡法門。

一、究竟者

即釋迦如來五時施化之迹，有涉此門者，具在大藏，未能具檢。今略引六緣。

第一、最初成道降魔緣

因果經云：釋迦如來將成正覺，魔王宮殿自然動搖。魔王念言：瞿曇當成正覺，及未成道，往壞亂之。於是手執弓箭，與諸眷屬俱往樹下，語菩薩言：汝應修轉輪王業，捨出家法。今若不起，我試射汝。菩薩怡然，不驚不動。魔王挽弓放箭，停於空中。其鏃向下，變成蓮華。魔王復遣三女白菩薩言：仁者至德，願侍左右。答言：汝植小善，得為天身。不合無常，而作妖媚。今便可去，吾不相須。時三天女變成老姥，頭白面皺。魔王即以軟語誘言：汝若不樂人間，我捨天位，與五欲樂，悉將與汝。菩薩答言：汝先小修施，今得為自在天王。此福有期，要還沉溺，非我所須。魔曰：我之果報，是汝所知。汝之果報，誰復知者？菩薩答言：惟此地知。於是大地六種震動，地神涌出，而語魔言：菩薩昔以頭目髓腦、國城妻子、象馬珍寶而用布施，不可稱計，為求無上正真之道。是故汝今不應惱亂。魔聞怖懼，即自思惟：我今當更設方便，廣集軍眾，以力迫脇。時諸軍眾忽然來至，充滿虛空，執戈操劍，多頭多目，諸惡類形，圍遶菩薩。四面烟起，四海涌沸。是諸魔眾各盡威力，角目切齒，橫飛竪擲。菩薩觀之，如童子戲。空中有神隱身而言：菩薩歷劫修習善果，欲導眾生，云何汝今惱亂導師？今日決定樹下成無上道。此地乃是過去諸佛金剛之座，堪受妙定，非汝所摧。汝今冥應息憍慢意而奉事之。是時魔王聞空中聲，即還本宮。又雜寶藏經云：惡魔波旬將八十億眾欲來壞佛，語云：汝不急去，我擲汝海水。佛語波旬：汝今先能動此澡瓶，然後可能擲我海水。波旬不能

令動，軍眾壞散。佛本行經云：波旬長子商主即頂禮菩薩，求乞懺悔。白言：我父無智，觸忤大聖，願得恕亮。
客問曰：魔王以惡意加佛，佛未嘗以毫惡向之，何足以為性惡？余對曰：即世尊以惡向之，無非慈善根力，令彼自然潰散，雖謂之惡，實非惡也。況性之善惡，體本融通，於彼因善得益，謂之性善，於惡得益，謂之性惡。夫惡以不順為義，如今之降魔，令其箭鏃成花，變魔逆境以為順境，化諸天女老弊，變魔順境以為逆境，惱亂其心，皆性惡邊事也。

第二、佛化婬女令生厭苦緣

觀佛三昧經云：佛告阿難：我昔夏安居時，波羅捺國有一婬女，名曰妙意，於佛有緣。佛與難陀將往婬女舍，日日乞食。此女於我不曾恭敬，但共難陀偏生愛著。已經七日，女心念言：沙門瞿曇若能遣難陀、阿難從我所願，我當種種供養。佛告阿難、難陀：汝從今日莫往彼村。世尊獨至女樓，一日至三日，放金色光，化諸天人。此女不悟。後日世尊復將阿難、難陀在樓下行。婬女愛敬二比丘故，遙以眾華散佛及二比丘。阿難告言：汝可禮佛。女愛阿難，應時作禮。佛化作三童子，年皆十五，面貌端正。女見歡喜，為化少年投地敬禮。白少年言：丈夫，我今此舍如功德天，富貴自在，眾寶莊嚴。我今以身及以奴婢奉上丈夫，可備灑掃。若能顧納，隨我所願，一切供給，無所愛惜。化人坐床，未及食頃，女前親近言：願遂我意。化人不違。一日一夜，心不疲厭。至二日時，愛心漸息。至三日時，白言：丈夫，可起飲食。化人即起，纏綿不已。女已生厭悔，白言：丈夫，異人乃爾。化人告言：我先世法，凡與女通，經十二日，爾乃休息。女聞此語，如人食噎，既不得吐，又不得咽，身體苦痛，如被杵擣。至四日時，如被車轢。至五日時，如鐵丸入體。至六日時，肢節悉痛，如箭入心。女念言：我聞淨飯王子救濟苦人，今日何故不來救我？作是念已，懊惱自責：我從今日乃至壽終，不貪色欲，寧與虎狼、獅子、惡獸同處一室，不受此苦。作是語已，復起飯食，行坐共俱，無奈之何。化人亦嗔唾云：弊惡女，廢我事業。我今共汝合體一處，不如早死。父母宗親若來覓我，於何自藏？我寧自縊死，不堪受恥。女言：弊物，我不用爾，欲死隨意。化人取刀刺頸，血汙女身，逶迤在地。女不能勝，亦不得免。死經二日，青瘀臭黑；三日膖脹；四日爛殨，大小便利，及諸惡蟲，迸血諸膿，塗漫女身。女極惡厭，而不得離。至五日時，皮肉漸爛；至六日時，肉落都盡；至七日時，惟有臭骨，如膠如漆，粘著女身。女發誓言：若諸天神及與仙人、淨飯王子能免

我苦，我持此舍一切珍寶，以用給施。作是念時，佛將阿難、難陀、帝釋在前，擎寶(〔香爐〕)燒無價香；梵王在後，擎大寶蓋；無量諸天，作天伎樂。佛放常光，照耀天地。一切大眾，皆見如來詣此女樓。時女見佛，心懷慚愧，藏骨無處。取諸白氈，無量眾香，裹其梟骨。梟勢如故，不可覆藏。女見世尊，即為作禮。以慚愧故，身映骨上，梟骨忽然在女背上。女流淚而言：如來功德，慈悲無量。若能令我離此苦者，願為弟子，心終不退。佛神力故，梟骨不現。女大歡喜，為佛作禮，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今所珍，一切施佛。佛為呪願，梵音流暢。女聞歡喜，應時即得須陀洹道。

第三、降伏曠野鬼神緣

涅槃經云：善男子！如我一時游彼曠野聚落叢樹，在其林下有一鬼神，即名曠野。純食肉血，多殺眾生。復於其聚日食一人。善男子！我於爾時為彼鬼神廣說法要，然復暴惡，愚癡無智，不受教法。我即化身為大力鬼，動其宮殿，令不安所。彼鬼於時將其眷屬出其宮殿，欲來拒逆。鬼見我時，即失心念，惶怖躃地，迷悶斷絕，猶如死人。我以慈愍，手摩其身，即還起坐，作如是言：快哉！今日還得身命。是大神王具大威德，有慈愍心，赦我愆咎。即於我所生善信心。我即還復如來之身，復更為說種種法要，令彼鬼神受不殺戒。即於是日曠野村中有一長者，次應當死。村人已送付彼鬼神。鬼神得已，即以施我。我既受已，便為長者更立名字，名手長者。爾時，彼鬼即白我言：世尊！我及眷屬惟仰血肉以自存活，今已受戒，當何資立？我即答言：後今當勑聲聞弟子，隨其修行佛法之處，悉當令其施汝飲食。善男子！以是因緣，為諸比丘制如是戒：汝等從今常當施彼曠野鬼食。若有住處不能施者，當知是輩非我弟子，即是天魔徒黨眷屬。善男子！如來為欲調伏眾生故，示如是種種方便，非故令彼生怖畏也。第四、以木打護法鬼；第五、在一山上推羊頭鬼令墮山下；第六、復於樹頭撲護獼猴鬼；第七、令護財象見五獅子；第八、使金剛神怖薩遮尼揵；第九、亦以針刺箭毛鬼身。如來復云：雖作如是，亦不令彼諸鬼等有殘滅者，直欲令彼安住正法故，示如是種種方便。

第四、降護財醉象緣

涅槃經云：善男子！我說是慈有無量門，所謂神通。善男子！如提婆達教阿闍世欲害如來。是時我入王舍大城，次第乞食。阿闍世王即放護財狂醉之象，欲令害我及諸弟子。其象爾時踰殺無量百千眾

生。眾生死已，多有血氣。是象嗅已，狂醉倍常。見我翼從，被服赤色，謂呼是血，而復見趣。我弟子中未離欲者，四散驅走，惟除阿難。爾時王舍城中一切人民同時舉聲，號哭流淚，作如是言：恠哉！如來今日終沒，如何正覺一旦散壞？是時調達心生歡喜：瞿曇沙門歿滅甚善。從今已往，真是不現。快哉此計，我願得遂。善男子！我於爾時為欲降伏護財象故，即入慈定，舒手示之，即於五指出五獅子。其象見已，心生怖畏，失大小便，舉身投地，敬醴我足。善男子！我時手指實無獅子，乃是修行慈善根力，令彼調伏。

第五、仙豫王殺婆羅門緣

涅槃經云：我念往昔於此閻浮提作大國王，名曰仙豫，愛念敬重大乘經典。其心純善，無有麤惡、嫉妒、慳吝，口常宣說愛語、善語，身常攝護貧窮、孤獨，布施精進，無有休廢。時世無佛、聲聞、緣覺，我於爾時愛樂大乘方等經典，十二年中事婆羅門，供給所須。過十二年，施安已訖，即作是言：卿等今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婆羅門言：大王！菩提之性是無所有，大乘經典亦復如是。大王！云何乃令人物同於虛空？善男子！我於爾時心重大乘，聞婆羅門誹謗方等，聞已即時斷其命根。諸婆羅門命終之後，生阿鼻地獄，即有三念：一者、自念我從何處而來生此，即便自知從人道中來；二者、自念我今所生為是何處，即便自知是阿鼻獄；三者、自念：乘何業緣而來生此？即便自知乘謗方等大乘經典不信因緣，為國主所殺而來生此。念是事已，即於大乘方等經典生信敬心，尋時命終，生甘露蔽如來世界，於彼壽命具足十劫。善男子！以是義故，我於往昔乃與是人十劫壽命。云何名殺？善男子！以是義故，菩薩摩訶薩於諸眾生終無奪命。善男子！汝能、所問：殺婆羅門時得是地不？善男子！我時已得，以愛念故，斷其命根，非惡心也。善男子！譬如父母惟有一子，愛之甚重，犯官憲制。是時，父母以怖畏故，若擯、若殺，無有惡心。菩薩摩訶薩為護正法亦復如是，若有眾生謗大乘者，即以鞭撻苦加治之、或奪其命，欲令改往遵修善法。菩薩常當作是思惟：以何因緣能令眾生發起信心？隨其方便要當為之。

第六、如來因中救賈人緣

涅槃經云：定光佛時，有五百賈人入海求寶。有異心者念言：我今悉害賈人，獨取珍寶。時閻浮提有大導師，名曰大哀。時寐夢中海神語之：賈眾之中有一賊，欲殺五百伴，獨取寶物。假令事遂，墜

地獄中。今仁導師當行權變，令賈人不死，賊不獲罪。導師思惟七日，無餘方便，惟當殺此兇人。若白眾者，必皆興怒，當共殺之，俱隨惡趣。設我獨殺，我當受罪。吾寧自忍百千劫苦，不令賈人普被危害。復令一賊墜地獄中，先為說法，令心欣然，踊躍臥寐。佛言：大哀導師，因眾賈人興於大哀，以權方便害此一賊。命終之後，生第十二光音天上。時大哀者，則吾身也。以斯方便，超千劫生死。同船五百賈人，斯賢劫中五百佛興者是。

第二、分真即性惡法門(論文殊等諸大菩薩神通化現，事迹極多。今引一二有涉性惡法門者，以證非虛。廣載大藏，實不啻於此也。)

提婆達多惡知識緣

昔於定光佛時，釋迦為摩納婆就珍寶仙人學。學習既成，念欲報思，自惟貧乏。於時耶若達欲嫁女時，有須摩提求為女婿，聰明有智而形貌醜。摩納婆遇見論義，須摩提屈在言下。耶若達歡喜，大賜珍寶，以女妻之。摩提生忿，發誓未來世世常惱。為此因緣，常觸惱也。自是以後，經歷六道，常相觸惱，文多不載。

調達此世因緣

調達，此云天熱，亦云天授，為斛飯王子，乃是佛堂弟，阿難親兄。調達有三十相出家，誦六萬法聚，滿十二韋陀。為利養故，往詣佛所，求學神通。佛不為說，令觀無常，自可得道。復至舍利弗、目揵連乃至百弟子所，皆不為說神通之法。阿難親弟未得佗心授與通法。調達入山，學得五通，心念：誰作檀越，闍世太子有大王相？或自變身作象馬寶，於王子前抱持歊嗽。復至天上取天華、天食，語王子言：我作新佛，汝作新王，豈不快耶？有時變為小兒，闍王置之膝上，以唾歊其口中。後從佛索眾，佛呵之曰：癡人無知，尚不以眾付舍利弗及目犍連等，況汝癡人食人涕唾者！因茲結恨，別搆五法以誘佛眾。言五法者：一、糞掃衣；二、常乞食；三、坐食；四、常露坐；五、不受鹽及以五味。與正理論不同。正理云：一、不受五味，二、斷肉，三、斷鹽，四、不受割截衣，五、不居聚落邊寺。佛在王舍城，有因緣集僧，調達從座起，行五法籌云：忍此五法者是毗尼。時有五百新學無智捉籌，調達語言：不須佛及僧。便將往伽耶山，自共作羯磨。時諸比丘以此事白佛，佛言：癡人！消滅善心，墜於泥黎，一劫莫救。身子、目連往伽耶山，調達告身子曰：為眾說法，我今背痛。便右脇臥。目連現通，

身子說法，遂將五百新學還歸佛所。臥起失眾，而生嗔恨，推山壓佛。密跡金剛以杵擬之，碎石迸來，傷佛足指。華色比丘尼呵之，拳打眼出，作三逆罪。復教闍世殺父成就，害母加行，自行教佗。五逆罪故，生身墮入阿鼻地獄。

報恩經云：爾時如來即遣阿難往到地獄，問訊提婆達多苦可忍不。爾時阿難受如來教，至地獄門外，問牛頭阿旁言：為我喚提婆達多。牛頭阿旁言：汝問何佛提婆達多？過去諸佛皆有提婆達多。阿難言：我喚釋迦牟尼佛提婆達多。爾時阿旁即語提婆達多：阿難在外，欲得相見。提婆達多即言：善來阿難！如來猶能憐念於我耶？阿難言：如來遣我問訊，苦痛可堪忍不？提婆達多言：我處阿鼻地獄，猶如比丘入三禪樂。佛言：菩薩摩訶薩修大方便，引接眾生，其受生死無量大苦，不以為患。若有人言提婆達多實是惡人，入阿鼻獄者，無有是處。如來爾時即為大眾顯發提婆達多微密妙行。大方便時，無量百千菩薩得無生法忍，無量百千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無量百千人得須陀洹果乃至阿羅漢。虛空神天雨眾天華，遍覆大眾，作天伎樂，放大光明，讚言：善哉！如來所說未曾也。一切大眾聞佛說法，頭面作禮，歡喜而去。

提婆達多善知識緣

法華提婆達多品云：爾時佛告諸菩薩及天人四眾：吾於過去無量劫中，求法華經，無有懈倦。於多劫中，常作國王，發願求於無上菩提，心不退轉。為欲滿足六波羅蜜，勤行布施，心無悋惜。象馬七珍，國城妻子，奴婢僕從，頭目髓腦，身肉手足，不惜軀命。時世人民，壽命無量，為於法故，捐捨國位，委正太子，擊鼓宣令，四方求法。誰能為我說大乘者，吾當終身供給走使。時有仙人，來白王言：我有大乘，名妙法華經。若不違我，當為宣說。王聞仙言，歡喜踊躍，即隨仙人，供給所須。采果汲水，拾薪設食，乃至以身而為牀座，身心無倦。於時奉事，經於千歲，為於法故，精勤給侍，令無所乏。爾時世尊，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

我念過去劫，　為求大法故，　雖作世國王，
不貪五欲樂，　推鐘告四方，　誰有大法者？
若為我解說，　身當為奴僕。　時有阿私仙，
來白於大王：　我有微妙法，　世間所希有，
若能修行者，　吾當為汝說。　時王聞仙言：
心生大歡喜，　即便隨仙人，　供給於所須。
采薪及果蓏，　隨時恭敬與，　情存妙法故。
身心無懈倦，　普為諸眾生，　勤求於大法。

亦不為己身，　及以五欲樂，　故為大國王。
勤求獲此法，　遂至得成佛，　今故為汝說。

佛告諸比丘：爾時王者，則我身是；時仙人者，今提婆達多是。由提婆達多善知識故，令我具足六波羅蜜、慈悲喜捨、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、紫磨金色、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四攝法、十八不共神通道力，成等正覺，廣度眾生，皆因提婆達多善知識故。告諸四眾：提婆達多却後過無量劫，當得成佛，號曰天王如來、應供、正徧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，世界名天道。時天王佛住世二十中劫，廣為眾生說於妙法，恒河沙眾生得阿羅漢果，無量眾生發緣覺心，恒河沙眾生發無上道心，得無生忍，至不退轉。時天王佛般涅槃後，正法住世二十中劫，全身舍利起七寶塔，高六十由旬，縱廣四十由旬，諸天人民悉以雜華、末香、燒香、塗香、衣服、瓔珞、幢幡、寶蓋、伎樂、歌頌，禮拜供養七寶妙塔，無量眾生得阿羅漢果，無量眾生悟辟支佛，不可思議眾生發菩提心，至不退轉。佛告諸比丘：未來世中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聞妙法華經提婆達多品，淨心信敬，不生疑惑者，不墮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，生十方佛前，所生之處，常聞此經，若生人天中，受勝妙樂，若在佛前，蓮華化生。

論曰：夫順以逆成，善因惡濟。譬如火能剋金，金非火不煉；石能攻玉，玉非石不礱。是則釋迦如來性善法門究竟圓滿，全由提婆達多性惡法門多方造就。故法華云：由提婆達多善知識故，令我具足六波羅蜜、慈悲喜捨、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、紫磨金色、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四攝法、十八不共神通道力，成等正覺，廣度眾生。又曰：提婆達多却後過無量劫，當得成佛，號曰天王如來，具足十號。夫提婆達多果以惡而為之，惡則永為惡知識，長沉淪三苦海，不得受記作佛矣。又釋迦如來果視逆而為之，逆則不應云由提婆達多善知識故，令我具足六波羅蜜等而得作佛矣。求其深故，苟微性善惡法門，則無以闡揚。故列於分真性善惡法門之首，有以知上讓釋迦，下冠文殊也。然如來則全性善以起修善，以修善而臻極乎性善矣。若夫提婆達多者，豈不得云全性惡以起修惡，以修惡而臻極乎性惡？是則提婆達多本迹俱深，固不可得而思議者也。

淨名居士降天魔緣

淨名經云：佛告持世菩薩：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持世白佛：世尊！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所以者何？憶念我昔住於靜室，時魔波旬從萬二千天女，狀如帝釋，鼓樂絃歌，來詣我所。與其眷屬稽首我足，合掌恭敬，於一面立。我意謂是帝釋，而語之言：善來，憍尸迦！

雖福應有，不當自恣。當觀五欲無常，以求善本；於身命財，而修堅法。即語我言：正士！受是萬二千天女，可備掃灑。我言：憍尸迦！無以此非法之物要我沙門釋子，此非我宜。所言未訖，時維摩詰來為我言：非帝釋也，是為魔來嬈固汝耳。即語魔言：是諸女等可以與我，如我應受。魔即驚懼，念維摩詰將無惱我？欲隱形去，而不能隱；盡其神力，亦不得去。即聞空中聲曰：波旬！以女與之，乃可得去。魔以畏故，俛仰而與。爾時維摩詰語諸女言：魔以汝等與我，今汝皆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即隨所應而為說法，令發道意。復言：汝等已發道意，有法樂可以自娛，不應復樂五欲樂也。天女即問：何謂法樂？答言：樂常信佛，樂欲聽法，樂供養眾，樂離五欲，樂觀五陰如怨賊，樂觀四大如毒蛇，樂觀內入如空聚，樂隨護道意，樂饒益眾生，樂供養師，樂廣行施，樂堅持戒，樂忍辱柔和，樂勤集善根，樂禪定不亂，樂離垢明慧，樂廣菩提心，樂降伏眾魔，樂斷諸煩惱，樂淨佛國土，樂成就相好故修諸功德，樂莊嚴道場，樂聞深法不畏，樂三脫門，不樂非時，樂近同學，樂於非同學中心無恚礙，樂將護惡知識，樂親近善知識，樂心喜清淨，樂修無量道品之法，是為菩薩法樂。於是波旬告諸女言：我欲與汝俱還天宮。諸女言：以我等與此居士有法樂，我等甚樂，不復樂五欲樂也。魔言：居士！可捨此女，一切所有施於彼者，是為菩薩。維摩詰言：我已捨矣，汝便將去，令一切眾生得法願具足。於是諸女問維摩詰：我等云何止於魔宮？維摩詰言：諸姊！有法門名無盡燈，汝等當學。無盡燈者，譬如一燈燃百千燈，冥者皆明，明終不盡。如是，諸姊！夫一菩薩開導百千眾生，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於其道意亦不滅盡，隨所說法而自增益一切善，是名無盡燈也。汝等雖住魔宮，以此無盡燈令無數天子、天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為報佛恩，亦大饒益一切眾生。爾時，天女頭面禮維摩詰足，隨魔還宮，忽然不現。

文殊師利菩薩三處度夏緣

寶篋經云：時大德迦葉語舍利弗：我亦曾見文殊師利希有神通。舍利弗！爾時世尊成佛未久，我久出家。是時文殊師利童子始初至此娑婆世界，從寶王世界寶相佛所來，欲見佛釋迦牟尼，供養恭敬。爾時世尊在舍衛國祇陀林中給孤窮精舍夏坐三月。我時不見文殊師利，若如來前，若眾僧中，若於食時，若說戒日，若僧行次，都不見之。過三月已，臨自恣時，乃見其面。我即問言：文殊師利！何處坐夏？即答我言：大德迦葉！我住是舍衛大城波斯匿王後宮一月，復一月住童子學堂，復一月住諸婬女舍。我聞是已，心甚不

悅，即作是念：云何當共是不淨人而作自恣？我即出堂，便擊揵椎，欲擯文殊師利童子。爾時世尊即告文殊師利童子：汝往看是摩訶迦葉，今者何故打揵椎也？白言：世尊！我已見之，欲擯於我。佛語文殊師利童子：今可現汝自在神力神通境界，令彼聲聞心得清淨，勿於汝所生不淨心。於時文殊師利童子即入三昧，其三昧名現一切佛土。文殊師利入三昧已，十方各如恒河沙等諸佛世界，其中皆有摩訶迦葉頭陀第一，悉打揵椎。於時世尊即問我言：摩訶迦葉！汝今何故打於揵椎？我言：世尊！文殊師利自說是言：夏三月中，住王後宮及婬女舍。為擯是故，打於揵椎。爾時世尊身放光明，遍照十方，而告我言：汝今遍觀十方世界，為見何事？我時遍觀無量無邊恒河沙等十方世界，其中皆有摩訶迦葉而打揵椎欲擯文殊，是一切處亦有文殊在佛前坐。佛告我言：汝今欲擯何處文殊？為此世界？為十方界？我時即禮佛世尊足，作如是言：聽我悔過。世尊！是文殊師利法王之子，成就菩薩如是不可思議功德。我從佛所成有量智，而欲度無量智慧，以不知故而打揵椎。佛告我言：摩訶迦葉！汝之所見十方世界文殊師利，亦復夏三月住王後宮及婬女舍。此間文殊師利童子，令是波斯匿王宮中五百女人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亦令五百婬女、五百童子得不退轉無上正道。復有百千眾生以聲聞法而調伏之，無量眾生得生天上。我時白言：大德世尊！文殊師利為說何法，乃能如是教化眾生？佛言：迦葉！汝今可問文殊師利，自當答汝。我時即問文殊師利：汝說何法教化調伏如是眾生？彼答我言：非惟說法教導眾生。大德迦葉！或有眾生以娛樂而調伏之，或以護持、或以威伏、或以財攝、或以貧劣、或現大莊嚴、或現神通、或現釋身、或現梵身、或現護世身、或現轉輪王身、或隨各各所事諸天而為現身、或以軟語、或以麤語、或二俱用、或以謫罰、或以密益、或現作子。何以故？大德迦葉！眾生有於雜種之行，以雜種法而調伏之。大德迦葉！我以方便化眾生界，然後說法令其究竟畢定調伏。

文殊菩薩現神變緣

寶篋經云：爾時大德阿難復語舍利弗：我亦曾見文殊師利神通變化。大德舍利弗，昔於一時，世尊在此舍衛國祇陀林中給孤窮精舍，與大比丘僧八百人俱，諸菩薩眾萬二千人。是時興大悲雲時雨，經七日七夜而不休止。諸大德聲聞若得禪定及解脫者，若入禪定，七日不食。餘凡夫人及諸學人五日絕食，饑困羸瘦，不能往覲見佛世尊禮敬供養。我時念言：是諸比丘甚為大苦，當往白佛。我時便法佛世尊所，頂禮佛足，白佛言：世尊，諸比丘僧絕食五日，

極為羸瘦，不能從牀而自起止。世尊告我：阿難，汝今可以是事往語文殊師利，彼當充足比丘僧食。我承佛教，往詣彼文殊師利所住室中。到已，具說如是之事。時文殊師利為釋梵護世而演說法，即答我言：阿難，汝往敷座。若時已至，便擊揵椎。我從文殊師利聞是語已，即便敷座，住在一處，看文殊師利何時出房。是文殊師利普為梵釋護世天王廣演說法，名曰分別一切身三昧，不出於房。我作是念：文殊師利將不令諸比丘失食？時文殊師利凡作已身，為諸釋梵護世說是分別一切身三昧。文殊師利亦即入此分別一切身三昧已，從房而出，入舍衛大城，次華乞食。我時不見魔王波旬，作是念言：文殊師利師子吼已，入舍衛大城而行乞食。我今當蔽舍衛城中諸婆羅門、長者、居士，無入出者不令施食。爾時，文殊師利童子隨所至處，門戶悉閉無往來者。文殊師利即時觀知：是魔波旬隱蔽諸人，我今當作誠實言誓。爾時，即作是志誠言：我之所集一毛孔中所有福慧，設恒河沙等諸佛世界，滿中諸魔之所無有。我此語實，魔蔽當去。令魔自身作居士像，於四衢道諸巷陌中唱如是言：當施文殊！當施文殊！若施是者獲大果報。若施三千大千世界，其中所有一切眾生，給諸樂具百千億歲，不如施此文殊師利一指端許所生福勝。文殊師利須臾之間立此誓已，爾時諸天遍開城中一切門戶，令諸人眾皆趣文殊師利童子。時，魔波旬作居士像，於諸四衢街巷陌中唱如是言：當施文殊！當施文殊！若施是者獲大果報。若施三千大千世界，一切眾生樂供養具經百千歲，不如施此文殊師利一指端許所生福勝。時，文殊師利以神通力，令所持鉢受諸種種美妙飲食及餅果等，不相和雜如別器盛，八百比丘、萬二千菩薩所食之食在一鉢中，不見此鉢若滿若減。爾時，文殊師利童子於舍衛大城乞食已足，出舍衛城以鉢置地，語魔波旬：以為淨人，可持此鉢在前而去。時，魔波旬不能舉鉢，生慚耻心語文殊師利：我今不能舉此地鉢。文殊師利語波旬言：汝今成就大威神力，云何不能舉地小鉢？時魔波旬盡其神力，不能舉鉢如毛分許，恆未曾有，語文殊師利：我之神力舉伊沙陀山，置之手掌擲虛空中，今不能舉如此小鉢一毛分許。文殊師利語波旬言：若大眾生、大人、大力，彼所持鉢非汝波旬所能擎舉。是時文殊師利童子，即以一指持舉地鉢著波旬手，語波旬言：汝為淨人持鉢前行。時魔波旬盡力行鉢在前而去。爾時，自在天子與萬二千天子侍從圍遶，來向文殊師利童子，頂禮其足右遶已畢，語波旬言：汝非使人，何故持鉢在他前行？魔言：天子！我今不堪與有力者諍。天子語言：波旬！汝亦成就大威神力。爾時，波旬為文殊師利力所持故，答言：天子！愚癡之力是為魔力，慧明之力是菩薩力，憍慢之力是為魔力，大智慧力是菩薩力，諸邪見力是為魔力，空無相無作力是菩薩力，諸顛倒力是為魔

力，正真諦力是菩薩力，我我所力是為魔力，大慈悲力是菩薩力，貪瞋癡力是為魔力，三解脫力是菩薩力，生死之力是為魔力，無生無滅無有諸行無生忍力是菩薩力。魔王波旬說是法時，於大眾中五百天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千二百菩薩得無生法忍。時文殊師利共魔波旬，持此鉢食置迦利羅華園中已，俱出外去。我時不見文殊師利，乃至食時猶不出房。我作是念：文殊師利將不令諸比丘僧眾失於日時？當往佛所具白是事。即至佛所，頂禮佛足，白言：世尊！食時已至，文殊師利猶不出房。佛告我言：阿難！汝不到此迦利羅園中而看之耶？我白佛言：大德世尊！見一小鉢，其食滿中。佛告我言：速打揵椎集比丘僧。我言：世尊！比丘僧多，是一鉢食當與誰耶？佛語我言：汝勿慮是，設使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諸眾生等，於百千歲食此鉢食猶不能盡。何以故？是文殊師利力所持鉢。文殊師利有種波羅蜜無量功德，我聞佛語，便打揵椎集比丘僧。時此鉢食不相和雜，香美眾味取不可盡，充滿大眾鉢食不減。時魔波旬欲惱文殊師利童子，即便化作四千比丘，衣服弊壞，威儀麤惡，執持破鉢，鼻眼角睞，手拳脚跛，其形醜惡，在下行坐，以此鉢食復充足之。時魔波旬令化比丘，人人各食摩伽陀國千種之食，然此鉢食猶滿不減，令諸守園作使之人傳食疲頓。時文殊師利以神力持，令魔波旬所化比丘鉢食不減，手口俱滿而不能咽，氣閉眼張悉皆躃地。文殊師利語波旬言：汝諸比丘何不更食？惡魔答言：文殊師利！是諸比丘在地垂死，汝將不以毒食與耶？文殊師利語波旬言：已盡毒人當有何毒？內有毒者則施人毒，內無毒者不施人毒。波旬！所謂毒者名貪瞋癡，善讚法中所調伏者，若與人毒無有是處。又，魔波旬！所謂毒者，無明有愛見、我我所見、無因緣見、於名色見、愛恚瞋見、我見、眾生見，諸蓋纏計著諸陰，起種性慢報著諸入，常住三界繫著所依，守護取捨若來若去，愛著於身堅著壽命，不淨思念愛樂染心，多起諸過違逆因緣，斷見常見諂曲憍慢，妄想分別示現詐偽，執著巢窟出沒卷舒驚畏於空，於無想中生墮落想，於無作中生死畏想，於無著處生起畏想，於出生死生起縛想，於駛流示生度想，助菩提生非法想，於邪見中生正見想，於惡知識生善知識想，違佛謗法輕眾僧，不捨憍慢增長諍訟，實不實想不實實想，於欲樂中生功德想，於有為中心生狂惑，於生死行不見其過，涅槃中生驚怖想。波旬！如是諸法於妙法中名之為毒，佛正法中無如是事。波旬！甘露法者是名佛法，安隱法者是名佛法，無戲論法是名佛法，無過惡法是名佛法，無結使法是名佛法，出要之法是名佛法，無怖畏法是名佛法，無分別法是名佛法，不執自他法是名佛法，無譏呵法是名佛法，作舍、作歸依、作洲渚、作守護法是名佛法，調伏寂法是名佛法，自淨無垢照明之法是名佛法，正

向正趣法是名佛法，無諸妄想善調伏法是名佛法，善教善道隨宜之法是名佛法，自說說他法是名佛法，如法調伏諸外道法是名佛法，降諸魔法是名佛法，斷生死流法是名佛法，正念之法是名佛法，住念處故；正斷法是名佛法，斷諸惡故；神足法是名佛法，觀身心輕故；諸根法是名佛法，信為首故；諸力法是名佛法，無能降伏故；諸覺法是名佛法，次第覺故；正道法是名佛法，正流入故；三昧法是名佛法，究竟寂靜故；智慧法是名佛法，貫穿諸聖解脫法故；真諦法是名佛法，無忿恚故；諸辨法是名佛法，法辭及義樂說無滯故；明了無常、苦、無我法是名佛法，呵毀一切諸有為故；空法是名佛法，降伏一切諸外道故；寂靜法是名佛法，趣涅槃故；波羅蜜法是名佛法，至彼岸故；方便法是名佛法，善攝取故；慈法是名佛法，無過智故；悲法是名佛法，無逼切故；喜法是名佛法，滅不喜故；捨法是名佛法，所作辦故；禪法是名佛法，滅憍慢故；不斷三寶法是名佛法，發菩提心故；一切安樂無苦惱法是名佛法，不求諸有故。說是法時，魔王所將五百天子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

性善惡論卷之三

性善惡論卷之四

天台山幽谿沙門傳燈著

文殊師利菩薩降魔緣(此猶屬分真，即性惡法門第五緣。)

魔逆經云：文殊師利菩薩與大光天子演說大法。天子聞已，報曰難及(云云)，至未曾有。文殊師利！今所說者，微妙巍巍無極之慧，超異如是。而魔波旬不來至此，欲廢亂之，行於逆乎？適說是已，須臾未久。時魔波旬在於虛空興大雲雨，聲揚大音，其音普聞一切。時眾各心念言：何等聲流溢乃爾？爾時世尊告文殊師利：仁寧見魔所興亂乎？答曰：唯然，天中天！文殊師利即如其像三昧思惟，令魔自然五處見縛。尋便墮地，喚呼稱怨，恚恨罵詈：文殊師利！今當祖械鎖縛我身。文殊答曰：咄，魔波旬！復有繫縛，堅固難解，逾過於此。今者所被，如卿不覺。何謂堅縛？吾我顛倒，恩愛邪見縛，因緣繫縛。卿常為此枷鎖所縛，不自覺知。魔又啟曰：惟見原赦，使得解脫。文殊答曰：汝當興造行作佛事，我能令卿從縛得脫。魔即對曰：我於佛法無所妨廢，亦無所壞。當以何因興作佛事？文殊答曰：波旬！欲知興作佛事，乃為菩薩智慧變化。假使如來興作佛事，不足為難。魔作佛事，斯乃為奇。於是文殊師利即如其像三昧思惟，使魔波旬變作佛像，三十二相莊嚴其身，坐師子床，智慧辨才，所說如佛，而宣此言：所欲問者，一切眾生諸所狐疑，自恣所啟，當為發遣。時大迦葉問魔波旬：比丘修行，以何為縛？魔尋答曰：計我禪定而志寂然，則是有想。無想品第。想空為要，毀眾見想；想於要想；興於眾念，御無願想；壞諸所願，為泥洹想；而樂無為，毀生死想。是迦葉修行比丘之繫也。所以者何？迦葉當知，不當毀壞諸所獨見因而行空也，所謂空者諸見皆空。不當毀念未於無相。所以者何？敢可所念悉為無相。不當毀願而求無願，其所願者悉亦無願。不當毀生死而求泥洹，曉了生死不可得處則為泥洹。迦葉當知，其行泥洹不起思想，當於眾著令無所起，毀壞滅盡泥洹本淨，無所起生乃為無為。說是語時，五百比丘心逮清淨。如是乃至須菩提、舍利弗、目揵連，其尊弟子五百人等，各各自問己身所知，時魔波旬各各分別而發之。於是諸天天眾有一天子，名曰須深，問魔波旬：文殊師利！屬者講說諸魔事業，仁豈堪任重復理議？何謂菩薩之魔事？時魔答曰：天子當知，菩薩魔事則有二十。何謂二十？恐畏生死欲得解脫，遵修玩習於佛正法，稽首歸命而有望想，則為魔業。如是菩薩魔事凡有二十，具說如經。於時世尊讚魔波旬：善哉，善哉！快說於斯菩薩魔事。假使有人論此

法事，聽省奉行不從魔教，其人則建佛大道法，說講經典獲諸二十事。何為二十？大慈大哀。如是凡有二十條，具如經說。於是須深天子問魔波旬：怯哉，善利！巧為如來之所嗟歎。時魔報曰：吾身不用。快哉，善利！譬如男子鬼神著之，當可所說，計實不是其人所語、鬼神所言也。如是，仁者！今吾所說，文殊師利之所發動，不當宣傳言是我說。天子問曰：今仁變成佛身形，不以歡乎？又復相好莊嚴其身，坐師子床講說經法，不以樂耶？魔復報曰：卿等見我相好嚴身，我還自觀枷鎖繫縛。天子告曰：波旬！自歸悔過伏罪。文殊師利！文殊師利威神原赦波旬。波旬答曰：不當首悔學於大乘菩薩大士。所以者何？行菩薩者，不見缺漏瑕穢之界興嗔恚者，設壞冤恨乃當對悔稽首自歸。天子又問：菩薩忍辱為何等類？其魔報曰：菩薩忍辱有十二事。何謂十二？志性忍辱而無瑕玼。如是有十二種，如經具說。於是須深天子問魔波旬：卿若尋說此二十事至十二忍，寧踴躍乎？答曰：歡喜。須深即啟文殊師利：仁者！原赦魔波旬罪。文殊問魔：誰為繫汝？報曰：不知。誰為縛我？答曰：波旬！卿不被縛，自想為縛。一切愚癡凡夫之士其亦若茲，心本悉淨無所思念，志在想著，不知無常計有常想、苦為樂想、無身計身、不淨淨想、無色色想、無痛癢思想生死識而想五陰。如今，波旬！惡畏繫縛，何因得脫？又曰：今我不復得解脫乎？答曰：如是，波旬！已得解脫者不復更脫。何因得脫？由緣從於虛偽之想而致繫縛，蠲除此穢名曰解脫。於是文殊師利捨所建立威神感動，令魔波旬即復如故。文殊師利復與須深天子說法將畢，爾時魔波旬心懷憂戚，泣淚如雨而說此言：若此經典所流布處，諸魔波旬不得其便，脫有受持斷絕魔事。魔說此語即便沒去。

魔界行不汙，菩薩化魔緣

首楞嚴三昧經云：舍利弗白佛言：世尊，未曾有也。今說首楞嚴三昧，而是惡魔不來嬈亂。佛告舍利弗：汝欲見魔衰惱事不？唯然，已見。爾時佛放眉間白毫相光，一切眾會皆見惡魔被五繫縛，不能自解。佛告舍利弗：汝見惡魔被五縛不？唯然，已見。此惡魔者，為誰所縛？佛言：是首楞嚴三昧威神之力。爾時會中有一菩薩，名魔界行不汙，白佛言：唯然，世尊。我今當現於魔界中，自在神力，令魔得住首楞嚴三昧。佛言：隨意。時魔界行不汙菩薩即於會中忽然不現，現於魔宮，語惡魔言：汝寧不聞佛說首楞嚴三昧，無量眾生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出汝境界。亦復當度脫餘人，出汝境界。魔即報言：我聞佛說首楞嚴三昧名字，以被五縛，不能得往，所謂兩手、兩足及頭。又問惡魔：誰繫汝者？魔即答言：我

適發心，欲往壞聽受首楞嚴三昧者，即被五縛。我適復念：諸佛菩薩大有威德，難可壞亂。我若往者，或當自壞，不如自住於此宮殿。作是念已，即於五縛而得解脫。菩薩答言：如是。一切凡夫憶想分別，顛倒取相，是故有縛。動念戲論，是故有縛。見聞覺知，是故有縛。此中實無縛者、解者。所以者何？諸法無縛，本解脫；諸法無縛，本無脫故，常解脫相。世問愚癡，如來以此法門說法。若有眾生得知此義，欲求解脫，勤心精進，則於諸縛而得解脫。時魔眾中七百天女，以天香華、末香、塗香及諸瓔珞，散魔界行不汙菩薩，而作是言：我何時於魔境界而得解脫？菩薩報言：汝等若能不壞魔縛，則得解脫。云何名為魔縛？謂六十二見。若人不壞此諸見者，即於魔縛而得解脫。天女復言：云何名為不壞諸見而得解脫？答言：諸見本無所從來，去無所至。若諸知見無去來相者，即於魔縛而得解脫。諸見非有非無，若不分別有無，即於魔縛而得解脫。若無所見，是為丘見。如是正見，無正無邪。若法無正無邪，無作無受，即於魔縛而得解脫。是諸見者，非內非外，亦非中間，如是諸見亦復不念，即於魔縛而得解脫。七百天女聞說此法，即得順忍，而作是言：我等亦當於魔界中行無所汙，度脫一切魔所縛者。爾時，魔界行不汙菩薩語惡魔言：汝諸眷屬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當從此縛而得解脫。時諸天女慈愍魔故，皆作是言：可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弗於安隱生怖畏想，弗於樂中而生苦想，弗於解脫而生縛想。爾時，惡魔生諂曲心而作是言：若汝捨離菩提心者，我當發心。時諸天女以方便力而謂魔言：我等皆已捨離此心，汝便可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若一菩薩發菩提心，一切菩薩亦同是心。所以者何？心無差別，於諸眾生心皆平等。爾時，惡魔謂魔界行不汙菩薩言：我今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以是善根令我脫縛。說此言已，即自見身從縛解脫。時魔界行不汙菩薩以神通力放大光明，現淨妙身照於魔宮，魔自見身無有威光猶如墨聚。時魔眾中二百天女深著婬欲，見此菩薩身色端正起染愛心，各作是言：是人若能與我從事，我等皆當隨順其教。時此菩薩知諸天女宿緣應度，即時化作二百天子，色貌端嚴如身無異，又作二百寶交露臺勝魔宮觀。是諸天女皆自見身在此寶臺，各各自謂與此菩薩共相娛樂，所願得滿婬欲意息，皆生深心愛敬菩薩。菩薩即時隨其所應而為說法，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時魔界行不汙菩薩謂惡魔言：汝可詣佛。魔作是念：我縛已解，當詣佛所壞亂說法。爾時，惡魔眷屬圍遶行詣佛所，白言：世尊！弗復說是首楞嚴三昧。所以者何？說是三昧，我身即時被五繫縛，惟願如來更說餘事。時堅意菩薩謂惡魔言：誰解汝縛？答言：魔界行不汙菩薩解我繫縛，汝許何事而得解脫？魔言：我許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爾時，

佛告堅意菩薩：今是惡魔為解縛故發菩提心，非清淨意。如是，堅意！我滅度後後五百歲，多有比丘為利養故發菩提心，非清淨意。堅意！汝觀首楞嚴三昧勢力、佛法威神，是諸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以輕戲心、貪利養心、隨逐它心，聞是三昧而發菩提心，我皆知此心與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作因緣，何況聞是首楞嚴三昧，能以淨心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？當知此人於佛法中已得畢定。堅意菩薩白佛言：世尊！今此惡魔聞說首楞嚴三昧，為解縛故發菩提心，亦得具足佛法因緣耶？佛言：如汝所說，惡魔以聞是三昧福德因緣及發菩提心因緣故，於未來世得捨一切魔事、魔行、魔諂曲心、魔衰惱事，從今以後漸漸當得首楞嚴三昧力成就佛道。堅意菩薩謂惡魔言：如來今已與汝授記。魔言：善男子！我不以清淨心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如來何故與我授記？如佛言曰：從心有業，從業有報。我自無心求菩提道，如來何故與我授記？時佛欲斷眾會疑故，告堅意言：菩薩授記凡有四種。何謂為四？有未發心而與授記，有適發心而與授記，有密授記，有得無生法忍現前授記，是謂為四。惟有如來能知此事，一切聲聞、辟支佛所不能知，廣如經說。爾時，魔界行不汙菩薩所化天女，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各以天華散於佛上，白佛言：世尊！我等不樂密得授記，我等願得無生法忍現前授記。惟願世尊！於今與我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。佛時微笑，口出種種妙色光明，照諸世界，還後頂入。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！何因故笑？佛告阿難：汝今見二百天女合掌敬禮如來者不？已見，世尊！阿難！是諸天女已曾於昔五百佛所深種善根，從是已去當復供養無數諸佛，過七百阿僧祇劫已，皆得成佛，號曰淨王。阿難！是諸天女命終之後得轉女身，皆當生於兜率天上，供養奉事彌勒菩薩。爾時，惡魔聞諸天女得授記已，白佛言：世尊！我今自於所有眷屬不得自在，以聞說是首楞嚴三昧故，況餘聞者？若人得聞首楞嚴三昧，即得畢定住佛法中。爾時，天女以無怯心語惡魔言：汝弗大愁，我等今者不出汝界。所以者何？魔界如即是佛界如，魔界如、佛界如不二不別，我等不離是如。魔界相即是佛界相，魔法界、佛法界不二不別，我等於此法相不出不過。魔界無有定法可示，佛界亦無定法可示，魔界、佛界不二不別，我等於此法相不出不過。是故當知，一切諸法無決定，無決定故，無有眷屬，無非眷屬。爾時，惡魔憂愁苦惱，欲還天上。魔界行不汙菩薩謂惡魔言：汝欲何去？魔言：我今欲還所住宮殿。菩薩謂言：不離此眾即是汝宮殿。爾時，惡魔即自見身處本宮殿。菩薩語言：汝見何等？惡魔答言：我自見身處本宮殿，好林園池是我所有。菩薩語言：汝今可以奉上如來。魔言：可爾。適作是語，即見如來、聲聞、菩薩、一切大眾皆在其中說首楞嚴三昧。爾時，阿難語惡魔

言：汝得大利，能以宮殿施佛令住。魔言：是魔界行不汙菩薩恩力所致。堅意菩薩白佛言：世尊！是魔界行不汙菩薩住首楞嚴三昧，神力自在乃如是乎？佛言：如爾所說。今此菩薩住是三昧，能以神力隨意自在，示現一切行魔界行，而能不為魔行所汙，與諸天女現娛樂，而實不受婬欲惡法。是善男子住首楞嚴三昧，現入魔界而身不離於佛會，現行魔界遊戲娛樂，而以佛法教化眾生。

觀世音菩薩化面然餓鬼緣

燄口經云：爾時世尊在迦毗羅城尼俱律那僧伽藍所，與諸比丘并諸菩薩、無數眾生周帀圍遶，而為說法。爾時阿難獨居靜處，一心繫念，即於其夜三更之後，見一餓鬼，名曰面然，住阿難前，白阿難：而後三日，汝命將盡，即便生此餓鬼之中。是時阿難聞此語已，心生惶怖，問餓鬼言：我此灾福，作何方計，得免斯苦？爾時餓鬼報阿難言：汝於晨朝，若能布施百千那由它恒河沙數餓鬼，并百千婆羅門及仙人等，以摩伽陀國斛各施一斗飲食，并及為我供養三寶，汝得增壽，令我離於餓鬼之苦，得生天上。阿難見此面然餓鬼身形羸瘦，枯燋極醜，面上火然，其咽如針，頭髮鬈亂，毛爪長利，身如負重。又聞如是不順之語，甚大驚怖，身毛皆豎。即從座起，疾至佛所，五體投地，頂禮佛足，身心戰慄，而白佛言：救我世尊！救我善逝！過此三日，命將終盡。昨夜見一面然餓鬼，而語我言：汝於三日必當命盡生餓鬼中。我即問言：以何方計得免斯苦？餓鬼答言：汝若施於百千那由它恒河沙數餓鬼，及百千婆羅門并諸仙等飲食，汝得增壽。世尊！我今云何得免此苦？爾時，世尊告阿難言：汝今勿怖！有異方便令汝得施如是餓鬼、諸婆羅門及仙等食，勿生憂惱。佛告阿難：有陀羅尼名曰一切德光無量威力，若有誦此陀羅尼者，即成已施俱胝那由它百千恒河沙數餓鬼，及六十八俱胝那由它百千婆羅門并諸仙等前，各有摩伽陀斛、四斛、九斗飲食。佛告阿難：我於前世曾為婆羅門時，於觀世音菩薩及世間自在德力如來所受此陀羅尼，我當以此陀羅尼力，便得具足施於無量無數餓鬼及婆羅門并仙等食，以我施諸餓鬼食故，捨離此身得生天上。阿難！汝今受持此陀羅尼，當自護身。即說呪曰：

那麼薩縛。怛它揭多。縛路枳帝。唵。三呅囉。三[口*友]囉。虎吽。

佛言：阿難！若欲作此施食法者，先取飲食安置淨盤器中，誦此陀羅尼呪呪食七遍，於門內立展臂戶外，置盤淨地彈指七下。作此施已，於其四方有百千俱胝那由它恒河沙數餓鬼，於一一餓鬼前各有摩伽陀斛、四斛、九斗飲食，如是鬼等遍皆飽滿。是諸餓鬼喫此食

已，悉捨鬼身盡得生天。復言：阿難！若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若能常誦此陀羅尼并奉飲食，即為具足無量功德命得延長，即成供養百千俱胝如來功德，顏色鮮潔威德強記。一切非人、步多鬼等，夜叉、羅剎并諸餓鬼，皆畏是人心不忍見，是人即為成就具足大力勤進。復言：阿難！若欲施婆羅門及仙食者，當取飲食滿置鉢中，誦此陀羅尼呪，呪食七遍寫流水中，具足奉獻無量俱胝百千恒河沙數婆羅門并仙人等。喫此食已，諸根具足圓滿吉祥，各發其願讚歎施人。其施食人心得清淨，而便疾證梵天威德常修淨行，具足成就供養百千俱胝恒河沙數如來功德，於諸怨敵而常得勝。若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若欲供養一切三寶，應當具辦香華飲食，誦此陀羅尼呪，呪所施食及香華等二十一遍供養三寶。此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具足成就諸天妙供及無上供，尊重讚歎一切如來剎土三寶，諸佛憶念稱歎讚歎諸天擁護。佛言：汝去，阿難！當自護身并及廣為諸眾生說，令諸眾生成就具足無量功德，所生之世常值百千俱胝諸佛。

第三、相似即性惡法門

舍利弗尊者降六師緣

賢愚經云：外道六師聞如來欲來舍衛國，往白國王言：長者須達買祇陀園，欲為瞿曇興立精舍，聽我徒與共角術。沙門得勝，便聽起立。若其不如，不得起也。王召須達而問之言：今此六師云卿買園，欲為瞿曇起立精舍，來共沙門弟子較其技術。若得勝者，聽立精舍。苟其不如，便不得起。須達歸家，著垢膩衣，愁惱不樂。時舍利弗明日時到，著衣持鉢，至須達家，即問之曰：何故不樂？須達具答：此六師輩出家來久，精誠素有，所學技術無能及者。我今不知尊人技藝能與角不？舍利弗言：正使此輩六師之眾滿閻浮提，數如竹林，不能動吾足上一毛，欲角何等？自恣聽之。須達歡喜，更著新衣，沐浴香水等，即往白王：我以問之，恣聽其意。王告六師：今聽汝等共沙門角術。六師宣告國人：却後七日，當於城外與沙門角術。舍衛國中十八億人。時彼國法，擊皷會眾。若擊銅皷，八億人集。若打銀皷，十四億人集。若擊金皷，一切皆集。七日期滿，至平博處，推擊金皷，一切皆集。六師徒眾，有三億人，是時人民，悉為國王及其六師，聚設高座。爾時須達，為舍利弗而施高座。時舍利弗，在一樹下，入諸禪定，而作是念：此會大眾，習邪來久，憍慢自高，艸芥群生，當以何德而降伏之？思惟是已，即立誓言：若我無數劫中，慈孝父母，敬尚沙門婆羅門者，我初入會，

一切大眾，為我作體。六師見眾已集，而舍利弗獨未來到，便白王言：瞿曇釋子，自知無術，眾會既集，怖畏不來。王告須達：角時已到，佛弟子宜來談論。時須達至舍利弗所，長跪白言：大德！大眾已集，願來詣會。時舍利弗，從禪定起，更正衣服，以尼師壇，著左肩上，徐詳而步，如師子王，往詣大眾。是時大眾，及其六師，忽然起立，如風靡艸，不覺作禮。時舍利弗，便昇須達所敷之座。六師眾中，有一弟子，名勞度茗，善知幻術，於大眾前，呪作一樹，自然長廣，蔭覆眾會，枝葉鬱茂，華果各異。眾人咸言：此變乃是勞度茗所作。時舍利弗，便以神力，作旋嵐風，吹拔樹根，倒著於地，碎為微塵。眾人皆言：舍利弗勝。復作一池，其池四邊面皆以七寶，池水之中生種種華。舍利弗又作一大六牙白象，其一一牙上有七蓮華，一一華上有七玉女。其象徐詳往詣池邊，并含其水，池即時滅。復作一山，七寶莊嚴，眾池樹木華果茂盛。舍利弗又化作金剛力士，以金剛杵遙用指之，山即破壞，無有遺餘。復作一龍，身有十頭，於虛空中雨種種寶，雷電震地，驚動大眾。舍利弗又化作一金翅鳥王，擘裂噉之。復作一牛，身體高大，肥壯多力，犄脚利角，跑地大吼，奔突來前。舍利弗又化作師子，分裂食之。復變其身作夜叉鬼，形體長大，頭上火然，自赤如血，四牙長利，口目出火，騰躍奔趣。時舍利弗自化身作毗沙門王，夜叉恐怖，即欲退走，四面火起，無有去處。惟舍利弗邊涼冷無火，即時屈伏，五體投地，求哀脫命。辱心已生，火即還滅。眾咸唱言：舍利弗勝，勞度差不？如舍利弗身昇虛空，現四威儀，作十八變。作是變已，還攝神足，坐其本座。時會大眾見其神力，咸懷歡喜。時舍利弗即為說法，隨其福行，各得道迹。六師徒眾三億弟子，於舍利弗所出家學道。

目連現二神足力降二龍王緣

降龍經云：佛命長者阿那邠坻當行布施，即起長跪，叉手白佛：願佛眾僧明日降神到舍，欲設麤飯。佛默然受。佛告諸比丘：明早當上天投日中，下會邠坻舍飯。佛以明旦與諸比丘如彈指頃，即昇虛空。時有羅漢名曰私檀，即正衣服，於虛空中白佛言：我數上天，未曾闇冥。如今佛言：有兩龍王大瞋吐霧，是故冥闇。復有羅漢名曰受波，即白佛言：余欲止之。佛言：此二龍大有威神，汝往必當興惡吐水，沒殺人民蠕動之類。目連白佛：我欲往諫。佛言：大善。目連即到龍所。龍見目連，即口出煙。須臾出火，圍目連一重。目連以道意，亦化出火，圍龍三重。復變身入龍目中，左入右出，右入左出，如是次第從耳鼻入。出或飛入其口，龍謂目連在其

腹中矣。目連復變身遶龍十四重，以身勅兩龍。龍大恐怖，毛扇海水，動須彌山。佛遙告目連：此龍尚能吐水，沒殺天下人，汝且慎之。目連白佛：我有四禪神足，常信行之。我能取是須彌山及兩龍著於掌中，挑擲它方。又能以手撮磨須彌山，令碎如塵，令諸天人無覺知者。兩龍聞之，即便降伏。目連還復沙門，龍化為人，稽首作禮悔過。目連愚迷狂惑，不識尊神，觸犯雲霧，乞哀原罪。兩龍懺悔，前受五戒，稽首佛足，作禮而去。

優波笈多出家降魔緣

阿育王經云：舍那婆私於大醍醐山起造寺，賣香商主名曰笈多。舍那婆私以方便力教化賣香商主，令其精進。時舍那婆私獨入其家。笈多問言：聖人何故獨無弟子？我樂在家，愛五欲樂，不欲出家。若我生兒，當隨長老。乃至笈多生兒，名阿波笈多。至其長大，舍那婆私往至笈多所，語言：汝先有願，若我生兒，當與長老。今已生兒，汝當聽其隨我出家。笈多言：我今惟有一兒，若第二兒生，當與長老。乃至第二兒生，名阿那笈多。復從其求，如是不與。第三優波笈多亦從其求。答言：我當作誓，令優波笈多治生。若長若退，不得出家。不長不退，乃聽出家。是時魔王令摩偷羅國一切人眾悉買其物，令其得利。時優波笈多正自賣香。時舍那婆私長老語言：汝心心法云何為善？云何為惡？答言：不知。長老又言：若心心法與貪瞋癡相應，是名為惡。與不貪不瞋不癡相應，是名為善。是時長老以墨土白土各各為九，而語之言：若汝黑心起，取黑丸。若白心起，取白丸。時優波笈多即依其言，心不生善，乃至不得一枚白丸。如是漸進取丸，一分黑丸，一分白丸。復更思惟半黑丸，半白丸。次第念善，遂不起惡，取白丸。時摩偷羅國有淫女，名婆婆達。其有一婢，往優波笈多處買香多得。其主問言：汝於何處得此多香？將不偷耶？俾言：有賈客名優波笈多，形色具足言語微妙，以法賣物。其主聞已起婬欲心，復令其婢至優波笈多處：汝當語彼云：我欲與汝共相娛樂。優波笈多答言：相見未是其時。如是至三猶故不聽。時又召長者子往至其所，商主從北天竺來，將五百匹馬及種種物至摩偷羅國。至已問摩偷羅國人：此國何處有第一端正女人？國人答言：有一女人第一端正，名婆婆達多。商主言：我今欲以五百銀錢及種種物往至其處。是時婬女貪其物故殺長者子，取其身骸置不淨處，與其商主共相娛樂。是長者子親善知識，於不淨處覓得身骸，往白國王語言：汝可取彼婆娑達多，截其手脚及以耳鼻散置野外。即如王教。是時優婆笈多即便思惟：我於本時不樂見之共受五欲，今者欲見觀其手足及以耳鼻。便往觀之為說偈頌。

婆娑達多既聞其言，深畏生死聞佛功德，乃變其意樂於涅槃，即便說偈答優波笈多：優波笈多說四諦，臾觀其身得厭欲。界得阿那含果，婆婆達多得須陀洹果。優波笈多去已未久，婆娑達多即便命終生於天上。時長老舍那婆私往笈多所語言：汝當聽優波笈多隨我出家。笈多答言：我先有誓，今其治生不利不鈍乃聽出家。舍那婆私乃以神力，令其治生不利不鈍。是時優波笈多即自思惟，稱量筭計不利鈍。舍那婆私更至笈多所而語之言：今汝此兒是佛所記，我入涅槃百年後當作佛事，汝當聽其隨我出家。笈多即聽。舍那婆私將優波笈多往那哆寺，與其出家受具足戒，至第四羯磨，除一切結得阿羅漢果。是時舍那婆私語優波笈多言：善男子！汝佛所記，我入涅槃百年後，有比丘名優波笈多，當作佛事，後當作佛名曰無相，如是說法。是時魔王於大眾中雨於真珠以亂人心，眾人亂故無有一人能見諦者，即自思念知是魔王。至第二日倍多人來，魔王雨金又亂眾心。第三日中倍多人來，魔雨珠金及作天樂。是時眾人未得離欲，見色聞聲其心變動不復聽法。是時魔王即以華鬘繫優波笈多項，乃至優波笈多思惟：誰作此事？即知是魔。優波笈多即生此意：世尊何故不教化之？即自思惟：是我所化，佛記於我為無相佛教化人民。優波笈多取三死屍：一者死蛇，二者死狗，三者死人。以神通力變三死屍以作華鬘，往魔王處而繫其項。爾時魔王往摩醯首羅及帝釋等三十三天、四天王天，求為脫死屍而不得脫。復往大梵天處，大梵語言：善男子！十力弟子神力所作誰能脫之？如大海岸水不能破。魔王語言：云何教我？我於今者當歸誰？大梵言：汝今速往歸依優波笈多，如人於此地墮即於是起。是時魔王方知佛子神力為大，即便說偈讚佛自貴：欲界魔王，即捨慢心，自說往罪，

七歲沙彌降外道緣

阿育王經云：昔阿恕伽王深信三寶，常供養佛法僧。諸婆羅門外道等皆生嫉妬，共相聚集，揀選宿舊，取五百人，皆誦四韋陀典，天文地理，無不博達。共集議言：阿恕伽王一切盡供養剃頭髮人，我等宿舊未曾被問，當設何方便，使彼意迴？有一善祝婆羅門語諸婆羅門言：諸賢，但從我却後七日，我當以祝力作摩醯首羅身，飛行至王宮門。汝等皆當步從我後，我能使其大作供養，汝等都得。諸婆羅門皆共然可。到七日頭，善祝婆羅門即自祝身，化作魔醯首羅，於虛空中飛到王門。諸婆羅門亦皆侍從。到王門頭，遣人白王言：虛空中有魔醯首羅，將四百九十九婆羅門從空來下，今在門外。餘婆羅門在地而立，欲得見王。阿恕伽王便喚來前，坐於兩廂休上。王言：小坐，共相問訊。即語之言：魔醯首羅何能屈意，故

來相見。欲何所須？答言：須飲食。王即勑命擎五百案飲食着前。魔醯首羅等皆手推言：我從生已來，未曾食如此食。阿恕伽王答言：先不約出，不知當食何食？魔醯首羅等皆同聲言：我之所食，食剃頭人。阿恕伽王即勑一臣往雞末寺，語尊者耶奢：王宮內有五百婆羅門，一自稱言魔醯首羅，不知為是人？為是惡羅剎？請問所以，願阿闍黎來，為我駈遣使去。所使之人，是邪見婆羅門弟子，到彼眾中，情不稱實，如王所言，以語眾僧。阿恕伽王，所有五百婆羅門，貌狀似人，語是羅剎，惟作是言：正欲得汝沙門作食。上座耶奢，即語維那，鳴椎集僧，起辭眾僧言：我年老耄，我為眾僧，當如此事，眾僧安隱護持佛法，聽我使去。第二上座言：上座不應去，我身無所堪能，惟我應去。如是展轉，乃至沙彌，十六萬八千僧中，其最下頭，七歲沙彌，起至眾僧中，長跪合掌，而作是言：一切大僧，不足擾動，我既幼小，不能堪任護持佛法，惟願大眾，必聽我去。上座耶奢，極大歡喜，手摩沙彌頭言：汝應合去。使人不待，即於先去。阿恕伽王言：頗有來者不？使人答言：更相推致，令次最下沙彌來。王作是言：大者羞恥故，使小者來，使作酧對。王聞沙彌來，即出門迎，坐此沙彌，著御座上，諸婆羅門，皆大瞋恚，阿恕伽王，大不識別(云云)。沙彌問王言：何必見喚？答言：此魔醯首羅，欲得阿闍黎為食。沙彌言：我年幼小，朝來未食。王先施我食，然後當與彼食。王即勑厨宰：擎食來與。食一案食，悉皆都盡。如是擎五百案食與，皆都未足。王復勑厨宰言：所有餘食，盡持擎來與。沙彌得食，忽爾都盡。問言：足未？答言：未足。饑渴如本。厨監白王言：庫中飲食都盡，更無有食。沙彌言：撮下頭婆羅門將來，我欲食之。即時噉盡。如是悉食四百九十九婆羅門，悉皆令盡。惟有魔醯首羅，極大驚怖，飛句虛空欲去。沙彌即時座上舉手，從虛空中撮頭，復噉使盡。王即時驚怖：見噉諸婆羅門使盡，復不噉我不？沙彌知王心念，即語王言：王是佛法檀越，終無損滅，慎莫驚怕。即語王言：王能共至雞頭末寺不？王言：阿闍黎將我上天入地，皆當隨從。沙彌即時共王到寺。王見沙彌所食之食，諸眾僧等皆分共食。所食五百婆羅門，皆剃除鬚髮，被著法衣，在諸眾僧下行末坐。最初食者，最在上座，魔醯首羅最在行末。五百人見王沙彌，極生慚愧：我等尚不能與此沙彌共戰，何況與諸大眾而共拕力？猶如鶴尾俟於鑪炭，猶如蚊子與金翅鳥犄飛遲疾，猶如小兔共師子王犄其威力。如此之比，不自度量。五百婆羅門心生慚愧，得須陀洹道。

摩騰竺法蘭二大尊者降五岳道士緣

法本內傳云：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，五岳諸山道士朝正之次，自相命曰：天子棄我道法，遠求胡教。今因朝集，可以表抗之。其表略曰：五岳十八山觀太上三洞弟子褚信等六百九十人死罪上言：臣聞本上無形無名，無極無上，虛無自然。大道出於造化之前，上古同遵，首王不易。今陛下道邁義皇，德高堯舜。竊承陛下棄本追末，求教西域。所事乃是胡神，所說不參華夏。願陛下恕臣等罪，聽與試驗。臣等諸山道士，多有徹夜遠聽，博通經典。從元皇已來，太上群錄、太虛符祝，無不綜練，遠其涯極。或策使鬼神吞霞飲氣，或入火不燒，或履水不溺，或白日昇天，或隱形不測。至於方術，無所不能。願得與其比較，一則聖上意安，二則得辨真偽，三則大道有歸，四則華俗不亂。若比對不如，任聽重決。如其有勝，乞除虛妄。勅遣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，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馬寺。道士等便置三壇，壇列開二十四門。南岳道士褚善信，華岳道士劉正念，恒岳道士祖文度，岱岳道士焦得心，嵩岳道士呂惠通，霍山、天目、五臺、白鹿等十八山道士祁文信等，各賫靈寶真文、太上玉訣、三元符錄等五百九卷，置於西壇。第成子、許成子、黃子、老子等二十七家子書二百三十五卷，置於中壇。饌食奠祀百神，置於東壇。帝御行殿，在寺南門。佛舍利經像，置於道西。十五齊訖，道士等以柴荻和沉檀香為炬，繞經泣曰：臣等上啟太極大道、元始天尊、眾仙百靈，今胡神亂夏，人主信邪，正教失踪，玄風墜緒。臣等敢置經壇上，以火取驗，欲使開示蒙心，得辨真偽。便縱火焚經，經從火化，悉成煨燼。道士等相顧失色，大生怖懼，將欲昇天隱形，無力可能。禁效鬼神者，呼策不應，各懷慚恧。南岳道士費叔才，自感而死。大傅張衍語褚信曰：卿等所試無驗，即是虛妄，宜就西來真法。褚信曰：茅成子云：太上者，靈寶天尊是也。造化之作，謂之太素。斯豈妄乎？衍曰：太素有貴德之名，無言教之稱。今子說有言教，即為妄也。信默然。時佛舍利，光明五色，直上空中，旋環如蓋，遍覆大眾，映蔽日光。摩騰法師，踊身高飛，坐臥空中，廣現神變。於時天雨寶華，在佛僧上。又聞天樂，感動人情。大眾咸悅，歎未曾有。皆遶法蘭，聽說法要。并吐梵首，歎佛功德。亦令大眾，稱揚三寶。說善惡業，皆有果報。云道三乘，諸相不一。又說出家功德，其福最高。初五佛寺，同梵福量。司空陽城候劉峻，與諸官人士庶等千餘人出家。四岳諸山道士呂惠通等，六百三十人出家。陰夫人、王婕妤等，與諸宮人二百三十人出家。便立十所寺，七所城外安僧，三所城內安尼。傳有五卷，略不備載。

南岳大師降道士緣

佛祖統紀云：大師初住南岳時，九仙觀道士歐陽正則覩山有勝氣，謀於眾曰：此氣主褐衣法王，彼盛則吾法衰矣。乃鑿斷岳心，釘石為誣蠱事，埋兵器於山上，因詭奏曰：北僧受齊募而為之。宣帝遣使考驗，初度石橋，有兩虎號吼，使者驚退。次日復進，師曰：檀越前行，貧道當續至。越七日，度使者尚未至，始飛錫而往金陵，四門皆見師入。使者既至，遂同進謁。帝坐便殿，見師乘空而下，梵相異常，驚悟其神，一無所問。以道士誣告罔上，令案治之，罪當棄市。師請曰：害人之命，非貧道意。乞放還山，給侍僧眾，亦足小懲。帝可之，敕有司治錢為十四券，識道士十四名，周回其上，封以敕，即令隨師還山。將行，餞以殊禮，稱為太禪師。思大之名，蓋得於此。初敕寓棲玄寺，嘗往瓦官精舍，遇雨不濕，履泥不污。僧立慧暠遇諸塗，歎曰：此神異人，何以至此！自是舉朝道俗傾心歸仰。大都督吳明徹每親道論，欲奉以犀枕，未敢言。師曰：欲與枕便可。明徹蓋大驚異。師既復還山中，說法如故。道眾以老病告，願奉田數頃充香火，用贖老身。師曰：欲留田，當從汝願。因名留田莊。所賜銕券悉收藏之，勒石記其事，名曰陳朝皇帝賜南岳思大禪師降伏道士銕券記。

智者大師華頂降魔緣

寺北別峯，呼為華頂。登眺不見群山，暄涼永異餘處。大師捨眾，獨往頭陀。忽於後夜，大風拔木，雷震動山。魑魅十群，一形百狀。或頭載龍蚖，或口出星火。形如黑雲，聲如霹靂。倏忽轉變，不可稱計。圖畫所寫降魔等變，蓋少小耳。可畏之相，復過於是。而能安心，湛然空寂。逼迫之境，自然散失。又作父母師僧之形，乍枕乍抱，悲咽流涕。但深念實相，體達本無。憂苦之相，尋復消滅。強輒二緣，所不能動。明星出時，神僧現曰：制敵勝怨，乃可為勇。能過斯難，無如汝者。既安慰已，復為說法。說法之辭，可以意得，不可以文載。當於語下，隨句明了。披雲飲泉，水日非喻。即便問曰：大聖是何法門？當云何學？云何弘宣？答：此名一實諦。學之以般若，宣之以大悲。從今已後，若自兼人，皆吾影響。

智者大師玉泉山降魔緣

大師初至當陽，望沮漳山色推藍，欲卜清溪以為道場，意嫌迫隘，遂上金龍池北百餘步，有大木婆娑偃蓋，中虛如菴，乃於其處趺坐入定。一日天地晦冥，風雨號怒，妖恠殊形，倏忽千變，有巨蟒長

十餘丈，張口內向，陰魔列陳，砲矢如雨，經一七日，了無懼色。師憫之曰：汝所為者，生死眾業，貪着餘福，不自悲悔。言訖，眾妖俱滅。其夕雲開月明，見二人威儀如王，長者美髯而豐厚，少者冠帽而秀發，前致敬曰：予即關羽，漢末紛亂，九州瓜裂，曹操不仁，孫權自保，予義臣蜀漢，期復帝室，時事相違，有志不遂，死有餘烈，故王此山。大德聖師，何枉神足？師曰：欲於此處建立道場，以報生身之德耳。神曰：願哀愍我愚，特垂攝受。此去一舍，山如覆船，其土深厚，弟子當與子平建寺化供，護持佛法，願師安禪七日，以須其成。師既出定，見湫潭千丈，化為平址，棟宇煥麗，巧奪人目，神運鬼工，其速若是。師領眾入居，晝夜演法。一日神白師曰：弟子今日獲聞出世聞法，願洗心易念，求受戒法，永為菩提之本。師即秉鑪授以五戒，於是神之威德照布千里，遠迸瞻禱，莫不肅敬。

客曰：誠如師引，則吾儒黃帝之戰蚩尤，成湯之放桀，伊尹之放太甲，禹王之殛防風氏，武王之伐紂，孔子之誅少正卯，獨不得稱性惡法門歟？予對曰：以逆犯順，以邪干正，謂之修惡；以順誅逆，以正祛邪，謂之修善。然則蚩尤、桀、太甲、紂、防風氏、少正卯，現世則造三途之因，以受征、放、殛、伐之華報；將來必墮三途，以受剉、燒、舂、磨之果報，皆修惡也。而聖人以大公至正(〔之道〕)征之、放之、殛之、伐之、誅之，皆人倫道中之修善也。至於歷代帝王，或以王師而破逆，或殺一夫以定天下，或殺千萬人以安百姓，皆修善也。其若中間容一毫私心以拂乎天理，或幸而有天下，或不幸而失天下，皆修惡也。或王道、伯道以兼行，仁義、詐力而雜用，則善惡為之混，邪正為之淆矣。若夫性惡法門，譬如轉輪聖王能破一切怨敵，亦不有所破者。是故一切如來雖示現乎殺，而實未嘗有所殺，不過無量劫來所修慈善根力，令一切眾生見如此事，而獲乎種種利益。矧此道理，在昔之世，如來之所未嘗闡；方今之時，天台之所未嘗弘，則此方儒聖烏足以知之？而況全性以行之乎？

性善惡論卷之四

性善惡論卷之五

天台山幽谿沙門傳燈著

客曰：果地圓證，一無所改，已聞教矣。云何名為隨淨圓修全修在性門？余曰：前明真如隨緣十界差別門中，凡分兩義：一隨淨緣，一隨染緣。慈雲圖說，其義尚略。今欲廣明此義，故以因心本具，毫無虧欠者，重發明之。而云圓修者，對隨染九界之修，不得稱性圓修故也。又復應知九界之修，亦莫非全性起修，一一圓融。第迷了不同，故謂之圓不圓爾。故四明尊者妙宗鈔釋心分垢淨，行開善惡云：心即迷了二心，行即違順二行。六道三教，迷三德性，為三惑染，故曰垢心。身口諸業，違理有作，皆名惡行。惟圓頓教，了三德性，離三惑染，方名淨心。身口諸業，順理無作，稱為善行。故知修之偏圓，行之逆順，全在了不了上分途。蓋事中九法界，乃全性惡以起修惡。事中佛法界，乃全性善以起修善。既全性起，有何一法不即佛法？猶如即波見水，即器見空，乃至即萬彙以見陽春。是故諸圓頓大乘經典，即修善以觀性善者少，即修惡以觀性惡者多。如淨名云：生死即涅槃，煩惱即菩提。生死煩惱，修惡也。菩提涅槃，性惡也。修之善惡雖分，性之善惡無分。教門所謂性惡融通，無法不趣，任運攝得佛界性善是也。又云：淫怒癡即是解脫。又云：六十二見為如來種。又云：六根皆即淨土。又云：無離文字以說解脫。無行經云：貪欲即是道，瞋恚亦復然，如是三法中，具一切佛法。無非令修者不須轉側，達修惡以即性惡耳。又如圓覺楞嚴，教極圓頓，其中修門，亦無非令人即修惡以達性惡。文雖不言，旨 極符契。今於圓覺，但舉綱要，而於楞嚴，乃廣引證以發明之。圓覺文殊章，明如來本起因地云：永斷無明，方成佛道。云何無明？一切眾生，從無始來，種種顛倒，妄認四大以為身相，六塵緣影為自心相。然後以奢摩他檢身歸於四大，達身無身相；檢心歸於六塵緣影，了心無心相；乃至(〔云知〕)是空華，即無輪轉。身心無明幻化，修惡也；達之本空觀，修惡即性惡也。故曰：知幻即離，不作方便；離幻即覺，亦非漸次。若楞嚴經二十五聖，各陳圓通，亦無非全修惡以即性惡。蓋六根、六塵、六識、七大，皆六道凡夫修惡邊事。惟三乘與偏教所觀，或即修惡分入空如來藏之性惡，以融通乎性善；或即修惡分入不空如來藏之性惡，以融通乎性善；或全入三種如來藏，即修惡觀性惡，以融通乎性善。其餘分入者，不能具引。今約烏芻瑟摩等七大菩薩全入者，以發明之，使從事圓頓者，有所適從。

第一、明依火大隨淨圓修全修在性者

經云：烏芻瑟摩於如來前，合掌頂禮佛之雙足，而白佛言：我常先憶久遠劫前，性多貪欲，有佛出世，名曰空王，說多淫人成猛火聚，教我徧觀百骸四肢諸冷煖氣，神光內凝，化多淫心成智慧火。從是諸佛皆呼召我，名為火頭。我以火光三昧力故，成阿羅漢，心發大願。諸佛成道，我為力士，親伏魔冤。佛問圓通，我以諦觀身心煖觸，無礙流道。諸漏既銷，生大寶燄，證無上覺，斯為第一。釋曰：性多貪欲，九界修惡中之最下者，乃地獄之因。空王如來說多淫人成猛火聚者，示其華報有虛勞痰火厓瘵之疾，果報有地獄歷劫猛火燒然之苦也。教我遍觀百骸四肢諸冷煖氣者，正觀修惡之火為性惡之火也。神光內礙，化多淫心成智慧火者，乃觀之既久，化修惡之火為性惡之火。性惡融通，無法不趣，任運攝得佛界性善也。從是諸佛皆呼召我，名為火頭。我以火光三昧成阿羅漢，心發大願：諸佛成道，我為力士，親伏魔冤。正以從火大修惡得悟，以火光三昧而作佛事，行菩薩道，為性惡法門也。良 由無始從如來藏中，性火真空，性空真火，清淨本然，周遍法界三德，以為業、惑、苦三道。而此三道，即是三因。故今可觀修惡之火，即性惡之火。故曰：教我遍觀百骸四肢諸冷煖氣，神光內凝，化多淫心成智慧火。所謂隨緣不變，差而無差者是也。夫觀身心煖觸，無礙流通，體真而止也。遍觀百骸四肢，方便隨緣而止也。化多淫心成智慧火，恩二邊分別而止也。體真成而清淨般若之德復，方便成而本然解脫之德證，息二邊成而法身之德圓。豈非隨淨圓修，而全修在性乎？

第二、明依地大隨淨圓修全修在性者

經云：持地菩薩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而白佛言：我念往昔普光如來出現於世，我為比丘，常於一切要路津口、田地險隘，有不如法妨損車馬，我皆平填，或作橋梁，或負沙土，如是勤苦。經無量佛出現於世，或有眾生於闤闠處要人擎物，我先為擎，至其所詣，放物即行，不取其直。毗舍浮佛現在世時，世多饑荒，我為負人，無問遠近，惟取一錢。或有車馬被於泥溺，我有神力為其推輪，拔其苦惱。時國大王延佛設齊，我於爾時平地待佛，毗舍如來摩頂謂我：當平心地，則世界地一切皆平。我即心開，見身微塵與造世界所有微塵等無差別，微塵自性不相觸摩，乃至刀兵亦無所觸。我於法性悟無生忍，成阿羅漢，迴心今入菩薩位中，聞諸如來宣妙蓮華。佛

知見地，我先證明而為上首。佛問圓通，我以諦觀身界二塵等無差別，本如來藏虛妄發塵，塵銷智圓，成無上道，斯為第一。
釋曰：我於爾時平地待佛者，此菩薩以平地為得悟之緣也。當平心地，則世界地一切皆平者，夫平地以身，平心以智。地為隨緣之幻色，心為性色，即真空隨緣。平地則以一念歷千差不變，平心則會千差歸一性。歷千差則萬念以紛馳，故為煩惱、為生死；歸一性則一道而坦然，故為菩提、為涅槃。是以平大地則心地反致於不平，此所謂無差而差也；平心地則世界地一切以皆平，此所謂差而無差也。故觀之未幾，我即心開，見身微塵與造世界所有微塵等無差別。此則豈惟造世界一切皆平，即依正二報之地大，亦等無差別，一切皆平也。苟非全性惡之性色不變，隨緣無差而差，以為九界依正之色，焉能身塵依色等無差別，不相觸摩，乃至刀兵亦無所觸，隨緣不變，差而無差哉？正以能達修惡之色即性惡之色，性惡融通，無法不趣，任運攝得佛界性善，故能塵銷智圓，成無上道也。以三止言之，所謂相在塵域，如器中鍠，聲出於外，禪那法身以為之主，雙遮雙照，三諦俱觀者也。

第三、明依水大隨淨圓修全修在性者

經云：月光童子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：我憶往昔恒河沙劫，有佛出世，名為水天。教諸菩薩修習水觀，入三摩地。觀於身中，水性無奪。初從涕唾，如是窮盡津液精血，大小便利。身中旋復，水性一同。見水身中與世界外浮幢王剎諸香水海等無差別。我於是時初成此觀，但見其水，未得無身。當為比丘，室中安禪。我有弟子窺窓觀室，惟見清水徧在室中，了無所見。童稚無知，取一瓦礫投於水內，激水作聲，顧盼而去。我出定後，頓覺心痛，如舍利弗遭違害鬼。我自思惟：今我已得阿羅漢道，久離病緣，云何今日忽生心痛，將無退失？爾時童子捷來我前，說如上事。我則告言：汝更見水，可即開門，入此水中，除去瓦礫。童子奉教。後入定時，還復見水，瓦礫宛然，開門除出。我後出定，身質如初，逢無量佛。如是至於山海自在通王如來，方得已身，與十方界諸香水海性合真空，無二無別。今於如來得童真名，預菩薩會。佛問圓通，我以水性一味流通，得無生忍，圓滿菩提，斯為第一。
釋曰：觀於身中水性無奪者，悟性惡之水不二法門也。初從涕唾，如是窮盡津液精血大小便利，身中旋復水性一同，觀正報之水修惡即性惡也。見水身中與世界外浮幢王剎諸香水海等無差別者相似，證依報之水修惡即性惡也。未出分段故不得亡身，至於山海自在通王如來方得亡身，至分真變易方得與十方界諸香水海性合真空無二

無別，豈非深證性水真空、性空真水清淨本然周遍法界乎？夫一自如來藏中真如不變，性水真空、性空真水清淨本然周遍法界，隨眾生心應所知量，循業發現無差而差，為九法界依正二報之水。苟非隨緣不變，焉能依正二水厥性無奪，觀之既久，能使性合真空無二無別乎？此以全性起修，用中道禪那，如器中鍠，聲出於外者為之主，故得水性一味流通，得無生忍也。

第四、明依風大隨淨圓修全修在性者

經云：琉璃光法王子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而白佛言：我憧往昔經恒沙劫，有佛出世，名無量聲，開示菩薩本覺妙明。觀此世界及眾生身，皆是妄緣風力所轉。我於爾時觀界安立，觀世動時，觀身動止，觀心動念，諸動無二，等無差別。我時了覺此群動性，來無所從，去無所至，十方微塵顛倒眾生同一虛妄。如是乃至三千大千一世界內所有眾生，如一器中所有蚊蚋啾啾亂鳴，於分寸中鼓發狂鬧。逢佛未幾，得無生忍。爾時心開，乃見東方不動佛國，為法王子，事十方佛，身心發光，洞徹無礙。佛問圓通，我以觀察風力無依，悟菩提心，入三摩地，合十方佛傳一妙心，斯為第一。
釋曰：無量聲如來，開示菩薩本覺妙明，宜從本覺不動之性以觀之。今乃觀此世界及眾生身，皆是妄緣風力所轉，乃即修惡之風，觀其隨緣風力，差而無差者也。夫一自如來藏中，真如不變，性風真空，性空真風，清淨本然，周遍法界，無差別體。而隨九界眾生心應所知量，以為世界依報之風，及為眾生正報之風，而有種種差別。然而莫非全性以起修，全修而在性，故可即差別以觀乎無差別。故曰：我於爾時，觀界安立，觀世動時，觀身動止，觀心動念，諸動無二，等無差別。此固會風性之無差也。若夫會性風真空，性空真風，清淨本然，周遍法界者，則曰：我時覺了此群動性，來無所從，去無所至(云云)。不惟見風空性一，亦乃了動無所動。夫以不動以待乎動，了動中有不動者在，猶有所待也。即動以悟乎來無所從，去無所至，固無所待也。故能逢佛未幾，得無生忍。爾時心開，乃見東方不動佛國，為法王子。非以動寂了無對，全修而在性乎？

第五、明依空大隨淨圓修全修在性者

經云：虛空藏菩薩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：我與如來定光佛所，得無邊身。爾時手執四大寶珠，照明十方微塵佛剎，化成虛空。又於自心現大圓鏡，內放十種微妙寶光，流灌十方，盡虛空際

諸幢王剎，來入鏡內，涉入我身。身同虛空，不相妨礙。身能善入微塵國土，廣行佛事，得大隨順。此大神力，由我諦觀四大無依，妄想生滅，虛空無二，佛國本同，於同發明，得無生忍。佛問圓通，我以觀察虛空無邊，入三摩地，妙力圓明，斯為第一。

釋曰：此菩薩所得無邊身，乃觀修惡晦昧之空，以為性惡之真空。此性惡空與性善空無二法界，以法界無邊故身亦無邊。又不獨此也，即性惡空是性惡色，火風水三亦復如是。菩薩證此妙空，即此而備妙用，爾時手執四大寶珠，照明十方微塵佛剎，化成虛空以表示之。此則正顯不惟證虛空之無邊，亦證四大性之無邊；不惟於空入性惡法門，而於四大性惡法門而等入之；不惟證五大之無邊，亦證十法界五陰實法依報國土之無邊。是故又於自心現大圓鏡，內放十種微妙寶光，流灌十方盡虛空際諸幢王剎，來入鏡內涉入我身，身同虛空不相妨礙，善能身入微塵國土，廣行佛事得大隨順。非以心界融通、依正不二、一多無礙、小大相容、妙用現前、性體不隔而然乎？始從真如不變性空真覺中，隨心循業應所知量，以為晦昧之空。四大之空固無差而差矣，今所證空則隨淨圓修，全修在性，即差別而無差別。故曰：此大神力，由我諦觀四大無依、妄想生滅、虛空無二、佛國本同，於同發明得無生忍。

第六、明依識大隨淨圓修全修在性者

經云：彌勒菩薩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：我憶往昔經微塵劫，有佛出世，名日月燈明。我從彼佛而得出家，心重世名，好遊族姓。爾時世尊教我修習惟心識定，入三摩地。歷劫以來，以此三昧事恒沙佛，求世名心，歇滅無有。至然燈佛出現於世，我乃得成無上妙圓識心三昧。乃至盡空如來國土，淨穢有無，皆是我心變化所現。世尊！我了如是惟心識故，識性流出無量如來。今得授記，次補佛處。佛問圓通，我以諦觀十方惟識，識心圓明，入圓成實，遠離依他及遍計執，得無生忍，斯為第一。

釋曰：前經明本如來藏性識，明知覺，明真識，妙德瑩然，遍周法界者，真如不變之體也。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，循業發現者，隨淨心善業，則為第九菴摩羅白淨之識；隨染心惡業，則為菩薩二乘之八識，則為六道凡夫之八、七、六識。所謂不變隨緣，無差而差也。即此經文所謂心重世名，好遊族姓者也。爾時，世尊教我修習惟心識定，入三摩地，乃即修惡之三識，以觀性惡之真如，求世名心，歇滅無有，已破六識、七識之遍計執性也。乃至得成無上妙圓識心三昧，破去八識，得證第九真常淨識也。莫非悟真如不變，無

差而差，故可即差別而會歸無差。既當時全性以為修，故可即全修而在性。能了達乎此，是為依識大，隨淨圓修，全修而在性也。

第七、明依根大隨淨圓修全修在性者

經云：大勢至法王子，與其同倫五十二菩薩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：我憶往昔恒河沙劫，有佛出世，名無量光。十二如來，相繼一劫。其最後佛，名超日月光。彼佛教我念佛三昧。譬如有人，一專為憶，一人專忘。如是二人，若逢不逢，或見非見。二人相憶，二憶念深。如是乃至從生至生，同於形影，不相乖異。十方如來，憐念眾生，如母憶子。若子逃逝，雖憶何為？子若憶母，如母憶時，母子歷生，不相違遠。若眾生心，憶佛念佛，現前當來，必定見佛。去佛不遠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開。如染香人，身有香氣，此則名曰香光莊嚴。我本因地，以念佛心，入無生忍。今於此界，攝念佛人，歸於淨土。佛問圓通，我無選擇。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，得三摩地，斯為第一。

釋曰：前經雖明根大，而義說則以見大而例五根，備約六根以明不變隨緣、隨緣不變之旨 。故曰：如一見根，見周法界，聽鼻嘗觸，覺觸覺知，妙德瑩然，遍周法界，圓滿十虛，寧有方所？今且以一見根言之，有真見，有見精，有妄見。真見即真如不變之性也，即所謂性覺妙明，本覺明妙也。見精即隨緣之始，瞥 然晦昧，體是無記，識精中見分也，所謂妄為明覺是也。妄見即緣塵分別，所謂因明立所，所既妄立，生汝妄能，無同異中熾然成異，自無差別而為差別者也。此與首卷菩提涅槃元清淨體，則汝今者識精元明，能生諸緣，緣所遺者同，第無始與今日之不同耳。苟欲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，正當於此會隨染緣修惡，原從無差以為差，故可即今差別者，以無差體達見精修惡即是性惡。蓋見精即識精也，真見即菩提涅槃元清淨體也。若見見之時，見非是見，見猶離見，見不能及，則隨淨圓修，全修在性之旨 得矣。一根如此耳，根與餘根皆然。即以此而為勢至菩薩以念佛心入無生忍，亦無所而不可。蓋念佛有念自佛三身者，有念它佛三身者，有合自它三身同念者。若見見之時，見非是見，能如是見，則自性三身俱念。如能見屬智，則果成報身，因中即念報身，經云妙菩提路是也。所見屬性，則果成法身，因中即念法身，經云清淨實相是也。天台大師云：菩提智與法性相應相冥。相應者，如函蓋相應；相冥者，如水乳相冥。如水銀和真金，能塗諸色像，功德和法身，處處應現往。是故見見之時，見非是見，見猶離見，見所不及，成解脫德。至果能成應身，豈非見見功夫，三身具念乎？抑以此而念自佛之法身者，而念它佛之法

身，泯然無跡，了罔邊畔，自它俱見，不隔毫端。以此而念它佛報身應身時，靡不居吾法性之中，無能所，絕待對，所謂境為妙假觀為空，境觀雙忘便是中，忘照何曾有前後，一心融絕了無踪是也。苟微此念，焉能以念佛心入無生忍耶？眼根如此，觀音耳門三昧例然，餘人圓通鼻舌身意例然。觀根皆此，觀識觀塵亦復例照，猶如藥王執毒為藥。是故能了真如性善性惡，不變以為隨緣，修善修惡，隨緣當體不變者，可以拈一莖艸為千丈舍那之身，舉一微塵可以為西方清泰之國，盡大地拈來，無非雪山藥王樹也。

客曰：隨淨圓修全修在性門之旨 ，已領教矣。云何名為隨淨圓證舉一全收門？予曰：隨淨圓證者，如上所引七大菩薩，各依一大以事圓修，至果亦各依一大以為圓證。略如月光童子，依水悟道，至於果證，方得亡身，與香水海性合真空，無二無別，豈非隨淨圓證一大乎？然而既曰性合真空，無二無別，是則性色真空，性火真空，性風真空，性覺真空，性見覺明，性識明知，此之文意，皆於第三卷一一會通者，莫不與水大性合真空，無二無別，非舉一而全收乎？又此七門，皆觀修惡以即性惡，不但性惡融通，無法不趣，而任運攝得佛法界性善，亦乃性善融通，無惡不具，而任運攝得九法界性惡。故圓修行人，至於果成，九皆究竟。四明尊者謂蛣蜣等皆須六即，判其初後，正此意也。客又問曰：圓頓教旨 ，明真如不變隨緣，隨緣不變，義亦盡矣，蔑以加矣，何必定須論乎性具？予對曰：天台一家宗旨 ，明隨緣義，有隨緣變者，別教是也，有隨緣不變者，圓教是也。變與不變，正在教中所論具與不具，具則隨緣不變，屬於圓教，隨緣若變，正因不具，是故判入別教。是則隨緣不變之旨 ，全在性具之功，那云不必論乎性具？客又問曰：隨緣不變，約具以明，此固當然，何必定須性具十界乎？予對曰：性具之理，若不具明十界依正色心昧者，但云性具佛界，不具九界，是則必須破九界以證佛界。何以故？以九法界非性具故，乃但中佛性，隨染緣之所搆造。如淳善人，性不具惡，忽被惡人所逼，隨緣強作。諸惡既非其能，故說善人果然為惡。苟欲復其良 善，必須大加翻悔，改惡遷善，故不足稱為君子不器，善惡皆能。若圓教人，以知性具十界，故能隨染緣造於九界，如全水為波，全水為氷。是故一切迷中，染惡二法，皆性具故，但彰己能，何過之有？以非過故，迷中二法，當體佛性。修中全九界，即是本性中九界。全修即性，名為成佛，無別他佛可成。又問曰：性具明乎十界，是則成道之時，但成佛果。修善性善，義已周足，何須更立性惡法門之稱？予對曰：立此性惡法門，事非小小，凡有五大因緣：一、理體本來具足故；二、照性可以成修故；三、果地圓證，莫非妙法故；四、起妙用時，須施十界故；五、根性不同，攝機須遍故。餘之四義，

前文已具。根性不同，攝機須遍，今當明之。凡為二意：一、明菩薩度生，須此法門故；二、明眾生機緣，須此入道故。

菩薩度生須此法門

又有二種：一者、示現無量，不乏此門故；二者、自利因，此即用利生故。

示現無量不乏此門

已如前果地圓現，毫無虧欠門中說。

第二自利因此即用利生

今當明之，凡二義：初、引義證；二、引人證。

初義證

如淨名經說：爾時，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：菩薩云何通達佛道？答曰：若菩薩行五無間而無恚惱；至於地獄，無諸罪垢；至於畜生，無有無明、憍慢等過；至於餓鬼，而具足功德；行色、無色界，不以為勝；示行貪欲，離諸染著；示行瞋恚，於諸眾生無有恚礙；示行愚癡，而以智慧調伏其心；示行慳貪，而捨內外所有，不惜身命；示行毀禁，而安住淨戒，乃至小罪猶懷大懼；示行嗔恚，而常慈忍；示行懈怠，而勤修功德；示行亂意，而常念定；示行愚癡，而通達世間、出世間慧；示行諂偽，而善方便隨諸經義；示行憍慢，而於眾生猶如橋梁；示行諸煩惱，而心常清淨；示入於魔，而順佛智，不隨他教；示入聲聞，而為眾生說未聞法；示入辟支佛智，而成就大悲，教化眾生；示入貧窮，而有寶手，功德無盡；示入形殘，而具相好，以自莊嚴；示入下賤，而生佛種中，具諸功德；示入羸劣醜陋，而得那羅延身，一切眾生之所樂見；示入老病，而永斷病根，超越死畏；示有資生，而恒觀無常，實無所貪；示有妻子、綵女，而常樂遠離五欲淤泥；現於訥鈍，而成就辯才，總持無失；示入邪濟，而以正濟度諸眾生；現遍入諸道，而斷其因緣；現於涅槃，而斷生死。文殊師利！菩薩能如是行於非道，通達佛道。
釋曰：如此經文，可以證菩薩以性惡法門而化度眾生通達佛道也。

於是維摩詰問文殊師利：何等為如來種？文殊師利言：有身為種，無明、有愛為種，貪、恚、癡為種，四、顛倒為種，五、蓋為種，六、入為種，七、識為種，八、邪法為種，九、惱為種，十、不善道為種。以要言之，六十二見及一切煩惱皆是佛種。曰：何謂也？答曰：若見無為入正位者，不能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，卑濕淤泥乃生蓮華；如是見無為法入正位者，終復不能生於佛法，煩惱泥中乃有眾生起佛法耳。又如植種於空終不得生，糞壤之地乃能滋茂；如是入無為正位者，不生佛法，起於我見如須彌山，猶能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生佛法矣。是故當知，一切煩惱為如來種。譬如不下巨海，不能得無價寶珠；如是不入煩惱大海，則不能得一切智寶。
釋曰：如此經文，可以證觀修惡即性惡，任運攝得佛界性善，可以為如來種也。

第二、引人證者

略引三緣。

初、婆須密多女緣

華嚴經云：善財童子見師子嚬申已，復告之言：善男子！於此南方，有一國土，名曰：險難。此國有城，名：寶莊嚴。中有女人，名：婆須密多。汝詣彼問：菩薩云何學菩薩行，修菩薩道？時善財童子頂禮其足，遶無數市，殷勤瞻仰，辭退而去。爾時，善財童子大智光明，照啟其心，思惟觀察，見諸法性，得了知一切言音陀羅尼門，得受持一切法輪陀羅尼門，得與一切眾生作所歸依大悲力，得觀察一切法義理光明門，得充滿法界清淨願，得普照十方一切法智光明，得遍莊嚴一切世界自在力，得普發起一切菩薩業圓滿願。漸次遊行，至險難國寶莊嚴城，處處尋覓婆須密女。城中有人，不知此女功德智慧，作如是念：今此童子，諸根寂靜，智慧明了，不迷不亂，諦視一尋，無有疲懈，無所取著，目視不瞬，心無所動，甚深寬廣，猶如大海。不應於此婆須密女，有貪愛心，有顛倒心，生於淨想，生於欲想。不應為此女色所攝。此童子者，不行魔行，不入魔境，不沒欲泥，不被魔縛，不應作處，已能不作。有何等意，而求此女？其中有人，先知此女有智慧者，告善財言：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汝今乃能推求尋覓婆須密女，汝已獲得廣大善利。善男子！汝應決定求佛果位，決定欲為一切眾生作所依怙，決定欲拔一切眾生貪愛毒箭，決定欲破一切眾生於女色中所有淨想。善男

子！婆須密女於此城內市廛之北，自宅中住。時，善財聞是語已，歡喜踊躍，往詣其門。見其住宅廣博嚴麗，寶墻、寶樹及以寶塹，一一皆有十重圍遶；其寶塹中，香水盈滿，金沙布地，諸天寶華、優鉢羅華、波頭摩華、拘物頭華、芬陀利華遍覆水上；宮殿、樓閣處處分布，門闥、牕牖相望間列，咸施網鐸，悉置幡幢，無量珍奇以為嚴飾；瑠璃為地，眾寶間錯，燒諸沉水，塗以栴檀，懸眾寶鈴，風動成音，散諸天華遍布其地；種種嚴麗不可稱說，諸珍寶藏其數百千，十大園林以為莊嚴。爾時，善財見此女人，顏貌端嚴，色相圓滿，皮膚金色，目髮紺青，不長、不短，不麤、不細，欲界人、天無能與比；音聲美妙超諸梵世，一切眾生差別言音悉皆具足，無不解了，深達字義，善巧談說，得如幻智，入方便門；眾寶瓔珞及諸嚴具莊嚴其身，如意摩尼以為寶冠而冠其首；復有無量眷屬圍遶，皆共善財同一行願，福德大藏具足無盡。時，婆須密多女從其身出廣大光明，普照宅中一切宮殿；遇斯光者，身得清淨。爾時，善財前詣其所，頂禮其足，合掌而住，白言：聖者！我已先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而未知菩薩云何學菩薩行？云何修菩薩道？我聞聖者善能教誨，願為我說！彼即告言：善男子！我得菩薩解脫，名：離貪欲際，隨其欲樂而為現身。若天見我，我為天女，形貌光明殊勝無比；如是乃至人、非人等而見我者，我即為現人、非人女，隨其樂欲皆令得見。若有眾生欲意所纏來詣我所，我為說法，彼聞法已，則離貪欲，得菩薩無著境界三昧；若有眾生暫見於我，則離貪欲，得菩薩歡喜三昧；若有眾生暫與我語，則離貪欲，得菩薩無礙音聲三昧；若有眾生暫執我手，則離貪欲，得菩薩遍往一切佛剎三昧；若有眾生暫升我座，則離貪欲，得菩薩解脫光明三昧；若有眾生暫觀於我，則離貪欲，得菩薩寂靜莊嚴三昧；若有眾生見我嚬申 ，則離貪欲，得菩薩摧伏外道三昧；若有眾生見我目瞬，則離貪欲，得菩薩佛境界光明三昧；若有眾生抱持於我，則離貪欲，得菩薩攝一切眾生恒不捨離三昧；若有眾生唼我唇吻，則離貪欲，得菩薩增長一切眾生福德藏三昧。凡有眾生親近於我，一切皆得住離貪際入菩薩一切智地現前無礙解脫。善財白言：聖者！種何善根，修何福業，而得成就如是自在？答言：善男子！我念過去，有佛出世，名為：高行；其王都城，名曰：妙門。善男子！彼高行如來哀愍眾生，入於王城，蹈彼門門。其城一切悉皆震動，忽然廣博，眾寶莊嚴，無量光明遞相映徹，種種寶華散布其地，諸天音樂同時俱奏，一切諸天充滿虛空。善男子！我於彼時，為長者妻，名曰：善慧。見佛神力，心生覺悟，則與其夫往詣佛所，以一寶錢而為供養。是時，文殊師利童子為佛侍者，為我說法，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善男子！我惟知此菩薩離貪際解脫。如諸菩

薩摩訶薩，成就無邊巧方便智，其藏廣大，境界無比；而我云何能知、能說彼功德行？

第二、無厭足王緣

華嚴經云：善財童子參普眼長者已，復告之言：善男子！於此南方有一大城，名：多羅幢。彼中有王，名：無厭足。汝詣彼問：菩薩云何學菩薩行，修菩薩道？時善財童子禮普眼足，遶無量帀，殷勤瞻仰，辭退而去。爾時善財童子憶念思惟：善知識教，念善知藏，能攝受我，能守護我，令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有退轉。如是思惟，生歡喜心、淨信心、廣大心、怡暢心、欣慶心、勝妙心、寂靜心、莊嚴心、無著心、無礙心、平等心、自在心、住法心、遍往佛剎心、見佛莊嚴心、不捨十力心。漸次遊行，經歷國土、村邑、聚落，至多羅幢城，問無厭足王所在之處。諸人答言：此王今者在於正殿，坐師子座，宣布法化，調御眾生，可治者治，可攝者攝，罰其罪惡，決其諍訟，撫其孤弱，皆令永斷殺、盜、邪淫，亦令禁止妄言、兩舌、惡口、綺語，又使遠離貪、瞋、邪見。時善財奇千依眾人語，尋即往詣。遙見彼王坐那羅延金剛之座，阿僧祇寶以為其足，無量寶像以為莊嚴，金繩為網彌覆其上，如意摩尼以為冠莊嚴其首，閻浮檀金以為半月莊嚴其額，帝青摩尼以為耳璫相對垂下，無價摩尼以為瓔珞莊嚴其頸，天妙摩尼以為印釧莊嚴其臂，閻浮檀金以為其蓋，眾寶間錯以為輪輻，大琉璃寶以為其竿，光味摩尼以為齊，雜寶為鈴，恒出妙音，放大光明，周遍十方，如是寶蓋而覆其上。阿那羅王有大力勢，能伏他眾，無能與敵，以離垢繒而繫其頂，十千大臣前後圍遶，共理王事。其前復有十萬猛卒，形貌醜惡，衣服褊陋，執持器杖，攘臂瞋目，眾生見者無不恐怖。無量眾生犯王教敕，或盜他物，或害他命，或侵他妻，或生邪見，或起瞋恨，或懷貪嫉，作如是等種種惡業，身被五縛，將詣王所，隨其所犯而治罰之，或斷手足，或截耳鼻，或挑其目，或斬其首，或剝其皮，或解其體，或以湯煮，或以火焚，或驅上高山推令墮落，有如是等無量楚毒，發聲號叫，譬如眾合大地獄中。善財見已，作如是念：我為利益一切眾生，求菩薩行，修菩薩道。今者，此王滅諸善法，作大罪業，逼惱眾生，乃至斷命，曾不顧懼未來惡道，云何於此而欲求法，發大悲心救護眾生？作是念時，空中有天而告之言：善男子！汝當憶念普眼長者善知識教。善財仰視而白之曰：我常憶念，初不敢忘。天曰：善男子！汝莫厭離善知識語，善知識者能引導汝至無險難安隱之處。善男子！菩薩善巧方便智不可思議，攝受眾生智不可思議，護念眾生智不可思議，成熟眾生智不可思

議，守護眾生智不可思議，度脫眾生智不可思議，調伏眾生智不可思議。時，善財童子聞此語已，即詣王所，頂禮其足，白言：聖者！我已先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而未知菩薩云何學菩薩行？云何修菩薩道？我聞聖者善能教誨，願為我說！時，阿那羅王理王事已，執善財手，將入宮中，命之同坐，告言：善男子！汝應觀我所住宮殿。善財如語，即遍觀察，見其宮殿廣大無比，皆以妙寶之所合成，七寶為墻周帀圍遶，百千眾寶以為樓閣，種種莊嚴悉皆妙好，不思議摩尼寶網羅覆其上；十億侍女端正殊絕，威儀進止皆悉可觀，凡所施為無非巧妙，先起後臥，軟意承旨 。時，阿那羅王告善財言：善男子！於意云何？我若實作如是惡業，云何而得如是果報、如是色身、如是眷屬、如是富贍、如是自在？善男子！我得菩薩如幻解脫。善男子！我此國土所有眾生，多行殺、盜乃至邪見，作餘方便，不能令其捨離惡業。善男子！我為調伏彼眾生故，化作惡人，造諸罪業，受種種苦，令其一切作惡眾生見是事已，心生惶怖、心生厭離、心生怯弱，斷其所作一切惡業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意。善男子！我以如是巧方便故，令諸眾生捨十惡業，住十善道，究竟快樂、究竟安隱、究竟住於一切智地。善男子！我身、語、意未曾惱害於一眾生。善男子！如我心者，寧於未來受無間苦，終不發生一念之意與一蚊、一蟻而作苦事，況復人耶？人是□田，能生一切諸善法故。善男子！我惟得此如幻解脫。如諸菩薩摩訶薩得無生忍，知諸有趣悉皆如幻，菩薩諸行悉皆如幻，一切世間悉皆如影，一切諸法悉皆如夢，入真實相無礙法門，修行帝網一切諸行，以無礙智行於境界，普入一切平等三昧，於陀羅尼已得自在；而我云何能知、能說彼功德行？

性善惡論卷之五

性善惡論卷之六

天台山幽谿沙門傳燈著

第三、勝熱婆羅門緣

華嚴經云：善財童子參毗目瞿沙善知識已，復告之言：善男子！於此南方，有一聚落，名伊沙那；有婆羅門，名曰勝熱。汝詣彼問菩薩云何學菩薩行，修菩薩道。時善財童子歡喜踊躍，頂禮其足，遶無數市，殷勤瞻仰，辭退南行。爾時善財童子為菩薩無勝幢解脫所照故，住諸佛不思議神力，證菩薩不思議神通智，得菩薩不思議三昧智光明，得一切時熏修三昧智光明，得了知一切境界皆依想所住三昧智光明，得一切世間殊勝智光明。於一切處，悉現其身；以究竟智，說無二無別平等法；以明淨智，普照境；凡所聞法，皆能忍受，清淨信解；於法自性，決定明了；心恒不捨菩薩妙行，求一切智，永無退轉；獲得十力智慧光明，勤求妙法，常無厭足；以正修行，入佛境界；出生菩薩無量莊嚴，無邊大願，悉已清淨；以無窮盡智，知無邊世界網；以無怯弱心，度無量眾生海；了無邊菩薩諸行境界，見無邊世界種種差別，見無邊世界種種莊嚴，入無邊世界微細境界，知無邊世界種種名號，知無邊世界種種言說，知無邊眾生種種解，見無邊眾生行，見無邊眾生成熟行，見無邊眾生差別想念。善知識！漸次遊行，至伊沙那聚落，見彼勝熱修諸苦行，求一切智。四面火聚，猶如大山；中有刀山，高峻無極；登彼山上，投身入火。時善財童子頂禮其足，合掌而立，作如是言：聖者！我已先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而未知菩薩云何學菩薩行？云何修菩薩道？我聞聖者善能誘誨，願為我說！婆羅門言：善男子！汝今若能上此刀山，投身火聚，諸菩薩行悉得清淨。時，善財童子作如是念：得人身難，離諸難難，得無難難，得淨法難，得值佛難，具諸根難，聞佛法難，遇善人難，逢真善知識難，受如理正教難，得正命難，隨法行難。此將非魔羅所使耶？將非是魔險惡徒黨，詐現菩薩善知識相，而欲為我作善根難、作壽命難，障我修行一切智道，牽我令入諸惡道中，欲障我法門、障我佛法？作是念時，十千梵天在虛空中作如是言：善男子！莫作是念！莫作是念！今此聖者得金剛燄三昧光明，發大精進，度諸眾生，心無退轉；欲竭一切貪愛海，欲截一切邪見網，欲燒一切煩惱薪，欲照一切惑稠林，欲斷一切老怖畏，欲壞一切三世障，欲放一切法光明。善男子！我諸梵天多著邪見，皆悉自謂是自在者、是能作者，於世間中我是最勝。見婆羅門五熱炙身，於自宮殿心不樂著，於諸禪定不得滋味，皆共來

詣婆羅門所。時，婆羅門以神通力示大苦行，為我說法，能令我等滅一切見，除一切慢，住於大慈，行於大悲，起廣大心，發菩提意，常見諸佛，恒聞妙法，於一切處心無所礙。復有十千諸魔，在虛空中，以天摩尼寶散婆羅門上，告善財童子：善男子！此婆羅門五熱炙身時，其火光明映奪於我所有宮殿、諸莊嚴具，皆如墨聚，令我於中不生樂著，我與眷屬來詣其所。此婆羅門為我說法，令我及餘無量天子、諸天女等，皆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轉。復有十千自在天王，於虛空中，各散天華，作如是言：善男子！此婆羅門五熱炙身時，其火光明映奪我等所有宮殿、諸莊嚴具，皆如聚墨，令我於中不生愛著，即與眷屬來詣其所。此婆羅門為我說法，令我於心而得自在，於煩惱中而得自在，於受生中而得自在，於諸業障而得自在，於諸三昧而得自在，於諸莊嚴具而得自在，於壽命中而得自在，乃至能於一切佛法而得自在。復有十千化樂天王，於虛空中，作天音樂，恭敬供養，作如是言：善男子！此婆羅門五熱炙身時，其火光明照我宮殿、諸莊嚴具及諸婇女，能令我等不愛欲樂，身心柔軟，即與眾俱來詣其所。時，婆羅門為我說法，能令我等心得清淨，心得明潔，心得純善，心得柔軟，心生歡喜，乃至令得清淨十力清淨之身，生無量身，乃至令得佛身、佛語、佛聲、佛心，具足成就一切智智。復有十千兜率天王、天子、天女、無量眷屬，於虛空中，雨眾妙華，恭敬頂禮，作如是言：善男子！此婆羅門五熱炙身時，令我等諸天及其眷屬，於自宮殿無有樂著，共詣其所，聞其說法；能令我等不貪境界，少欲知足，心生歡喜，心得充滿，生諸善根，發菩提心，乃至圓滿一切佛法。復有十千三十三天并其眷屬、天子、天女，前後圍遶，於虛空中，雨天曼陀羅華，恭敬供養，作如是言：善男子！此婆羅門五熱炙身時，令我等諸龍，於天音樂不生樂著，共詣其所；時，婆羅門為我等說一切諸法無常敗壞，令我捨離一切欲樂，令我斷除憍慢放逸，令我愛樂無上菩提。又，善男子！我當見此婆羅門時，須彌山頂六種震動，我等恐怖，皆發菩提心，堅固不動。復有十千龍王，所謂：伊那羅龍王，難陀、優波難陀龍王等，於虛空中，雨黑栴檀；無量天女奏天音樂，雨天妙華及天香水，恭敬供養，作如是言：善男子！此婆羅門五熱炙身時，其火光明普照一切諸龍宮殿，令諸龍眾離熱沙怖、金翅鳥怖，滅除瞋恚，身得清淨，心無垢濁，聞法信解，厭惡龍趣，以致誠心悔除業障，乃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意住一切智。復有十千夜叉王，於虛空中，以種種供具，恭敬供養此婆羅門及以善財，作如是言：善男子！此婆羅門五熱炙身時，我及眷屬悉於眾生發慈愍心，一切羅剎、鳩槃茶等亦生慈心；以慈心故，於諸眾生無所惱害而來見我。我及彼等於自宮殿不生樂著，即與共俱來詣其

所。時，婆羅門即為我等如應說法，一切皆得身心安樂，又令無量夜叉、羅剎、鳩槃茶等發於無上菩提之心。復有十千乾闥婆王，於虛空中作如是言：善男子！此婆羅門五熱炙身時，其火光明照我宮殿，悉令我等受不可思議無量快樂，是故我等來詣其所。此婆羅門五熱炙身，能令我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轉。復有十千阿修羅王，從大海出，住在虛空，舒右膝輪，合掌前禮，作如是言：善男子！此婆羅門五熱炙身時，我阿修羅所有宮殿、大海、大地悉皆震動，令我等捨憍慢放逸，是故我等來詣其所，從其聞法，捨離諂誑，安住忍地，堅固不動，圓滿十力。復有十千迦樓羅王，勇力持王而為上首，化作外道童子之形，於虛空中作如是言：善男子！此婆羅門五熱炙身時，其火光明照我宮殿，一切震動皆悉恐怖，是故我等來詣其所。時，婆羅門即為我等如應說法，令修習大慈，稱讚大悲，度生死海，於欲泥中拔濟眾生，歎菩提心，起方便智，隨其所宜調伏眾生。復有十千緊那羅王，於虛空中唱如是言：善男子！此婆羅門五熱炙身時，我等所住宮殿諸多羅樹、諸寶鈴網、諸寶繒帶、諸音樂樹、諸妙寶樹及諸樂器，自然而出佛聲、法聲及不退轉菩薩僧聲、願求無上菩提之聲，云：某方某國，有某菩薩發菩提心；某方某國，有某菩薩修行苦行，難捨能捨，乃至清淨一切智行；某方某國，有某菩薩往詣道場；乃至某方某國，有某如來作佛事已而般涅槃。善男子！假使有人，以閻浮提一切艸木末為微塵，此微塵數可知邊際；我宮殿中寶多羅樹乃至樂器，所說菩薩名、如來名、所發大願、所修行等，無有能得知其邊際。善男子！我等以聞佛聲、法聲、菩薩僧聲，生大歡喜，來詣其所。時，婆羅門即為我等如應說法，令我及餘無量眾生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轉。復有無量欲界諸天，於虛空中以妙供具恭敬供養，唱如是言：善男子！此婆羅門五熱炙身時，其火光明照阿鼻等一切地獄，諸所受苦悉令休息。我等見此火光明故，心生淨信；以信心故，從彼命終生於天中；為知恩故，來詣其所，恭敬瞻仰，無有厭足。時，婆羅門為我說法，令無量眾生發菩提心。爾時，善財童子聞如是法，心大歡喜，於婆羅門所發起真善知識心，頭頂禮敬，唱如是言：我於大聖善知識所生不善心，惟願聖者容我悔過！時，婆羅門即為善財而說頌曰：

若有諸菩薩，　順善知識教，　一切無疑懼，
安住心不動，　當知如是人，　必獲廣大利。
坐菩提樹下，　成於無上覺。

爾時，善財童子即登刀山，自投火聚；未至中間，即得菩薩善住三昧；纔觸火燄，又得菩薩寂靜樂神通三昧。善財白言：甚奇聖者！如是刀山及大火聚，我身觸時，安隱快樂。時，婆羅門告善財言：

善男子！我惟得此菩薩無盡輪解脫，如諸菩薩摩訶薩大功德燄，能燒一切眾生惑，令無有餘，必不退轉；無窮盡心，無懈怠心，無怯弱心，發如金剛藏那羅延心，疾修諸行無遲緩心，願如風輪，普持一切精進大誓，皆無退轉。而我云何能知、能說彼功德行？善男子！於此南方，有城名：師子奮迅；中有童女，名曰：慈行。汝詣彼問：菩薩云何學菩薩行、修菩薩道？時，善財童子頂禮其足，遶無數市，辭退而去。

釋曰：婆須蜜多女，以貪欲而作佛事者也；無厭足王，以嗔恚而作佛事者也；勝熱婆羅門，以邪見而作佛者也。貪、恚、邪見，修惡也。婆須密多女，以是而獲離貪欲際解脫；無厭足王，於是而獲如幻解脫；勝熱婆羅門，於是而獲菩薩無盡輪解脫。正由因中達修惡即性惡，性惡融通，無法不趣，任運攝得佛界性善。既以是而自見道，復以是而度脫眾生。無行經云：貪欲即是道，恚癡亦復然，如是三法中，具一切佛法。予於三大善知識而見之矣。

二、明眾生機緣須此入道者

眾生機緣，入道不同。有從善緣入道者，此如常途所說。有從惡緣入道者，蓋由此人宿世雖有值三寶緣，而興道念，中間被惡緣牽引，而多造惡業，由此多劫墮苦，果報將盡，而宿根成熟。以惡緣故，今生仍復有種種惡事。以根熟故，得值三寶，翻邪歸正，速得悟入。今略引二緣，以證其義。

第一、央掘魔羅緣

央掘魔羅經云：舍衛城北去城不遠，彼處有林，名為薩那。有一貧窮婆羅門女，名跋陀羅。女生一子，名一切世間現。少失其父，厥年十二，色力人相具足第一，聰明辨慧，微言善說。復有異村，名頗羅呵私。有一舊住婆羅門師，名摩尼跋陀羅，善能通達四毗陀經。時世間現從其受學，謙順恭敬，盡心供養，諸根純熟，所受奉持。爾時彼師暫受王請，留世間現守舍而去。婆羅門婦年少端正，見世間現即生染心，忽忘儀軌，前執其衣。時世間現白彼婦言：仁今便為是我之母，如何尊處而行非法？內懷愧悚，捨衣遠避。爾時彼婦欲心熾盛，泣淚念言：彼見斷絕，不隨我意。若不見從，要斷其命，不使是人更餘婚娶。即以指爪自攖其體，淫亂彌熾，自燒成病。行女人諂，莊嚴其身，以繩自縊，足不離地。時摩尼跋陀事畢還家，以刀截繩，高聲大叫：誰為此事？時婦答言：是世間現欲行非法，強見陵遍，作如是事。摩尼拔陀先知其人有大德力，即思惟

言：彼初生日，一切剎利所有刀劒悉皆拔出，利劍捲屈墮落於地，時諸剎利皆大恐怖。其生之日有如此相，當知是人有大德力。思惟是已語世間現：汝是惡人毀辱所尊，汝今非復真婆羅門，當殺千人可得除罪。世間現稟性恭順尊重師教，即白師言：嗚呼和尚！殺害千人非我所應。師即謂言：汝是惡人，不樂生天作婆羅門耶？答言：和尚！善哉奉命。即殺千人還禮師足。師聞見已生希有心：汝大惡人故不死耶？復作念言：今當令死。而告之言：殺一一人取一一指。殺千人已取指作鬘冠首而還，然後得成婆羅門耳。以是因緣名央掘魔羅。即白師言：善哉和尚！受教即殺千人少一。爾時央掘魔羅母念子當饑，自持四種美食送往與之。子見母已作是思惟：當令我母得生天上。即便執劍欲前斷命。去舍衛國十由延少一丈，於彼有樹名阿輪迦。爾時世尊以一切智，如是知時如鴈王來。央掘魔羅見世尊來，執劍疾往作是念言：我今復當殺是沙門瞿曇。爾時世尊示現避去。時央掘魔羅而說偈言：

住住大沙門，　白淨王太子，　我是央掘魔，
今當稅一指。　住住大沙門，　無貪染衣士，
我是央掘魔，　今當稅一指。

凡說三十四偈，餘三句皆同，惟改第二句云：毀形剃髮士，知足待鉢士，無畏師予游，雄健猛虎步，儀雅鵝王超，安詳龍象行，明朗日初出，明淨盛滿月，莊嚴真金山，千葉蓮華眼，素齒白蓮華，善說真言舌，眉間白毫相，光澤紺青髮，過膝傭長臂，離欲馬王藏，膝骨密不現，手足赤銅甲，輕舉躡虛足，迦陵頻伽聲，憍吉羅妙音，百億勝光耀，諸根善調伏，十力悉具足，善持四真諦，說八道饒益，三十二相具，八十種妙好，永滅諸愛欲，莫令我起嗔，未曾見奇特。乃至問云：汝是何等人，如是極疾行，及我未下刀，知時宜速住，汝善持淨戒，宜速輸一指，莫度我境界。爾時世尊猶如鵝王庠行七步，師子顧視，為央掘魔羅而說偈言：

住住央掘魔，　汝當住淨戒，　我是等正覺，
輪汝慧劍稅，　我住無生際，　而汝不覺知。
汝央掘魔羅，　我是等正覺，　今當輪汝稅。
無上善法水，　汝今當速飲，　永除生死渴。

乃至為說十六偈，末云：

我是等正覺，　輪汝慧劍稅，　汝當棄利刀。
疾來歸明智，　莫隨惡師慧。　非法謂為法，
應嘗至藥味，　然後深自覺，　一切畏杖痛。
莫不愛壽命，　取己可為譬，　勿殺勿教殺。
如他己不異，　如己他亦然，　取己可為譬。
勿殺勿教殺，　莫作羅剎形，　人血常塗身，

人血塗利劍，　不宜恒在手，　速捨手指鬘，
離是二生業，　二生非法等，　是則惡羅剎。
羔羊於母所，　猶尚知孝養。　哀哉汝可愍！
為惡師所誤，　揮手奮利劍，　而欲害所生。
汝今所造業，　惡業過禽獸，　殺害甚羅剎，
此暴踰修羅，　永入弊魔黨，　長與人類分。
咄哉惡逆者，　母恩世難報。　懷妊十二月。
將護盡胎養。　既生常鞠育，　長夜忍若穢。
今且觀汝母，　血淚盈目流，　忘身愛念汝。
躬自持食來。　風吹髮鬢亂，　塵土坌汙身。
手足悉龜坼，　眾苦集朽形，　久受饑渴惱，
寒暑亦脩經，　逼切心狂亂，　愁毒恒怨嗟。

爾時，彼母見佛世尊與央掘魔羅往返苦論，子心降伏，縱身垂臂，念其子故，說偈白佛：

久失寶藏今還得，　塵穢壞眼令明淨。
哀哉我子心迷亂，　常以人血自塗身，
極利刀劒恒在手，　多殺人眾成尻聚，
當令此子隨順我，　今敬稽首等二覺。
多人見罵難聽聞，　汝子如是切責我。

爾時世尊告央掘魔羅：此樹下者是汝之母，生育之恩深重難報，云何欲害令其生天？如是乃至種種破其愚迷，復自稱讚種種功德，是所歸依處，令其捨劍出家飲甘露法水，乃至云：汝久遊惡道迷亂疲倦，今當休息。汝是稅主，我亦稅主，為守道王，於一切眾生常受其稅，令其超度生死有海。爾時央掘魔羅即捨利劒，如一歲嬰兒捉火即放振手啼泣，時央掘魔羅捨鬘振手發聲號叫亦復如是。如人熟眠蛇卒嚙腳，即時驚起振手遠擲，央掘魔羅速捨指鬘亦復如是。爾時央掘魔羅如離非人所持，自知慚愧，血出遍身淚流如雨。譬如有人為蛇所螫，良醫為呪令作蛇行，央掘魔羅宛轉腹行三十九旋亦復如是。然後進前頂禮佛足，而說偈言：

奇哉正覺第一慈，　調御人師為我來，
令我得度無如海，　愚癡闇冥濤波惑，
奇哉正覺無上悲，　調御人師為我來，
度我生死曠野難，　種種煩惱棘刺林，
奇哉正覺第一喜，　調御人師為我來，
令我得度諸迷惑，　邪見虎狼禽獸難，
奇哉正覺第一捨，　調御人師為我來，
令我得度無擇獄，　永離熾然無量苦。
無依怙者為作依，　無親厚者為作親，

集眾惡業趣大苦，　令為我來作歸依。

爾時，世尊告央掘魔羅：汝今可起，速往母所，至誠悔過，求聽出家。爾時，央掘魔羅從佛足起，往至母所，遶旋多帀，五體布地，至誠懺悔，悲感大叫，即向其母而說偈言：

嗚呼慈母我大過，　集諸惡業成罪積，
隨惡師教行暴害，　殺人一千惟少一。
我於今日歸依母，　亦復歸依佛世尊，
我今稽首禮母足，　惟願哀愍聽出家。

爾時，彼母說偈答言：

我今已聽汝，　出家為後世，　我亦求如來。
出家受具足，　奇哉難思議，　如來無有譬。
佛今度我子，　普哀諸世間，　如來妙色身，
功德無倫匹，　今我少稱歎。　最勝天中天。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言：

善哉善女人，　當得無間樂，　今可聽汝子。
於我前出家，　汝今年衰老，　出家時已過。
但當深信樂，　以法自穌息。　汝今且小待，
波斯匿王至。

爾時天帝釋將諸天眾婇女眷屬，放身光明照舍衛國，見央掘魔羅與佛相抗，力屈心變摧伏歸悔，發大歡喜說偈讚佛已，向央掘魔羅言：惟願大士受此天衣以為法服。央掘魔羅謂帝釋言：汝是何等蚊蚋小蟲，我豈當受此不信之施？汝是何等貪欲之驢，未度生死眾苦長流，自性裸形何能施衣？乃至云：如佛所歎十二頭陀沙門行法，我應當學。乃至云：如是等輩今當調伏，如治稊稗害善苗者，我之所殺作指鬘者。彼等悉是壞法眾生，無有一是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者。復與帝釋辨菩薩聲聞害不害相不同，其說甚長。乃至梵天王、四天王、魔醯首羅樹神，各以衣施悉皆不受，相與辨論莫不辭為之屈。即尊者舍利弗、目犍連、阿難、羅[目*候]羅、阿那律、尼陀沙、滿願子等諸大尊者，相與辨難亦為之屈。至文殊師利大菩薩人示現，亦辨為之訥。

爾時，世尊向央掘魔羅而說偈言：

汝來央掘魔，　出家受三歸，

爾時，央掘魔羅以偈言：

此乘是大乘，　說名無礙智。　一乘一歸依，
佛第一義依，　佛法是一義，　如來妙法身，
僧者說如來，　如來即是僧，　法及比丘僧。
二是方便依，　如來非方便，　是第一義依。
是故我今日，　歸依於如來。　於諸歸依中，

如來真實依，　如欲食興葉，　應當取真實。
捨真食虛偽，　自它無利益。　如是愚癡人，
千佛莫能救。　如是捨一依，　修習方便依，
是則群癡眾，　千佛不能救。

爾時，世尊告央掘魔羅：汝當受持童真淨戒(沙彌別名童真)。爾時，央掘魔羅以偈問曰：

云何為童真？　云何具足戒？　云何真沙門？
云何為福田？

爾時，世尊默然而住。央掘魔羅復說偈言：

若不知一依，　是第一義依，　不能知二依，
方便所建立，　當知如是依，　是世間童真。
未受具足戒。　云何是沙門，　不知一歸依？
云何淨歸依？　若不知如來，　是第一義依，
不清淨歸依。　云何為沙門，　不知真實依？
云何為福田？　於是二歸依，　真實及方便，
不善知差別，　是則世童真。

爾時，世尊告央掘魔羅：汝當受持不殺戒。央掘魔羅以偈答言：

我今定不能，　受持不殺戒，　我當常受持。
斷絕眾生命。　所言眾生者，　無量諸煩惱，
若能常害彼，　是名持殺戒。

爾時，世尊復告之言：汝當受持不妄語戒。央掘魔羅以偈答言：

我今定不能，　受持不妄語，　當於一切法，
受持妄說句，　受持虛妄說，　是則諸佛法。
所言為妄者，　一切諸法空，　復有虛妄法，
聲聞及緣覺，　菩薩之所行，　隨順世間事，
復有虛妄法，　我出於世間，　受持具足戒，
得成阿羅漢。　如是凡二十一偈，乃至云：
是故我從今，　當行虛偽事，　乃至極眾生，
一切虛妄際，　不受離虛妄，　則我戒清淨。

爾時，世尊告央掘魔羅：汝當受持不飲酒戒。央掘魔羅以偈答言：

我今亦不能，　受持不飲酒，　常受飲酒戒。
長夜恒縱逸，　由是大叫呼，　宛轉遍五道。
一向極快樂，　是則名為酒，　從彼大乘生。
無上佛藏酒，　是酒我今飲，　自足勸眾生。
常住不變易，　歡喜歎善哉。　人聲大宣唱，
酣醉無終極。

爾時，世尊告央掘魔羅：汝今當受不婬淨戒。央掘魔羅以偈答言：

我今亦不能，　受持不婬戒，　我當常受持。

貪著他所愛，　與彼相娛樂，　三昧樂為妻。
真諦法為子，　慈悲心為女，　法空為舍宅，
無量波羅蜜，　以為高廣床，　侍衛諸煩惱。
隱覆說為食，　總持為園苑，　七覺華莊嚴，
法語為林樹，　解脫智為果，　是等名世間。
第一勝娛樂，　慧者自性法，　非是愚境界。

爾時，世尊告央掘魔羅：汝今當受離不與取戒。央掘魔羅以偈答言：

我今亦不能，　受持不盜戒，　常受不與取。
劫盜他財物，　不與者菩提，　無有授與者。
不與而自取，　故我不與取。　佛坐菩提樹，
不得亦不失，　此是自性法，　最勝無有上。

爾時，佛告央掘魔羅：汝今當受不歌舞戒。央掘魔羅以偈答言：

我當習舞樂，　歌乾闥婆偈，　宣示如來藏。
嗟歎稱善哉，　於波諸佛所，　聞如來常住。
恒如妙音誦。　大乘脩多羅，　猶如緊那羅，
乾闥婆伎樂，　無量眾妙音，　供養諸經卷，
若彼諸眾生，　常興是供養，　諸佛悉授記，
未來同一號。

爾時世尊乃以一學問之，央掘魔羅以增數從一學以至於十答之竟，復白佛言：世尊說言：我住無生際。此說有何義等？佛命同文殊俱至北方，過一恒河沙剎乃至十恒河沙剎，東南西北四維上下各過一恒河沙剎以至於十。彼十佛剎剎剎有佛，皆釋迦如來異名，而告二人言：善男子！釋迦牟尼如來即是我身，汝等還去語彼佛言：無量慧佛等遣我等還，云彼佛如來當為汝說。釋迦如來為說其義，廣如經文。

爾時世尊歎言：善哉，善哉！央掘魔羅！汝來比丘。即成沙門，威儀具足如舊比丘。爾時央掘魔羅稽首佛足，白佛言：世尊！我今已來。尋聲即得阿羅漢果。佛又告言：汝來祇陀林廣度眾生。與文殊師利諸大尊者圍遶俱往，至祇陀林昇師子座，三千大千世界地平如掌，生柔軟艸如安樂國，一切諸方諸大菩薩，皆欲來見央掘魔羅說於妙法，廣如經文。

爾時，波斯匿王興四種兵欲往征伐，大臣兵眾莫不震慴無一應命。王領兵眾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有怖畏色為之汗流。如來知而故問：大王！今日何故流汗？王白佛言：今有羅剎名央掘魔羅，殺害人民一千少一，以指作鬘以血塗身，嚴此四兵欲往伐之。佛告大王：若央掘魔羅來至此者，當復云何？王白佛言：若彼來，如是為一。爾時，世尊指示王言：此即央掘魔羅。大王歎言：奇哉！世

尊！真為第一調御之轅，真為無上天人之師。如是凶暴有惡業者，乃能方便安立正法。爾時，世尊說偈歎言：

人前放逸，　後止不犯，　是照世間，　如月雲消。

若大菩薩先現放逸後現功德，是照世間如月雲消，度無量眾生現如來功德。大王當知，彼非惡人，是則菩薩善方便耳。譬如龍象蹴踏，非驢所堪。南方去此六十二恒河沙剎，有國名一切寶莊嚴，佛名一切世間樂見上大精進如來。彼佛如來豈異人乎？央掘魔羅是也。諸佛境界不可思議，即彼之母。師及師母為欲利益，皆我所化以作佛事。爾時，王及大眾天龍八部，莫不稽首央掘魔羅之足，一心同聲說偈讚歎：

南無如來無邊身，　南無方便央掘魔，
我今頂禮聖足下，　懺悔天尊柔軟足。
我今懺悔如來尊，　央掘魔羅二生身，
為我等故來至此，　現佛色像勝光燄。
照諸眾生堪能說，　我數懺悔無量身。
無依無依等正覺，　無親怙者為作親，
奇哉二佛出於世，　未曾有法行於世，
猶如火中生蓮華，　世間希有見二佛。

爾時，世尊說是經已，諸天、龍、神、聲聞、菩薩，及波斯匿王一切眾會，皆慕央掘魔行及文殊師利菩薩願生彼國，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踴躍歡喜。

釋曰：央掘魔羅者，一切世間樂見上大精進如來之所示現者也。若母、若師、若師母，又皆釋迦如來之所變化。若其所殺九百九十九人，未聞開權應是實殺，乃於世間蠹國害民、妨道懼眾，必殺而有益而然後殺之。雖曰殺之，其實度之。何也？未有具慈善根力者，視螻蟻等於赤子而妄有所殺也。以是故，知迎其刃而截其指者，莫不殺煩惱賊而捐標月指也。若仙豫之誅五百婆羅門，因而墮獄知悔，敬信大乘，得生甘露鼓王佛國，又獲延其劫壽。非將欲與其長壽而必固奪其短命，將欲反其正見而必固懲其邪見乎？至於佛示以童真之戒，則皆反其名而廣其義，其於性惡法門則確然揭而言之，莫不令聞者顧名而思義，且復密示如來菩薩大人示現境界，固不可得而思議也。

第二、阿闍世王行惡重悔滅罪緣

涅槃經云：爾時王舍大城阿闍世王，其性弊惡，喜行殺戮。具口四惡：貪、瞋、愚癡。其心熾然，惟見現在，不見未來。純以惡人而為眷屬，貪著現世五欲樂故。父王無辜，橫加逆害。因害父已，心

生悔熱，身諸瓔珞妓樂不御。心悔熱故，遍體生瘡。其瘡臭穢，不可附近。尋自念言：我今此身已受華報，地獄果報將近不遠。爾時其母字韋提希，以種種藥而為傅之，其瘡遂增，無有降損。王即白母：如是瘡者，從心而生，非四大起。若言眾生有能治者，無有是處。爾時大醫名曰耆婆，往至王所，白言：大王得安眠否？王即以偈答言：

若有能永斷，　一切諸煩惱，　不貪染於三，
乃得安隱眠。　若得大涅槃，　演說甚深義，
名真婆羅門，　乃得安隱眠，　身無諸惡業。
口離於四過，　心無有疑網，　乃得安隱眠。
身心無熱惱，　安住寂靜處，　獲至無上樂。
乃得安隱眠。　心無有取著，　遠離諸怨讎，
常和無諍訟，　乃得安隱眠。

乃至總說十六偈半以答耆婆。又曰：耆婆！我今病重，於正法王興惡逆害，一切良醫、妙藥、呪術、善巧、瞻病所不能治。何以故？我父先王如法治國，實無過咎，橫加逆害，如魚處陸，當有何樂？如鹿在搤，初無歡心。乃至云：云何當得安隱眠耶？耆婆答王：善哉，善哉！王雖作罪，心生重悔而懷慚愧。大王！諸佛世尊常說是言：有二白法能救眾生：一、慚，二、愧。慚者，自不作罪；愧者，不教他作。慚者，內自羞恥；愧者，發露向人。慚者，羞人；愧者，羞天。是名慚愧。無慚愧者，不名為人，名為畜生。有慚愧者，則能恭敬父母、師長。有慚愧故，說有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。耆婆大臣為王說種種法，若能慚愧則能滅罪，乃至宣敷釋迦如來種種功德，能生眾生一切善，能滅眾生一切惡。王若往者，求佛懺悔，罪即消滅。爾時大王答言：耆婆！如來世尊性已調柔，故得調柔以為眷屬，如栴檀林純以栴檀而為圍遶。如來清淨，所有眷屬亦復清淨。乃至云：吾今既是極惡之人，惡業纏裹，其身臭穢，繫屬地獄，云何當得至如來所？吾設往者，恐不顧念接敘言說。卿雖勸吾令往佛所，然吾今日深自鄙悼，都無去心。爾時其父頻婆娑羅王雖逢子弒，因聞佛法已得道果，亦於空中勸王往至佛所求哀懺悔。王聞空語，心懷怖懼，舉身戰慄，五體掉動，如芭蕉葉，仰而答曰：汝為是誰？不現色像，而但有聲？空聲答言：吾是汝父，汝今當隨耆婆所說。時王聞已，悶絕躃地，身瘡增劇，臭穢倍前，雖以冷藥塗治，瘡蒸毒熱，但增無損。爾時，世尊大悲導師為阿闍世王入月愛三昧，入三昧已，放大光明，其光清涼，往照王身，身瘡即愈，熱鬱除滅。王覺瘡愈，身體清涼，語耆婆言：曾聞人說，劫將欲盡，三月並現，當此之時，一切眾生患苦悉除。時既未至，此光何來？耆婆答言：大王當知！是天中天所放之光。王言：彼天中天以

何因緣放斯光明？答言：大王！今是瑞相，似相為及，以王先言世無良 醫療治身心，故放斯光，先治王身，然後及心。王言：耆婆！如來世尊亦念及耶？耆婆答言：譬如一人而有七子，是七子中，一子遇病，父母之心非不平等，然於病子，心則偏多。大王！如來亦爾，於諸眾生非不平等，然於罪者，心則偏重；於放逸者，心則慈念；不放逸者，心則放捨(云云)。王又問言：何等名為月愛三昧？耆婆答言：譬如月光能令一切優鉢。羅華開敷鮮明，月愛三昧亦復如是，能令眾生善心開敷，是故名為月愛三昧。如是凡說五譬，以喻五義。王言：我聞如來不與惡人同止、坐起、語言、談笑，猶如大海不宿死屍，如鴛鴦鳥不住圊廁，釋提桓因不與鬼住，鳩[与*鳥]羅鳥不捿枯樹。如來亦爾，我當云何而得往見？設其見者，我見將不陷入地耶？耆婆答言：大王！譬如渴人速赴清泉，饑夫求食，怖者求救，病求良 醫，熱求蔭涼，寒者求火。王今求佛，亦應如是。大王！如來尚為一闡提等演說法要，何況大王非一闡提！如是勸喻，其言非一。王語耆婆：若使如來審如是者，明當選擇良 日吉辰，然後乃往。耆婆白王：大王！如來法中無有選擇良 日吉辰。大王！如重病人猶不看日，惟求良 醫。王今病重，求佛良 醫，不應選擇吉日凶 日，若到佛所，俱得滅罪。惟願大王今日速往！爾時，大王即命大臣速辦供養，與其夫人嚴駕車乘一萬二千，與諸眷屬臣民其數無量，尋路而來。爾時，佛告大眾：一切眾生為無上菩提近因緣，莫先善友。何以故？阿闍世王若不隨順耆婆語者，來月七日必定命終，墮阿鼻獄。是故近因莫若善友。阿闍世王復於前路聞舍婆提毗琉璃王乘船入海，遇火而死；瞿迦離比丘生身入地，至阿鼻獄；須那剎多即種種惡到於佛所，眾罪得滅。聞是語已，語耆婆言：吾今雖聞如是二言，猶未審定。汝來，耆婆！吾欲與汝同載一象，設我當入阿鼻地獄，冀汝捉持，不令我墮。何以故？我昔曾聞，得道之人不入地獄。爾時，佛告諸大眾言：阿闍世王猶有疑心，我今當為作決定心。爾時，大王即到娑羅雙樹間，至於佛所，仰瞻如來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猶如微妙真金之山。爾時，世尊出八種聲告言：大王！時阿闍世左右顧視：此大眾中，誰是大王？我既罪戾，又無福德，如來不應稱為大王。爾時，如來即復喚言：阿闍世大王！時王聞已，心大觀喜，即作是言：如來今日顧命語言，真知如來於諸眾生大悲憐愍，等無差別。白言：世尊！我今疑心永無遺餘，定知如來真是眾生無上大師。爾時，阿闍世王即以手持旛蓋、華香、妓樂供養，前禮佛足，右遶三市，禮敬畢已，却坐一面。爾時，佛告阿闍世王言：大王！今當為汝說正法要，汝當一心諦聽。凡夫常當繫心觀身有二十事，所謂：我此身中空無無漏(一)，無諸善根本(二)，我此生死未得調順(三)，墮墜深坑無疑不畏

(四)，以何方便得見佛性(五)，云何修定得見佛性(六)，生死常、苦、無常、我、淨(七)，八難之難難得遠離(八)，恒為怨家之所追逐(九)，無有一法能遮諸有(十)，於三惡趣未得解脫(十一)，具足種種諸惡邪見(十二)，亦未曾造度五惡津(十三)，生死無際未得其邊(十四)，不作諸業不退果報(十五)，無有我作他人受果(十六)，不作樂因終無樂果(十七)，若有造業果終不失(十八)，因無明生亦因而死(十九)，未來、現在常行放逸(二十)。大王！凡夫之人當於此身常作如是二十種觀。作是觀已，不樂生死；不樂生死，則得止觀(云云)。阿闍世言：如我解佛所說義者，我從昔來初未曾觀是二十事，故造眾惡；造眾惡故，則有死畏、三惡道畏。世尊！自我招殃，造茲重惡；父王無辜，橫加逆害。是二十事設觀、不觀，必定當墮阿鼻地獄。佛告大王：一切諸法性相無常，無有決定。王云何言必定當墮阿鼻地獄？阿闍世王白佛言：世尊！若一切法無定相者，我之殺罪亦應不定。若殺定者，一切諸法則非不定。佛言：善哉，善哉！諸佛世尊說一切法悉無定相，王復能知殺亦不定。是故，當知殺無定相。如是種種，為說色法本空，無處可殺。乃至云：大王！一切眾生所有罪業凡有二種：一者、輕，二者、重。若心、口作，則名為輕；身、口、心作，則名為重。大王！心念口言：身不作者，所得報輕。大王！昔日口不敕殺，但言削足。大王！頻婆娑羅往有惡心，於毗富羅山遊行獵鹿，周遍曠野悉無所得，惟見一仙五通具足。見已，即生瞋恚惡心：我今遊獵，所以不得正坐此仙，驅逐令去。即敕左右而令殺之。其人臨終生瞋惡心，退失神通而作誓言：我實無辜，汝以心、口橫加殺戮。我於來世亦當如是，還以心、口而害於汝。時王聞已，即生悔心供養死屍。先王如是尚得輕受不墮地獄，況王不爾而當地獄受果報耶？先王自作還自受之，云何令王而得殺罪(云云)？爾時阿闍世王如佛所說，觀色乃至觀識。作是觀已，即白佛言：世尊！我今始知色是無常，乃至識是無常。我本若能如是知者，則不作罪。世尊！我見世間從伊蘭子生伊蘭樹，不見伊蘭生栴檀。我今始見從伊蘭子生栴檀樹。伊蘭樹者，我身是也。栴檀樹者，即是我心無根信也。無根信者，我初不知恭敬如來、不信法僧，是名無根。世尊！我若不遇如來世尊，當於無量阿僧祇劫在大地獄受無量苦。我今見佛，以是見佛所得功德，破壞眾生所有一切煩惱惡心。佛言：大王！善哉，善哉！我今知汝心能壞眾生惡。世尊！若我審能破壞眾生諸惡心者，使我常在地獄無量劫中，為諸眾生受大苦惱，不以為苦。爾時摩伽陀國無量人民，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如是等無量人民發大心故，阿闍世王所有重罪即得微薄。爾時阿闍世王語耆婆言：我今未死已得天身，捨於短命而得長命，捨無常身而得常身。令諸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

即是天身，長命、常身即是諸佛弟子。說是語已，即以種種寶幢、旛蓋、香華、瓔珞、微妙妓樂而供養佛，復以偈頌而讚歎言：廣如經說。

爾時，世尊讚阿闍世王：善哉！善哉！若有人能發菩提心，當知是人則為莊嚴諸佛大眾。大王！汝昔已於毗婆尸佛初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從是已來至我出世，於其中間未曾墮於地獄受苦。大王當知！菩提之心乃有如是無量果報。大王！從今已往當勤修菩提之心。何以故？從是因緣當得消無量惡故。爾時，阿闍世王及摩伽陀國人民從座而起，遶佛三市，辭退還宮。

釋曰：阿闍世王順調達惡友之教，弒父自立，復欲加害其母，亦修惡之極者也。而此修惡必墮地獄，今得免墮獄之苦者，有四因緣：一、有重悔；一、得遇善友；一、得值佛；一、得聞大乘大涅槃經。因而達修惡即性惡，性惡融通，無法不趣，任運攝得佛界性善，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獲無根之信。無根信者，所謂伊蘭子上出栴檀也。伊蘭，極臭之物也，子宜出伊蘭極臭之樹，今乃於伊蘭子上而出栴檀極香之樹，非悟修惡即性惡，其性融通，任運攝得佛界栴檀性善乎？以喻求法，從可知也。

客曰：弟子初然狃於常聞，悞以人間修惡而為性惡，且不知性惡乃佛性異名，故一聞台教性惡之名，駭耳驚心，生種種疑難。今蒙多方開示，方知修惡之為言，其包也廣，下至地獄，上至菩薩；修善之言，其攝也博，漸於人天，而極於佛。若夫性善之極，則惟在於佛；性具之惡，則遍該乎九。雖言善惡，實不分而分，分而不分，故得性善性惡，其理融通。是則九界性惡遍處，即佛界性善遍處，故九種法界，從性惡以起修惡。若菩薩，若聲聞，若緣覺，若天、人、阿修羅、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，所有正報之身色，依報之國土，上及於天，下及於地，出河國土，艸芥人畜，皆修惡也，莫不全性惡之所起也。然則修惡遍處，即性惡遍，莫不全水以為水，氷還即水；全波以為水，水本具波；全空以投器，器器皆空；以至全陽春而發生萬物，而物物皆春。是則日用之間，見聞之際，頭頭物物，事事心心，莫不皆修惡也，即性惡也。性惡融通，任運攝得。佛界性善，不須轉側。以明此心，而見此性。在人即人，謂之直人可也。在天即天，謂之義天可也。在聲聞即聲聞，以佛道聲令一切聞，謂之真聲聞可也。在羅漢即羅漢，普於其中應受供養，謂之真羅漢可也。在菩薩即菩薩，充橫其六度萬行之心，務使覺行圓滿，謂之真菩薩可也。至於垂形惡趣，乃菩薩大權之能事。將來果成稱性，施設皆非分外。今且務使其即修惡以即性惡，以為己躬履踐。若天全性惡而起妙用，以神通而駭動，智辨以宣敭，謂之性惡法門者，弟子則雖有其心，而未有其胸。目前且發空願，以師此論，而

為人演說之，剞劂以流通之。使人人悟性，各各知歸。庶幾將此深心奉塵剎，是則名為報師恩也。合十槃譚，瞻仰而退。

永嘉縣漁潭寺受戒弟子眾等奉刻流通。

性善惡論卷之六(竟)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